别用爱的方式折磨我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
- 第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
- 第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
- 第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
- 第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
- 第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
- 第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7)
- 第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8)
- 第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9)
- 第1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0)
- 第1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1)
- 第1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2)
- 第1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3)
- 第1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4)
- 第1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5)
- 第1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6)
- 第1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7)
- 第1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8)
- 第1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9)
- 第2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0)
- 第2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1)
- 第2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2)
- 第2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3)
- 第2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4)
- 第2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5)
- 第2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6)
- 第2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7)
- 第2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8)
- 第2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9)
- 第3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0)

- 第3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1)
- 第3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2)
- 第3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3)
- 第3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4)
- 第3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5)
- 第3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6)
- 第3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7)
- 第3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8)
- 第3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9)
- 第4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0)
- 第4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1)
- 第4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2)
- 第4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3)
- 第4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4)
- 第4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5)
- 第4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6)
- 第4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7)
- 第4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8)
- 第4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9)
- 第5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0)
- 第5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1)
- 第5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2)
- 第5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3)
- 第5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4)
- 第5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5)
- 第5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6)
- 第5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7)
- 第5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8)
- 第5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9)
- 第6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0)
- 第6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1)
- 第6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2)
- 第6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3)
- 第6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4)
- 第6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5)
- 第6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6)

- 第6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7)

第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

引子：

我习惯晨跑，风雨无阻。习惯穿NIKE的运动短裤，习惯把头发挽成马尾，高高梳起。习惯在手上带很多的藏式手链，摆动起来的时候发出很响亮的声音。Sunny说，你每天把自己整的那么另类，学生上课是看黑板还是看你啊？我说，看我又怎么了，难得他们的老师有文化有涵养，还那么好看。

这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偶尔帮在培训中心工作的朋友代两节口语课。后来他们主任问我是不是还没找到工作，我说是。主任说，那就来我们这里工作吧，只要工作认真，工资奖金少不了你的。当老师啊，我从来没想过。我曾想，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superstar，也从来没敢动过教书育人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看看我那裙子的长度，看看我那鞋子的高度，还不明白吗？

主任说："你怕什么呀，你给sunny代的那几节课不是挺好吗？学生对你也很热情。"

我说，"孩子们都是花高价出来上补习班的，我压力多大啊。"

"你怕教不好？"

"那倒不是，只是....."

"没有只是，就这样吧，我对你有信心。"

你瞧，连谦虚的机会都不给我，就这样，我成了ST机构的英语培训老师。

后来，我又发现，其实做培训老师也没那么复杂，尤其是口语老师，不就是侃吗，这点我有优势啊，想当年我参加大学生辩论比赛时，侃出好几个'最佳辩手'呢。Sunny说，我看你不像个教书的，倒像个说书的。切。那又怎么样，主任在大会上没少夸我，什么教学风格独特啦，什么和蔼可亲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啦，有时候我自己听了都特

迷茫，心里琢磨着，这到底是说谁呢。弄到最后自己还挺不好意思的。

工作算是暂且稳定了，老娘又开始为我的个人问题担忧了。

我说："老娘，您甭担心，谁也不敢欺负你闺女，谁敢在我头上动土，我灭了谁。"

老娘叹着长气儿，指着我的鼻子："你瞧你那张牙舞爪的样儿，哪像个姑娘家，唉，找个对象谁受得了你。"

我嘴一噘，"切，追我的人每天能排好几个长队呢。"

"吹吧，你。"

其实我娘特宠我，我小时侯身体不好，她什么事都不让我干，我上学随便考俩第一，那就是给我娘的莫大回报了。从小到大，我吃用全是最好，那真是搁嘴里怕化了，放手里怕碎了。现在我娘总说，我的臭脾气就是这样被娇惯出来的。不过说归说，该惯着时她还照样惯着。

我没跟我娘说过，其实我在大学时是恋过别人的。那是我的大学讲师，高平头，四眼儿，走路一阵风，上课点名时习惯把眼镜架在鼻梁骨上，翻书时习惯翘起右手无名指，笑起来的时候有很深很深的酒窝。比起身边那一甘男同学，他显然已经不年轻了，但我就是喜欢他，喜欢他思考问题时若有似无的笑，喜欢他推眼镜时那副憨傻的样子。爱情来了就是一场角逐游戏，总是有人拼命在逃，有人拼命在追，追的越是惊心动魄，逃的越是胆战心惊。那时候，追我的人那么多，由着我闹脾气耍性子，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拽的跟二五八万似的。但，只要一遇见他，我就软了，温柔了，小鸟伊人了。我知道，并不是每段感情开了花，就必会结果，更何况我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呢。他有老婆，有孩子，有没有爱情姑且不说，他很坦白的告诉我，他不想为一些私人问题影响职称的评定。我说，那我每天为你祈祷吧，祈祷你早日当上教授。

呵呵，我傻吧。那天我跑到酒吧里灌了一下午的啤酒，喝到最后跑到舞池里跳舞，也不知勾着谁的脖子，High了个够。后来好像有人过来搂我的腰，我冲到吧台上举起酒瓶子就往他身上倒，不解气，还用力把酒瓶子贴在他西装上，空了空。男人好象气急了，连拉带拽把我拖到了门口，幸好被进来的sunny拦住了，免了一场灾难。出了酒吧，sunny对我说："丫头，你还真他妈勇敢。你瞧那兔崽子的一条领带就够你花俩月的。"我垂着头不说话，我在想，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就这么痛苦呢。想着想着，我就哭了，哇哇的哭，把鼻涕蹭在sunny的金边小裹胸上。事隔那么久，sunny从没跟我提起过那天下午的事，至于那个喧嚣的酒吧，那个百无聊赖的男人，都随着时间慢慢在我的头脑中淡化了。我总是在想，也许有一天，时间会为我交错开一个缝隙，然后会有一个男人微笑着朝我走来，挽起我的胳膊："嘿，回家吧，我的公主。"我不知会是何时，但我坚信会有那么一天.....

第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

1、初登讲台

我代的是‘留洋班’。里面大多是十七八岁要出国的孩子。这天，我穿的是ONLY的白色T恤和紧身仔裤，提早进了教室，垂腿坐在讲桌上看杜拉斯的‘情人’，旁边放着刚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男式毡帽。我喜欢扮演小说里的人物，热烈的，疯狂的，忧郁的.....每个角色都让我兴奋不已。

第一个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是一个头带NIKE帽子的小胖子，他把书包放在第一排，摘下耳朵上的MP3，打了个哈欠，然后懒洋洋的跟我说：“喂，你坐那干吗？”

我歪头笑笑，“好玩呗。”

“你占了老师的位置。”

我双手撑着讲台挪了挪屁股，“我就是老师。”

“呸，我第一次见着女生那么会吹牛，你要是老师，我还是校长呢。”

“哈哈，那我要真是老师呢？”

“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当球踢。”说着，他伸出小胖手指了指小圆脑袋。

“好。”我说。

“那你要不是老师呢？”

“我把这个脱下来给你当抹布使。”我也伸出手来，指了指身上的白色T恤。

小胖子涨红了脸，低下头嘟囔着：“谁要你那个。”

我坐在讲桌上用手支着下巴笑着看他，他忙把书包打开，在里面翻东找西，很紧张的样子。然后，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柳林的名字。柳林是我的发小，脾气急，爱冲动，但人是极好的，小时侯没少为我打架。记得有次临班的男生不小心把球踢到我的身上，弄我一

身泥，人家拿纸巾帮我擦，他以为男孩要耍流氓故意撩我裙子，冲上去把人家揍个半死。结果赔了人家不少钱，还被学校弄了个记大过处分。事后柳林问我，当时为什么不拦着他点。我乐，我说我为嘛拦啊，有个帅哥肯为我冲锋陷阵，我有什么理由来抹杀这份积极性啊。柳林揪着我的右耳朵，气的半天倒不上气儿来。

听说柳林同志最近找了个小女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是要我帮忙在培训中心给她找个工作。

“她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

“学表演的。”

“英语行吗？”

“应该不怎么样。”

“计算机行吗？”

“不行吧，她是学表演的。”

“乐器呢，总该会一样吧。”

“那到不清楚，她是学表演的呀。”

“靠，那找我干吗，应该去找导演啊。”

“不过，她唱歌倒是挺好听的。”

“太好了，让她去参加超级女生吧。”我说。

这时，第一遍铃响，教室里陆陆续续，三三两两的走进人来。小胖子着急忙慌的跟我猛摆手，压低了嗓门对我说：“喂，别闹了，铃都打完了，老师马上就到了。”我挂了电话，从讲桌上跳下来，走上讲台，麻利的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朱丽雅。

教室里一片哗然。前排小胖子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小圆脑袋。我很得意的冲他抬了抬下巴。

第一节课主要以互相介绍和互问互答为主。有个的学生问我：“小雅老师喜欢的是高分的好学生吗？”

我用大拇指按了两下手里的圆珠笔，“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高分不等于好学生，我上学时一直高分，却不是个好学生，逃

课、捣乱、上课吃东西，我全占了。班主任经常扯着我的脖领子嚷嚷：“朱丽雅，你给我坐最后一位去！”那时侯班主任还不舍得把我从班里赶出去，因为每次的年级第一都是我，我为班里的总平均分添了多少砖加了多少瓦啊。但是.....”我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但是，如果你的分数不能说服我，那么，请乖乖服从我的指挥。”

教室里掌声一片，我故做沉稳的用手扫了扫鬓角的几根乱发，然后迅速的对第一排的小胖子打了个飞眼，小胖子脸又红了。

最后我给大家讲了个笑话：说，一老外到中国旅游，偶遇一位中国小男孩，男孩不小心踩了老外一脚。老外惊叫着把可乐洒在了男孩的裤子上。而后，男孩十分抱歉的说：Iamsorry!

老外：Iamsorrytoo!

男孩：Iamsorrythree!

老外：Whatareyousorryfor?

男孩：Iamsorryfive!

大家抚着肚子笑的前仰后合，我说：“你看，学不好英文多么的可怕。”

第一节课就这么结束了，下课后一群学生围着我，竟还有跟我签名拿手机拍照的，整的跟明星见面会似的。这期间我瞅了眼手机，28个未接来电，全是柳林的。我赶忙从人群中退出来，“宝贝们，以后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

第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

2、

柳林在电话中疯狂咆哮：“朱丽雅，小没良心的朱丽雅！！”我坐在办公室里，掏出指甲戳修着指甲，“哥们儿，你急什么呀？”

“我能不急吗，啊？敢情不是你女朋友了？”

“她不是唱歌好吗，听我的，就让她去参加超女，没准还能火过李宇春呢。”

电话被挂断，再拨过去是信息台小姐清脆的小嗓音：您现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使用呼叫等待功能。看来这小子是真急了。

上网，邮箱有新邮件。是老狐狸发来的：宝贝儿，第一天工作还适应吗?

老狐狸是我在文学论坛认识的网友，同城网友聚会时，见过两次面，帅的一塌糊涂，有次我在聚会上喝多了，拉着他胳膊嚷嚷着：早知道你那么帅，真该跟你整场大型的网恋。大家都在笑，他轻轻拍拍我的头，叫我小丫头，别胡闹。我信赖老狐狸，在他面前撒娇、胡闹、装深沉。他知道我的小伎俩，却从不拆穿，在他眼里这是小孩子的闹剧，而他，永远只是看戏的人，而已。我喜欢听他的意见，感情上，工作上，也许将来有天我要跳黄浦江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行，跳吧。我就勇往直前的跳下去。

Sunny饶到我身后给了我一拳，我说：“你轻点啊，拿我当沙包呢啊。”

“办公室是不许干私活的。”

我扭过头，“我干什么私活了？”

“上网，聊天，都是私活。”

“靠，当初也没这条规定啊。”

又是一拳，“以后这个‘靠’字，也不要用了，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我.....奶牛（请用英文发音）。”

Sunny递给我一摞资料，说是我那班的学生档案，让我了解完，整理好输入电脑里。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好几十人，我得看到猴年马月啊。我对sunny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折磨我，是在利用我的爱来折磨我。”她小脸一仰，“既然折磨，就折磨到底吧，赶紧干活！”我无奈的摇摇头，谁让咱上了“贼船”了呢？教美术的马老师跑过来说要帮我，“这里很多学生都跟我学过美术，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吧。”

她拿着档案夹，“这个沉稳的、冷俊的，看似忧郁的.....”

“请说重点。”我说。

“哦，一号，苏小航。”

我敲击着键盘，“下一个。”

她凑过来，“你不想多了解他一点吗，他是很特别的男孩子耶。”

“哦，有多特别？”

“给你看看他的画，”说着，她一溜小跑，冲出了办公室。

我冲sunny眨了眨眼睛，“没想到马老师还挺热情，这会看她那累赘的大屁股都觉得可爱了。”Sunny用拳头向我作了个手势，“滚一边去。”

马老师拿来的是一幅水彩画，满地的凌乱碎花，很多色彩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结着。画的底端有一行娟秀的小字：寂寞和疼痛都是深渊的落花，再发不出任何声响。

我从她手里拿过档案夹。

一号，苏小航，A大一年级学生。父亲是A大的讲师，母亲是F医院的医生。我长时间望着档案上苏小航的照片，他的眼睛、眉毛、嘴角微微上扬的样子.....

马老师凑过来说：“小雅，你不就是A大毕业的吗，没准他爸还教过你呢。”我没说话，扭过头去，随手抽出面纸擤了擤鼻涕，心里突然就疼了一下，仿若有人突然在心口上捏了一把。

3、

脑中反复温习着照片上苏小航的样子，我以为从此便不会和那个人有任何交集，没想到命运竟把他的儿子安排到我的班里，于是多日已经沉淀下来的心，再次激荡起涟漪。整夜无法安眠，漫无目的的在网上闲逛，邮箱里躺着好几封不着四六的情书，什么风啊，雨啊，带来你，带走我的。放在平时，也许还会回复几个风花雪月的文字，可现在我烦，谁敢在我领地里动土，我就让他灭亡。

第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

打电话给老狐狸。

我说，“我难受。”

“怎么啦，工作不顺利？”

“不是，心里不舒服，你陪我聊聊天吧。”

“好啊，那我们来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我用右手狠狠的摩挲着手机壳，“我的今天都不美好，还谈什么明天。”

“别那么消极嘛，说说，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我想要两辆奔驰，一辆开道，一辆护驾，最好再找个情人，在中间骑自行车带着我，还哼着小曲儿。”

“恩，就这些？”

“就这些。”

“你乖乖睡一觉，明早起来愿望就实现了。”

我笑，笑自己的反复无常，笑他总是像哄小孩子一样哄着我。挂断电话后，登陆论坛看自己贴出的小说，我习惯在无聊时写些垃圾文字，大都是无病呻吟，自哀自怜的东西。竟每次都会收到很多回复，有人说喜欢，有人说心疼。不禁失笑，全是假的。才发现，我一直积极的幻想着，却一直消极的破灭着。

4、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深刻的人。读的是腻腻歪歪的言情小说，写的是风花雪月的矫情文字，有次我硬是把柳林借给我的《尼采文集》当成了视频夹，放到电脑上，任凭尘吹土打。但我却很用心的经营着自己，一周去两次健身房，注意饮食，买昂贵的化妆品，从不怕与人对视，因为我坚信，再强大的力量都能在我的美丽中灭亡。所以，当我在培训中心见到老狐狸真的开着奔驰来找我时，我依旧提着小挎包，蹬着高跟鞋从容的走到他面前。

“这车花多少钱租的？既然租为什么不租两辆？自行车呢，为什么没有自行车？”

他笑着伸出手刮了下我的鼻尖。这一动作突然让我想起了父亲，小时侯他经常把我举到肩上，我淘气时他就把右手抬高刮一下我的鼻尖，在我看来这个简单的动作既宠爱又亲昵。

“你来干吗？”我说。

“来找你。”

“找我干吗？”

“帮你实现愿望。”

我笑着迈上培训中心的大理石台阶，然后突然扭头看着他，“情人呢，你帮我找了没有？”

“如果你愿意，我就在你身边。”他十分应景的张开双臂。我楞了楞，却始终没说出话来。

我不知苏小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许是刚刚，也许是老狐狸刮我鼻尖时，他就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总之，见到他时，我心里隐约的忐忑不安，至于为什么忐忑，自己也说不清。

老狐狸倚靠在奔驰上，用右手冲我打了个响指，“晚上一起吃饭吧，朱丽雅老师。”我笑着说好啊好啊，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跑进楼里，看到苏小航背着双肩包在前面走，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子邪气，伸手就拉住了他的书包带。他转头望向我，眼神淡定而从容。我忙搔了搔头，“Hi，morning。”他似笑非笑的从鼻腔里发出一声，“早。”

现在想来，我曾经是见过苏小航的，那年他还是个中学生，跟在他父亲的身后，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而现如今他已长成挺拔的大小伙子，眉宇间的淡定和与生俱来的书生气质决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但，他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对他父亲痴狂的女大学生。那个绝望之极偷偷在他父亲的书里夹书签的女大学生。那句‘寂寞和疼痛都是深渊的落花，再发不出任何声响’掩埋了她多少青春幻想。他又怎能理解她的心情。

整节课完全不在状态，有个影子一直在我脑中晃荡，于是，我就软了，温柔了，小鸟伊人了，再不能侃侃而谈了。

我是被苏小航和小胖子抬出的教室，据说我是在自由讨论的那一环节突然晕倒在地。马老师摇着我的胳膊叨叨着：“可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小雅老师，你当时脸色煞白，完全没有知觉了，唉，可吓死我了。”我扑哧乐了，“您还没见过我口吐白沫吧，那才有意思呢。”Sunny在旁边掐了我一把，我嗷的一声坐了起来。Sunny冲旁人笑笑，“没事了，没事了，你们瞧，又生龙活虎了不是”。坐起来时，我瞄了一眼在医务室门边站着的苏小航，他冲我笑了笑，转身走了。我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些什么。

第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

医生说我是低血糖，要注意休息。Sunny有课，马老师坚持要留在医务室多陪我一会儿。一句搭一句的便聊起了天。婚后的女人谈论的大多是孩子，而婚前女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男人。

“小雅老师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好男人。”

“那什么样的男人算好男人呢？”

“有高级的房子，高贵的车子，花不完的票子，痴心以对，爱我如他，这就是好男人。”

“今早开大奔来找你的男人是这种人吗？”

“算吧，如果他愿意要我的话。”

马老师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拿不准我说的是真是假。此刻，她已经忘了我的病，忘了我是否真的会口吐白沫，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沉浸在我为她编造的好男人的假想中。这让我想起曾经的一个相亲对象。

那年夏天异常炎热，我穿着吊膀子的小衫奉我娘之命来相亲。男人开着的是火遍街的红色夏历，刚见面时我还误认为是开出租的，冲人家直嚷嚷，我不打车，你老跟着我干吗。后来彼此认识后，尴尬了好一阵子。当时他也问我，什么样的男人算是好男人，我就把以上的理论跟他讲了一遍，说到高贵的车子时，我故意咬重了音。男人没说什么，只一个劲儿搓着手傻乐，送我回家时故意拐到冰激凌屋给我买了一盒哈根达斯，哦，对了，还是大盒的。我要买小盒的，他偏说，既然买就买个大的。我笑，好吧。我断定他没吃过也没买过哈根达斯，也断定他不知道这一举动败掉了自己好几天的工资。吃完后，我用纸巾抹了抹嘴角，我说味道很好，再见吧。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把这些讲给马老师听。

“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家，”她不可思议的张着嘴。我知道她喜欢这种男人，温柔，憨厚，体贴。可我不行，两个互不相干的人走在一起，若不能互相衷情，那只能当作一场意外的寻欢作乐，当然，我指的是精神上的。

“那你就从没有认真的喜欢过一个男人吗？她说。

“当然有，没有才是不正常。”

“那他是你形容的好男人吗？”

“不是，他很普通，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呵呵。”

她把嘴撑成杯口那么大，“啊？你看上了有妇之夫？”

我欠了欠身子，“我还给有妇之夫写过情诗呢，什么寂寞，深渊，落花，那都是我当年玩过的把戏，没想到吧，我纯洁的小马老师。”

“那后来呢，后来呢。”

“没有后来，喜欢缘于情而止于情。”

“你不会伤心的吗？”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何况我大把青春，年轻美丽呢，对吧。”

马老师不再说话，只楞楞的看着我，其实我是想告诉她，人的选择有时真的很无奈，但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离开他，我的感情那么纯粹，所以才可以如此直言不讳。

我问马老师，我是不是有点不可理喻。马老师说，这是你的个性啊，有时我还特羡慕你呢，你的学生们都那么喜欢你，就连苏小航那么古怪的学生都对你那么好。

是啊，苏小航。说来，苏小航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为什么还来参加这种补习班呢。既然要补习，以他的水平也不可能呆在我的班里，那么，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5、

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醒来已经是月影星稀了，老狐狸摸着我的头，笑着说：“饿了吗？”我努力睁开眼，环顾四周，白色窗帘，白色

被单，白色大理石.....

“这是哪？”我费了好大劲才冒出了几个字，这时才发现，嗓子已经干的像堵进了两只死苍蝇。

“医院。”

“先给我来口水。”

“哦，好。”

他轻轻的把我的头扳过来，靠在他的肩上，再小心翼翼的把杯子放到我的嘴边，“来，慢点喝。”

咕咚咕咚灌进整杯水，突然就觉得身上有了气力。

咳了两下，清了清嗓子，“我怎么在这里？”

“我送你来的啊，听说你一天晕了好几次，我都快吓死了。”

第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

我伸手揉了揉太阳穴，“晕了好几次？你听谁说的？”

“你们单位的老师啊。”

“马老师？”

他坐在我床边，“对，她说她姓马。”

我摇摇头，“唉，真没想到，人的嘴巴是和屁股成正比的。”

老狐狸一脸疑惑，“你说什么？”

“哦，没什么，她还跟你说什么了？”

“我哪还有闲情逸致管她说什么，担心你还来不及呢。”

我长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不过，他把我送医院来，为什么我自己完全没有知觉，sunny和马老师为什么没有阻拦，如果老狐狸是坏人怎么办，那我现在岂不是恶狼口中的羔羊？越想越气，这帮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

老狐狸忙伸手摸我的头，我半睁开眼，扶住他的手。他说：“怎么了，还是不舒服吗？”我摇头。

“那是，饿了？”

我摇头。

“还要喝水吗？”

“不要。”

“那是怎么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你是坏人吗，老狐狸？”

“哈哈，对你就是坏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

“切，你哄我，哄我就是折磨我，哼。”

“真不讲理，我疼你还来不及。”

我嘴一噘，“你就是坏人！”

“那坏人现在要带你出去吃东西，你要不要去呢？”

我赶忙从病床上爬起来，“那还等什么。”

去的是医院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有干净的落地玻璃窗，有漂亮的玫瑰花，还有美妙的钢琴伴奏。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懂得生活的男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倍感轻松，因为他时刻想着的都是让你快乐。他会用手指刮你的鼻尖，用纸巾为你擦净嘴角。我喜欢这样，让我有种被宠溺的快乐。然而，每当想起‘大学老师’时，心中还是会荡起些许酸涩。人常说：女人总会留在让自己快乐的男人身边，记住的却永远是令自己伤心的男人。

那么，我究竟记住了谁，最终又会留在谁的身边呢?

他伸出右手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在想什么？”

“没，没想什么。”

“工作做的还开心吗？”

“还行吧。”

“兴致不高嘛。”

“哪有，我现在是人民教师了，我多光荣啊。”

“哈哈，喂，光荣的人民教师，跟你谈笔生意好不好？”

我摊出右手，“请讲。”

“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人住？”

我嘘着眼睛看他，“你想打什么主意？”

“有个朋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知你愿不愿意跟她合住，放心，付房租的。”

“什么朋友，情人？”

他伸出右手无名指来戳我的脑门，“我的情人舍得放到你那里吗？”

“这么说，你家里还真藏着一个？”

“一直没有，不过.....”他探身凑近我的脸，“不过，你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

我白了他一眼，“呸，想的美。”

他笑，“怎么样，人民教师，发扬一下教师的高尚素质吧。”

“人好吗，我可不愿意她带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

“放心，肯定不会。”

“有夜游的毛病吗，我晚上习惯在客厅看碟，我不喜欢有人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眼前。”

他看着我，双手托着下巴，故作沉思状，“这到不清楚，要睡过了才知道。”

“你想尝试一下？”

“你批准吗？”

“我才懒得管你呢。”

他笑，笑的十分暧昧，比老狐狸还老狐狸。

和老狐狸谈成了一笔小生意，这意味着每月将有多出的一笔收入供我“腐败，”美哉！

他坚持让我在医院住一晚观察一下，我不乐意，他就硬抱起我往病房里走，我边捶打着他的胸边嚷嚷着，“我不住，不住，我要回家，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闹声响彻整个走廊，护士小姐偷笑着对我说，请不要在楼里喧闹哦。说完还对老狐狸打了个飞眼，“您女朋友真可爱。”切，谁是他女朋友，我用力蹬着双腿，“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然后一只大手抚住了我的嘴，“人家不是说不准大声喧闹了吗，你乖一点。”我使劲夹了他一眼，心想好女不跟你逗，女子报仇忍几天也不晚，等本姑娘恢复了元气，饶不了你！

第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7)

6、

柳林再次到我家时，已经完全认不出我家的样子。他说一定是朱丽雅被崇高的人民教师队伍感化了，否则不会把家里收拾的那么井井有条，朱丽雅的家该是杂志乱放，报纸乱飞，脏衣服乱堆的呀。柳林的小女朋友跟在他身后，听着他发表言辞，在背后乐的花枝乱颤。我忙上前拉住了她的小手，“呀，第一次见面呢，参加超女了不”。

“你也爱看超女啊，我也喜欢耶，我还是‘玉米’呢。”

我哈哈大笑。学着她的腔调，“太巧了，我也是‘玉米’耶。”柳林恶狠狠的瞪我一眼，我得意的伸出两个手指，打出V字姿势，以示胜利。

闹来闹去，天就黑了，柳林说晚上有事要办，小女朋友说喜欢我，坚持留宿在我家。临走时柳林再三嘱咐，“别欺负她。”我拍拍他的肩膀，“瞧好吧你。”不等他再说什么，我把大门一关，不欺负才怪。

这小妞的嘴很甜，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弄的我还挺不好意思。她让我叫她小甜。瞧人家，连名字都抹着蜜。老狐狸介绍的室友来电话说，今天不回来了。我说，好，注意安全。挂了电话我就在想，她会住哪呢，会不会住老狐狸那，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特无聊，咸吃萝卜淡操心。

我和小甜一人占据着一个五指沙发，看碟，听歌，扯淡。她说他是在酒吧认识的柳林。

“那时是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没有柳林的帮助，我想我早已上了黄泉路。”

我从五指沙发上欠了欠身子，立刻发出皮革摩擦的声音，“有这么严重吗？”我说。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我握着遥控器，把电视音量调小，冲她点了点头。

她也欠了欠身子，皮革摩擦的声音有些刺耳。“我上大学时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年年拿奖学金。那是在大三下半学期，小学同学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我心想大家那么多年没见了，聚聚也无妨。开始是很多人聚，大家在一起聊的很开心。后来越聚人越少，大概大家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觉得不能融合了吧。最后一次聚会竟只有两个人——我和一个早已辍学的男同学。”

“然后呢？”

“自那以后，大家不再聚了，那个男同学倒经常约我出去，你知道，大学里的生活本来就很轻松，有时甚至感觉有些无聊，他每次开着小轿车来学校接我，我都觉得特威风，特有面子，呵呵，也是自尊心作祟吧。”

我托着下巴，“你喜欢他吗？”

她摇摇头，“不喜欢，只拿他当个玩伴而已”。

“恩，然后呢？”

“有次，他向我提出那种要求，我没答应。他也表现的挺坦然，带我去酒吧喝酒，给我倒了杯饮料，我喝着有点不对劲，就问他倒的是什么，他说是饮料对了点红酒，没关系的，劲儿不大。我也没太在意。没想到喝着喝着头就觉得特晕，然后他过来抱我，我用手推他，他竟得寸进尺，按住我的头，过来亲我。我想挣扎，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再后来他把我拖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还把我绑起来，然后.....”

我起身在茶几上抽出纸巾递给她。

“我不想的，真的不想，他做完，还打我，边打边警告我，如果报警，他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我一拍桌子，“这他妈还了得，小甜，明早我就带你去报警。”

她握着纸巾抽泣的摆摆手，“算了，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再说，他爸是公安局的局长，我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告不倒他啊。”

“局长怎么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天皇老子犯了罪，该办的还得办！”

“小雅姐姐，我不想弄的满城风雨，我毕竟是个女孩家，我要活着，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那这口气，就这么窝囊的咽下去了？”

她把擦过眼泪的面纸团在手里，“我现在挺幸福的，真的，有了柳林哥，他待我特好。”

我心里突然一紧，“柳林知道这事儿吗？”

“恩，知道。我见他第一面就告诉他了，他可怜我，收留我，还经常鼓励我，我这才重拾起做人的信心，但，学校我是再也不想回去了。后来那个人还来学校找过我几次，说是让我再陪陪他，我快恶心死了。”

第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8)

我叹了口气，起身把她抱在怀里，“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悲哀的尽头是无法言说的痛，再华丽的语言又该如何呢?

7、

柳林一大清早就来敲我的门，说是怕纯洁的小精灵毁灭在我的魔爪下。我笑着给他一寄勾拳。临走时我拉住他的胳膊，我说，哥们儿，好好对她。他瞪着我，眼神突然凝重起来，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

回到培训中心后，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鸟，四处为小甜张罗工作的事，主任说，有些困难。

一、她没有毕业证，没有学历证明。

二、她只是喜欢唱歌，但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我拉着主任的胳膊，我说，您想想办法，通融通融啊。主任答应会好好考虑，但我知道这事儿成功的机会很渺茫。

学生们围着我问东问西，又是献花又是鼓掌。小胖子还特意献了一盒巧克力和一大桶棒棒糖，并一再告诉我，这些都是防贫血的。我对他们说，感觉自己突然成了明星。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闹着：你在我们眼里就是明星。

真好，真幸福。如果人都能一直处在这么单纯的年纪该多好，青春活力，无忧无虑。没有纷纷扰扰，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一切的不可知，那该多好。如果小甜没有出现那次意外，她现在也应该和他们一样，坐在课堂里，享受属于她的阳光雨露了吧。想到她，想到她昨天说的‘故事’，我竟忍不住留下泪来。

“喂，你还真把自己当明星了？”苏小航递过来两张面纸。

“用你管。”我一把抓过面纸，恶狠狠的擤了擤鼻涕。

“你还真多愁善感。”

我瞟了他一眼，“碍你事儿了吗”？

“当然，我交钱上课，老师不能保证上课质量，这还不碍我事儿吗？”

“我什么时候不能保证上课质量了，你到是说说。”

“你连自己身体都照顾不好，还指望你保证上课质量？”

我没再说话，长久的望着眼前这个大男孩，他说：“你看我干吗，想说什么就说。”

我摇头，“没什么。”

其实我是想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会在我的班里，认识我吗，记得我吗，我在脑中为他编写了十万个为什么。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我怕，怕从他口中得到些什么。我选择沉默。

8、

是夜，辗转无眠。接到sunny的电话：“妞，我在思念一个男人。”

“那你不该给一个女人打电话。”我在床上转了个身，准备换个舒服的姿势来听电话。

“喂，妞，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不然你过来，我搂着你睡？”我穿着吊膀子的白底碎花睡裙起身，冲了杯咖啡，糖放多了，反而没了咖啡的味道。

她是在半夜三点钟敲响我家大门。我当时正在看目前正在热播的古装情景剧，她在我的红色五指沙发上坐下来。我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她笑着拿起屁股底下的坐垫向我砸了过来：“滚一边去。”

让我怎么对待她呢，那个整天把单身把独立放在嘴边的sunny，那个常年戴着尾戒，拒绝任何人追求的sunny，现在告诉我，她在思念一个男人。

我伸出脚尖点了点她的小腿，“说说吧，你思念的那个男人。”

她没理会，允自把眼镜摘下来，放到茶几上，凑近电视屏幕，指着喜剧片里的女主角说：“喂，这妞我见过。”

“没冲过去要个签名？”

她白了我一眼，“长的还不如你呢。”

“不漂亮？”

“我要是男人一定不找这种货色，既不可爱，也不够骚。”

我从茶几底层拿出指甲戳摩挲着指甲，“那你属于哪款？是骚还是可爱？”

她握倒在沙发上，单手支着头，“他喜欢哪款，我就变成哪款。”

我轻轻吹了吹摩挲下的指甲沫儿。女人动情时，总是愿意改变自己来附和自己心爱的男人，而男人绝情时总是不惜改变自己，来伤害这个女人。

“有妇之夫？”我重又躺卧在沙发上。

“不然我会那么烦恼吗？”

第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9)

“人家的菜园子就那么好吗？”

她笑了，从五指沙发上探过头来与我四目相对，“是啊，人家的菜园子怎么就这么好，你说呢，朱丽雅？”

终于沉默。是啊，我有什么资格来说别人呢，自己当初还不是恋人家菜园恋的那么理直气壮。

Sunny忽又笑了，捏了捏我的脸，又拿起我的手一顿乱摸，她说，“妞，你和我不同，你有富贵命，将来是要做阔太太的。”

我抽出手，咬牙切齿的说：“阔了先把你办了。”然后俩人在沙发上笑作一团。

我是要做阔太太的，所以我决定忘记‘大学老师’。我每天看很多的书，上课时不再胡侃什么身材长相，开始变的认真起来。小胖子趴在第一排的桌子上，睡醒后留着汗喇子问我：“你突然整的那么正经，就能让我们的口语提高很多吗？”

我说：“滚后面睡去，我是老师，能不正经吗？”

小胖子一摇三晃的走到后排，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扔，倒头接着睡。我一生气，跑到后面跺着脚，提起他的右耳朵，大声嚷嚷着：“别睡了！”旁边的学生插话说：“你讲的那么无聊，他能不困吗？”小胖子旁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小航。我看着他，他瞪着我。我突然就没了气力，允自走出教室。

我想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是累了，也是倦了。一个好老师不该只靠扯一些八卦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我把辞呈交给主任时，主任一再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说：“我不适合当老师，真的不适合。”

主任说：“胡说，我看中的人，错不了。”

我苦笑：“我知道合同还没到期，我愿意照章赔偿。”

主任把辞呈扔进抽屉里，“给你一周的假，顺便养养身体，一周后按时回来上班，别让我等你太久，也别让你的学生等你太久。”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主任忙摆了摆手，“走吧。”

我摘下头上的玫瑰卡子，散下一头愤怒的卷发，一步一步的迈下大理石台阶。昂起头，天空有些灰暗。苏小航从教学楼里追出来，“小雅老师.....”

我没理会，继续往前走。

“小雅老师，小雅.....站住，朱丽雅。”

我顿了顿，继续走。

“我以为你会不一样，我以为你会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原来也不过如此。”

终于停了下来，转头望向他。

“你以前的勇气呢，那不惜破坏别人家庭，争取自己爱情的勇气呢？”

“你胡说。”我吼着。

他冲上来，双手用力扶住我的肩膀，使劲摇晃着，“那么，是谁，是谁勾引了我的父亲，气病了我的母亲，你告诉我，是谁，是谁？”

“没有，我没有。”我拼命摇着头，眼泪早已喷薄而出。

“你有！”

我用力擦了擦眼角，“那么，你是来报复的是不是，你想干什么，想来折磨我吗？”

“我想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那么你看到了，满意了？放开我。”我努力挣脱他的双手，冲下台阶。

9、

我抑制自己不去想苏小航说的话，麻痹自己不去承认间接破坏他家庭的事实。在家的日子，我拼命上网写字，拼命在论坛上和网友扯淡。有天我在论坛收到一封情书，内容是这样的：

我远方的情人，今夜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在想你。

知道你在远方，让我无限渴望的的远方。

远方飘着狗不理的香气，远方有在学堂静候的你，远方有在大沽桥下倘佯的你，远方有在津河边徘徊的你，远方有我在梦中为你敲响的鼓楼的鼓，远方有我渴望的你的呼吸。

你在我的梦中，夜夜飘扬，我渴望在拂晓之前醒来，对着在远方的你，说：早安，我亲爱的。你像阳光般照耀着我的心房，渴望你用温柔拂醒我房屋的四壁，我在如你般的阳光下陶醉。我渴望你的到来，渴望你用无波的宁静拂去我的寂寞。

每个想你的夜晚都是我永久的失眠。可是为了你，我甘愿忍受这苦。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你呀，我的梦中情人！

帖子在论坛里炸开了锅，有鼓励，有支持，有冷眼，有不屑，惟没见到老狐狸的只言片语。说来，我已经有好几天没见着老狐狸了。手机打不通，论坛，MSN全都不见踪影。我在论坛疯狂发帖，我说：见到老狐狸了吗，见到老狐狸了吗？有人说我疯了，写情书的家伙在帖子后面留言：小雅，你是否考虑见我一面？我回复：好。

第1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0)

我想我是寂寞了。何为寂寞？诺大的空间里，只有自己苍茫的独白。

夜，天津的这夜比往常多了一份闷热与潮湿，苏小航的来电像一枚炸弹投入我心，疼痛，最终干涩难耐，荒芜一片。他说，朱丽雅，不要用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别人，如果你稍有一点责任心的话，就回来。别再让你的学生等你。

午夜，起身穿衣，细心梳理长曲的卷发，然后把自己涂抹的妖精一般，出门。出租车上，透过玻璃镜看到自己眼角金色的闪粉发着银色的光。司机不屑的眼神似是读出了我是哪个款爷包养的午夜情人。没有解释，毕业已经整整一年，一年的时间我的爱从空白到尘埃。生活里的事又是谁能解释清的呢。

穿梭于购物中心的试衣间，想倾己之囊彻底疯狂一把，想把自己淹没在灯红酒绿里尽情放纵，最终发现，只是徒劳。黎明来临，依旧无法抑制自己烦乱的心情。

我在百盛买了条紫色带蕾丝花边的连衣裙，售货小姐说："这裙子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作的，美呆了。"

我笑笑，在穿衣镜前转了个身，"要送人的。"

售货小姐皱了皱眉头，然后摇摇头说："可惜了，您知道吗，其实每件衣服都是有灵性的，在设计师把它创造出的那天起就赋予了它生命，让它在尘世间寻找属于它的主人，我认为，只有您配得上它。"

我看着眼前这个细眉薄唇的小妞，明明知道她是在拍马屁，但她就是有本事让你被拍的心旷神怡。

我从包里掏出卡，"那好吧，再给我包一件吧。"

那妞笑了，"对不起，我们这里的衣服每种款式都只此一件，就像我说的，它们都只为一个人存在，而那个人必是最配它们的。"

"哦，那是真的可惜了。"

刷了卡，我莫名的，怅然若失。老狐狸的电话依旧打不通，sunny在电话中气喘吁吁的说，她正忙着，天知道她正忙些什么。我在电话中冲柳林嚷嚷着：“就算现在天上下冰刀，你也马上给我滚过来。”挂了电话后，柳林真就马上滚了过来，哥们儿就是哥们儿。

我换上紫色小裙在柳林面前转了一圈，“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行，还是不行？”

“还行就是还行。”

我拉开侧腰的拉链，把裙摆往上一提。“看什么看，我现在要把它脱下来，你不把头转过去吗？”

“哦，哦，好。”

我换上吊膀子的睡裙，把刚才的裙子往柳林脸上一仍，“拿去。”

“干吗？”

“给你小女朋友的。”

“给她干吗？”

“我乐意，我犯贱，行了吗？”

“靠，你吃炸药了？”

“你跟人家搞对象后，给人家买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没有？”

他搔着头，“嘿嘿，还真没有。”

我白了他一眼，“去去，拿着裙子赶紧滚。”

他站起来拿着裙子在我身上比了比，突又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你身上穿着的是睡衣？”

“你刚看见。”我甩了甩卷发，做了个十分妩媚的动作。

“我说朱丽雅，虽说你我从小一起长大，虽说我对你那‘空前绝后’的身材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在一个男人面前能不能请你收敛一些，恩？”

我噗嗤一声笑了，“你高抬自己了，我从没把你当男人看。”

“你.....”

我把他从身边推开，“怎么样，到底要不要？”

“要什么？”

“当然是裙子了，你还想要什么？”

他突然板起了脸，“不要。”

“为什么，喂，不会真生气了吧。”

“我才懒得理你呢，我是觉得这裙子你穿才是真的好看。”

鼻子突然一酸，摆了摆手，“切，我就听不得你说一句好话。”

他举着裙子，“我是说真的，它很适合你。”

我笑，把售货小姐的话讲给他听，他沉默了一会，忽又大笑着对我说：“别听她瞎扯淡，卖东西当然要这么忽悠人了，你不会真信了吧。”

我随手抄起屁股底下的坐垫向他砸去，“滚，快滚，就知道你葫芦里没卖什么好药。”

第1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1)

他唉呦唉呦叫着在房间里乱跑。真好，在你失落时有一个朋友陪你打，陪你闹，陪你笑，真好。

10、

一周过去了，我没有回培训中心上班，电话中，主任惋惜的说：“可以再给你几天考虑，小雅老师，你的学生都很想你啊，快考级了，关心一下他们吧。”

其实我也想念我可爱的学生们，想念时常往我包里塞巧克力的小胖子，想念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甚至想念苏小航总是不动声色的和我较劲。但我怕，怕见到苏小航，怕他那指责的眼神。怕从他嘴里听到我破坏他家庭的事实。

我决定给自己放假，很久很久，久到能使我放下曾经那段不成熟的往事。

我和写情书的网友约在天津见面，起码这里是我的地盘，他要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可以发动父老乡亲首先灭了他。我穿在百盛买的紫色蕾丝小裙在机场等他。他比我想象的普通，许是老狐狸给了我太多意外的惊喜，纵然写情书的网友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但和老狐狸比起来，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他送我大束的百合花，我问他为什么是百合，而不是玫瑰。他说：“因为你是朱丽雅，像百合一样纯洁高贵的朱丽雅。”我笑着接过花，老实说，他奉迎女孩子的把戏比老狐狸拙劣的多。

陪他去吃饭，他在饭桌上托着腮帮子瞪着我，“你知道吗，见到你，我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们一定是见过的，我原以为是在梦里，见到你后我才发现，原来在前世我就早已钟情于你。”

我笑着撩了撩卷发，“你可以再恶心一点，前世？你知道你前世是人是狗？”

他笑着把右手覆盖在我的左手上，“如果是狗也是一只对你垂涎的痴情狗。”

我忙抽出手，举起面前的杯子，“来，为痴情狗干杯。”

放下酒杯，他重又抓起我的手，我用力往后缩，他就抓的更紧些，然后伸出一个指头放在我嘴边，“嘘，别动，我会看相。”

“你看到了什么？”我说。

“看到你曾经受过伤，而且有一段很难忘的感情经历。”

我再次抽出手，“瞎掰。”

“总该有个难忘的男人吧。”

“是有一个，他早在前世就是我的，只是今生，时光错漏，让他流落到另一个女人的生命里，就像每季的打折降价，总是先到先得，今生我晚了一步，纵然再喜欢，那也是别人的囊中之物，我也只能远远的欣赏。”

“啧啧”他带着唏嘘的口吻说：“不如珍惜眼前人。”

我没搭理他，允自灌下眼前的啤酒。

他假装拦着，“别喝太猛啊，一会儿你醉了，我要犯什么错误怎么办？”

我笑着冲他摆摆手，“这才哪到哪啊，一会咱去酒吧接着灌。”

他耸耸肩，拿起身边的皮包，“别一会了，现在就走。”

11、

去的是金街附近的一家“慢摇吧”，我扭着小蛮腰坐上吧台要了瓶啤酒，写情书的网友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说：“小雅，你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同。”我笑着把酒瓶对准他摇了摇，“你想象中的我该是什么样子的？青少年？乖乖女？”他也歪头笑了，“你比我想象的更加热烈。”我笑而不答。他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一动不动的看着我，“你知道吗，你像极了我的前女友。”

我把酒笑喷在他的西装上，“然后她离你而去，你痛苦万分，最后你遇到一个和她相似的女人，使你重新燃起对爱情的渴望，是这样子

吗？”

“你在嘲笑我。”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哥们儿，我也写过小说，这种烂俗的情节，我都不乐意用了。”然后伸出右手食指戳戳他的脑门儿，“喂，你听好，我的话决不重复两遍，别想用这种小花招来哄骗我折磨我。”

“那你为什么见我，难道你不是在寻找小说中的刺激吗？”

看着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男人，我突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柳林从背后揪住我的马尾辫粗声粗气地说：“又跑出来鬼混，你瞧你，哪里像个教师的样子。”我把他的手从头上打开，“我辞职了，以后可以尽情出来鬼混了。”然后欠了欠身子，对写情书的网友说：“认识一下吧，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死党。”写情书的网友忙伸出手，“你好。”柳林没搭理他，把脸转向我：“为什么不干了，谁欺负你了？”我笑，他还是老样子，从小到大，只要我不开心，他都会抛出这么一句话，然后摞胳膊卷袖子作出一副要与人拼命的架势。写情书的网友似乎想说些什么，硬是被他强势的目光吓了回去，结果只得坐在吧台上一个劲儿的咽唾沫，那样子傻极了。我把柳林从身边推开，“你别管我，该干吗干吗去。”然后就头也不回的冲进了舞池。酒吧真是个让人沉醉的好地方，我疯狂，我摇摆，全世界都在我的脚下。我把裙子上的腰链摘下来，摇在手里，中途有很多男人舞过来搭讪，其中有个老外在我旁边舞动的最卖力气，音乐停下来，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Onenight？”我笑了笑，没搭茬，朝吧台走去。他不死心的追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大概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又用蹩脚的中文问：“多少钱，一晚？”

第1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2)

我甩开他毛茸茸的大手，“Don"ttouchme.”

老外楞了楞，还想再纠缠，却被柳林的肩膀挡在了外面，“滚！”老外打开双手，十指铺展在柳林面前，然后往后退了两步，“OK，OK。”

回到吧台上，写情书的网友问我：“你那位死党朋友似乎格外关心你。”

我笑笑，“甭管他。”

“他每次都是这么充当护花使者吗？”

“至少每次在这里都是。”

他把眼睛睁大，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我伸手在他眼前摆了摆，“想什么呢，他是这里的老板。”

他笑：“这么说，这酒是免费了喽。”

我把食指放到他的唇边，“我可以，你不可以。”然后冲吧台上的小伙子打了个响指，又要了两瓶啤酒。

12、

喝多了，头疼的厉害，写情书的网友送我回家，室友把我搀进屋里，然后用力把门带上。我一摇三晃的栽倒在五指沙发上，摆着手说：“你忙你的，甭管我，我没事。”室友拿出热毛巾给我敷在头上，又倒了杯热茶放到茶几上。我说：“你别忙活了，怎么跟个小保姆似的。”她楞了楞，僵在原地看着我，一动不动。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赶忙纠正：“哦，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摇头：“没关系，本来也是来伺候你的。”

我坐起身，“你说什么？”

“没什么。”说完转身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又出来对我说：“他（老狐狸）今天来电话了，说你手机打不通，让我问候你。”

我蹭的一下站了起来，“他在哪了，为什么那么多天不见踪影，他到底去哪了？”

室友耸了耸肩，“你自己打电话问他吧。”

我哦了一声，重又躺回沙发上，随便拨了几个电话号码，然后在醉倒的姿态里等待安眠。

醒来，头上换了新毛巾，身上多了条毯子，我知道，是室友的杰作。老狐狸介绍来的这个室友虽然外表看起来冷冰冰的，一副完全不解风情的样子，但做家务照顾人绝对是一把好手，自从她住过来，家里从猪窝一下子变成了皇宫，那真是质的飞跃。但是这妞常年不苟言笑，虽说每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说话的机会却不是很多。除了每次有男人送我回家，她表现出特别不满与不悦的态度外，其他的时间对我也总是不理不睬。我们的交流大部分靠小纸条。她上班前在桌子上留条：早饭做好，牛奶再热下才能喝。洗完衣服她留条：衣服已叠好放到沙发上，别忘拿回房间。俨然一个小保姆的姿态。但，这话只能放在肚子里，我知道，她们这样的人是在意这个的，就怕别人把她们当老汰儿看。往往你并没有那个意思，她却会怎么歪曲你意思怎么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选择沉默的和平相处。

双手捏着太阳穴，起身把手机冲上电，四个未读短信。

来自老狐狸的：宝贝，怎么了？

来自柳林的：甭耍酒风了，快睡。

来自写情书的网友：醉了？

来自苏小航：再见。

我不知昨晚喝醉后打电话说了些什么。我问写情书的网友，他在电话中笑着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唱歌罢了。”天啊，丢大人了。我说：“我都唱什么了？”

“你真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那就忘了吧。”

挂了电话，我翻来覆去的回忆，竟没有一点印象。

柳林在电话里咆哮的像个发情的狮子，“你再这么作践自己，我就要抽你了。”

我揉着头，“你抽吧，抽吧，不过抽我之前先告诉我，我昨晚都做了些什么？”

柳林不耐烦的甩出俩字，“干嚎。”

“嚎的什么？”

“来来回回哼着粤剧‘凤阁恩愁未了情’里的那几句歌词：人生如朝露，何处无离散。”

鼻子突然就酸了。每个醉酒的日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允长的梦境。最悲哀的不是得到后的失去，而是还未得到就已注定离散。

13、

Whocansay

whyyourheartsighs

asyourloveflies

-onlytime

第1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3)

谁能说出，

当爱已飞走，

你的心何以叹息，

——唯有时光。

再次站在讲台上，我把这段话讲给我的学生听，眼光接触到的最后一个位置已经空了下来。是sunny在电话中告诉我苏小航已经退了班。再次回到讲台，突然有了种异样的感觉。Sunny问我，还要走吗？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是啊，还要走吗，苏小航已经走了，我就没了离开的理由。

办公室里，资本家（培训中心的老板）的新小秘挺着“珠穆朗玛峰”站在那里指点江山，所谓‘来势胸胸’。我和sunny下意识的低下头比了比。

汗颜那。我对sunny说：“完了吧，飞机场。”

Sunny瞥了我一眼：“靠，你也好不到哪去，太平公主。”

例会。主要以拍资本家的马屁为己任，谁拍的钢钢响，谁就算完成了会议的首要任务。小秘双手插腰，说要涨工资了，具体涨浮根据个人表现定夺。原话是这样的：主要是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其实谁也不会缺涨动的那几块钱是不是。

我把视线从电脑上移开：“我缺。”

眼看着小秘的脸白了，又红了，又白了。气氛很尴尬。Sunny在桌下用小短腿拼命摸索我的脚，然后狠狠踹了下去。我毫不犹豫的回了她一脚，我说：“你踹我干吗？”

Sunny双目紧闭，俨然一副要与世长辞的架势。

会后，sunny拍着我的肩膀痛心疾首的说：“我迟早会被你气死的，我的小姑奶奶！！”

我说：“以后这种马屁熏天的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我还小，别这么折磨我行不行？”

答：“不可以。”

算。我闭嘴。谁让人家小秘胸前挺大志呢。

会后的聚餐提早离席，我坐在金街的长椅上，看着那些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才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搞对象的勾肩搭背，搞外遇的谈笑风声，猜不出哪个是二奶，哪个是第三者，哪个试图割过腕，哪个企图跳过楼，哪个是正人君子，哪个是正牌小人。或者，在我眼里，都通通是一个德行。起身，抖落满身的孤独与疲惫。终于懂得，真正的寂寞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落寞，而是人群中的孤独.....

在柳林的酒吧，服务生递给我一杯马天尼，我用手把玩着杯口，有人坐在旁边和我说话，“hi，美丽的中国女孩。”

我抬起头，还是上次那个老外。他似乎并没有认出我，我伸出手打了个响指，过来俩彪悍的男人，老外立即让了座位，“哦，我想起来了，你的朋友，厉害。”说着还竖起毛茸茸的大拇指。我笑，“那你还不赶紧滚。”

这晚，柳林把小甜带到酒吧里，大概想让她陪我解闷。小甜穿的是半透明的蕾丝裹胸，下身的热裤露出半个屁股沟。老实说，我对这个女孩真的没什么好感，但自从知道她的“故事”后，总是忍不住的想要心疼她。看她坐在吧台上和过往的人谈笑风声，似乎从来都是这么快乐，不禁感慨，原来时间真的可以磨蚀一段记忆。想起那天sunny握着我的手说：妞，别想太多，你是有富贵命的。

我现在很想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昂起头，把面前的酒一饮而尽，从人群中穿梭过去，告别了柳林，告别了小甜，我能带走的只有那杯寂寞的马天尼。在海河边给老狐狸打电话：“我想你，很想。”

15分钟后，老狐狸开车出现在我的面前，拥抱首先代替了言语。耳边是微弱的海风，徐徐飘来，他把我的长发捋过耳后，在脸颊轻轻落下一个吻，然后嘴唇摸索着滑到我的唇边，我一把把他推开，“对不起，我，我可能是喝多了。”他笑着捏了捏我的鼻尖，“那忘了这件事好吗？”我耷拉着脑袋，重重的点了点头。海风吹的紧了些，不禁打了个冷颤，他把西装脱下来披在我的肩上，“回去吗？”我摇头。他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那就陪你呆着，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把脸转过来贴在他的胸膛上，这个男人的怀抱真温暖啊。

14、

我想恋爱了，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sunny时，她把鼻梁上的眼镜摘下来，仔细对着我，看了又看，“告诉我，那个要倒霉的人是谁？”我笑着给她一寄勾拳，“秘密。”

第1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4)

写情书的网友终于离开了天津，临走时我去机场送他，他笑着对我说：“有一元钱吗，要纸币。”我从钱包里拿出来给他。他在手里把玩着，左折右折，折出一个小鸟的雏形。

“这是什么？”我说。

“相思鸟。”

他把‘相思鸟’，放入我的手中，“以后你看到它的每一天都是我在想念你的日子。”

我笑着把它接过来。

写情书的网友走了，我呆呆的望着手上犯红的‘相思鸟’，它看起来并不快乐，在我手中安静的站着，没有歌唱。出了机场，我把它对准飞机起飞的方向扔了出去，再见吧相思鸟，从此你便可以自由的飞翔歌唱。

Sunny问我：“网恋的感觉如何？”

我说：“你爱一个人吗，把他带到网上去，你恨一个人吗，让他去网恋吧。”

她推推眼镜，“那我是该爱你还是恨你。”

我张开双臂，“欢迎来爱我。”

其实对于常年网居的人来说，该爱该恨早已拿捏了一个尺寸。比尔盖茨不是说过吗：在互联网上，你不知你对面坐的是不是一条狗。其实敲击键盘的快感到底比面对面的诉说强在哪里？我和写情书的网友在网上互相倾慕，也只局限在网上。现实生活中，甲爱上乙，明天就可以移情恋上丙，更何况彼此之间还隔着一条网线呢。“所有的网恋都是寂寞丛生时衍发出的一场华丽而空虚的扯淡。”我是这么解释给sunny听的。

15、

快考级了，培训中心忙成了一锅粥，一周招了好几个速成班，我在办公室里翻着厚重的英汉词典，对同事说：“学语言哪有速成这一说，就算是母语也要从小时候的哑哑学语开始啊。”

马老师扭动着大屁股在各班窜上窜下，说是借调过来帮忙统计招生情况。“他们都是冲着‘速成’这俩字来的，都想一口吃个胖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没有他们这种‘速成’心理，我们喝西北风去啊，年底奖金是怎么来的，对吧。”说着还冲我挤咕挤咕眼。我没搭理她，转过头去继续啃我的口语讲评资料。心想：这帮‘速成’的二百五！

要考级的小胖子似乎比别的同学轻松了一些，更多的时候是趴在桌子上听他的MP3。有天，我走到他跟前，从他耳朵上摘下一个耳塞放到我耳朵里，里面放的竟是猫王的歌。我问他：“是谁帮你下载的歌？”

“我自己啊。”

“你那么小年纪，怎么会喜欢猫王？”

“不仅是猫王，我对那个时代的美国流行文化都感兴趣。”

我不禁一楞。“你想去美国？”

“恩，我迷恋那个逝去的美好的魔幻年代，你不知道吧，我的房间里收集的都是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流行唱片，还有服装什么的，就连我的头发也是模仿猫王的呢，来上补习班之前是我爸逼我把头发减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爸也想让你去美国吗？”

“因为太喜欢，太迷恋那里了。在学校整日也无法安心学习，后来我跟我爸达成协议，我来上补习班好好学英文，只要我英文上去了，他就同意我出国。”

看着对面侃侃而谈的小男生，我在想，人真的不可貌相，在我眼里那个整天只对巧克力、棒棒糖感兴趣的小胖子，内心原来这么丰富。

“小雅老师喜欢听什么歌？”他说。

“我比较喜欢爵士乐，喜欢BossaNava。”

“那你一定喜欢小野丽莎喽，她可堪称是BossaNava的女王呢。”

“你也喜欢她？”

小胖笑着搔搔头，“不是啦，我只知道‘天下无贼’的主题曲是她唱的，其他的就不了解了，呵呵。是航哥特别喜欢，他的MP3里满满当当，全是她的歌。”

“航哥？苏小航？”

“对啊，可惜他现在退班了，不然你们可以好好交流交流了。”

突然听到苏小航的名字，我的心突然被撩动了一下。“你现在有他的消息吗？”

“没有，听说他父母在前段时间离婚了，他说他想出国。”

“离婚？为什么离婚？”

小胖子诧异的瞪着我，“没想到小雅老师也挺三八的嘛。”

第1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5)

我尴尬的笑笑，“好奇而已。”

他伸出小肉手对我挥了挥，我把脸靠近他的嘴唇，他在我耳边小声说：“听说他爸有了第三者，还被航哥亲眼撞见了呢，特戏剧吧。”

突然之间仿若遭到雷劈，浑身酸麻。第三者，我的大脑中反反复复重复的都是这几个字：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

下班后和老狐狸出去吃饭，一直提不起精神。老狐狸问我究竟怎么了，我把小胖子的话讲给他听。他笑着捏着我的鼻尖，“你傻啊，当初是你自己单恋他，你们又没怎么样，怎么能说自己是第三者呢？”

“可是我当初明知道他有老婆孩子，还那么疯狂的追求他，我本身就有错。”

“爱情本来就不分对错，错只错在时间不对，行了宝贝，别总难为自己了，你那么喜欢他，还要为他背负这些，本来就够不容易了。”

我摇摇头，“一定是我，一定是我，你知道吗，我到培训中心上班的第一天，马老师给我看了一张苏小航画的画，画的底部有一行小字：‘寂寞和疼痛都是深渊的落花，再发不出任何声响。’这句话是我曾经夹在老师书签里的。还有还有，那次他亲口对我说，是我勾引了他的父亲，让他母亲伤了心。虽然我和老师什么都没做，但我确实伤害到了他的家人。”

他把手放到我的脑门上，敲了一下，“傻孩子，让我怎么说你呢。”

“你一定鄙视我了吧。”

“怎么会，我是真的心疼你。”

“你们都对我太好了，sunny也知道这件事，但她从来都不在我面前轻易的提起，怕我伤心。”

他突又用双手扶住我的头，“听我说，宝贝，也许是姓苏的小孩搞错了，找个女人多么的容易，也许他真找了别人呢，也许真的有这么

一个第三者，那个马老师，那个sunny都有可能啊。”

我愤怒的扒开他的手，“你胡说什么呢，sunny不会，一定不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不会这么对我的，我警告你，不许再侮辱我的朋友。”

老狐狸笑着摇了摇头，“真是傻的无可救药，太不像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小妖精了。”

我嘴一噘，“反正不许你再侮辱我朋友。”

“好好，小傻瓜，全世界的人都照顾到了，就是关心不到自己，还有我。”看他假装生气的样子，我突然就笑了，“你身边美女如云，还用我关心吗。”

“是啊，为什么那么多美女我都没看上，偏偏挑了个丑八怪。”

“什么，你说谁是丑八怪？”我跳起来，伸出手，拳头伺候。

16、

昏天暗地的忙了整整一周，学生们见到我都一个劲儿的嚷嚷：“小雅老师，小雅老师！！！”

我穿着ONLY的新版仔裤，搬着厚重的参考资料跳上讲台，“什么事，说。”

“我们要求解放，我们要求自由，我们要求快乐，我们要求一切一切。”一帮小家伙边说边握着小拳头一遍一遍高举做出一副要起义的架势，那样子可爱极了。

我笑：“从第一节课我就告诉你们了，想要解放，想要自由，想要快乐，拿你们的实力跟我说话，马上就要考级，你们很快就可以证明给我看了。”

“啊.....”卧倒一片。

我把资料从讲台上搬下来，“别灰心啊，仗还没打就倒下了，这可不是我朱丽雅的学生。”我边说边把资料分发了下去。小胖子百无聊赖的翻开复习资料，“啊！”

“你要死啊”，旁边的同学搭腔到。

小胖子磕巴着，“不是，这不是，这不是.....”

旁边男生照他后脑勺来了一瞥子，“你丫不会好好说话啊。”

“这是往年的重点参考例题啊。”

大家一片哗然，“什么，什么。”接着便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开来，“听说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听说往年的学生有了这本资料通过率就会上升很多了呢。”

我笑笑，“别道听途说，学习永远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偷奸耍滑永远学不到真东西，学语言如此，学其他东西也是如此。”

小胖子忙翻着资料，“那你是怎么把这资料搞到手的呢。”

第1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6)

“简单啊，多逛了几家书店，最后在一家旧货市场发现了，只是少了一半，我参照其他几年的例题，一本一本的整理，再印出来就OK了。”

旁边的男生摇着头，“哇靠，这要花多长时间啊。”

我把手里的一页资料卷成筒型，向他的小嘴巴敲去，“管好你的嘴”。男孩搔着头笑了。

“无非是少睡点觉，少约几次会呗。”我说。

大家笑，然后互相瞅了瞅，又举起小拳头，“小雅，小雅，小雅.....”

“去去，你们这帮小家伙，想要感谢我，就好好复习，还是那句话.....”

“拿你的实力跟我说话。”大家异口同声。

我点头，“对，行动，action。”

走出教室时，小胖子照例在我手里塞了两块巧克力，并冲我眨眨眼睛，“你真够哥们儿，这是奖励。”我笑笑，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你要加油啊，哥们儿。”

回到办公室，我问sunny：“你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吗？”

“什么状态？”

我揉了揉眼睛，“我现在是俩眼一睁，忙到熄灯，熄灯以后继续想学生。”

“呦，看这意思你想搞场师生恋？”

“去你的，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马老师凑过来，“师生恋也不是不可以啊，问题是要找到适合的。”

Sunny欠了欠身子，转过头去，“那你说，什么样的学生是合适的人选？”

马老师诡秘的笑笑，“苏小航那样的就不错啊”。

我和sunny一同惊呼，“你看上了苏小航？”

她忙摆手，“什么呀，我只是说说而已。”

马老师走出办公室时，我问sunny：“你会喜欢像苏小航那样的男人吗？”

Sunny大笑，“你没毛病吧，苏小航在我眼里充其量也就算个小屁孩，还喜欢呢，喜欢他老子还差不多。”

我心里一沉，“你说什么？”

她忙掩嘴，“没什么，开个玩笑罢了。”

“我现在到真想看看那位俘虏你的仁兄到底是何方神圣。”

她嘴一撇，“欢迎随时参观。”

记得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爱是无聊沙漠中的危险绿洲。知道sunny正在热恋，如火如荼，但同样看得出，她并不十分快乐，爱情一旦背负上一些其他的东西，就不再纯粹，那么所谓的幸福，也不再是那么轻松快乐。

接到老娘的电话，正好敲响了下课的铃声。我在电话中嬉皮笑脸的说，“不愧是我娘，资本家给我们定的作息时间是经过您审核的吧。”

“我连你都审不了，还有本事审别人？”

“呦，又出嘛事儿了，您说，是不是我爸给你气受了，我负责回家替您出气。”

老娘扑哧一声笑了，“你爸可比你听话的多，就你天天让我操心。”

我故作撒娇的嚷嚷着，“没您这样的啊，我到底是不是您亲闺女啊。”

“行了，甭贫了，晚上回来吃饭吧。”

“想我了吧，回去给我做好吃的啊，什么龙虾啊，鲍鱼啊，多买点。”

老娘喘了一口粗气，“那你还是别回来了。”

电话挂断，我趴桌子上乐了半天，sunny过来敲敲我的桌子，然后很无奈的摇了摇头，走了。

出了培训中心的大门才想到，晚上约了老狐狸，打电话告诉他今天别来找我了。

他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看到他的车驶了过来。我冲他招招手，“老狐狸，老狐狸。”他下车，皱着眉头，“朱丽雅老师，请您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还有，‘老狐狸’这个名字实在不怎么好听。”

我踢着脚下的小石子，“还有比我形象更好的老师吗，恩？老狐狸？”

“不许再叫了。”

我嘴一噘，“我就喜欢这样叫，我喜欢，我负责宣传到底。”

他伸手敲了下我的脑门，“真拿你没办法。”

让老狐狸送我回老娘那，虽然不能一起吃饭，但免费的劳动力还是要用的。

到了家门口，他笑着对我说：“用我送你上去吗？”

我脸一沉，“你要上去干吗？”

“给人家送孩子啊，你紧张什么？”

第1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7)

我用手捋捋额前的几根乱发，“谁紧张了？”

“还装，你每次紧张都爱摸那几根毛。”

“谁，谁啊，我才没有呢。”

他大笑，“你看，还捋。”

我赶忙把手背后，“我到家了，您任务完成了，司机。”

“那我走喽？”

我下车带上车门，“赶紧走吧。”

上楼后，我用钥匙开了门，然后蹑手蹑脚的走到厨房里，看老娘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她的肩挺的还是那么直，头上多了几根白发，被很工整的梳到耳后。说来，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回来过了。轻轻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她。老娘一惊，回过头来，“呦，可吓死我了，死丫头。”我咯咯笑，“以为是老爸了吧。”老娘伸手敲了我一下，“一边去，那么大丫头还是那么没正型。”

我吐吐舌头，“老爸呢？”

“在书房呢，今天有贵客。”

“贵客？又是哪国的‘龟’游回来了？”

“一会你就知道了。”

我撇着嘴，“还挺神秘，给我买龙虾鲍鱼了吗？”

“给你吃屁，有件事还没问你呢。”

我瞪大眼睛，“老娘，好歹您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像‘屁’这样的字，您也能说出口？”

她白了我一眼，“甭扯别的，好好回答问题，你是不是恋爱了？”

我故作无辜状，“没有啊，您听谁胡说呢。”

“不用听别人说，我亲眼看见了。”

“您看见什么了，您是看见我跟人去酒店开房了，还是看见我跟人去钻小树林子了？”

“哎呀”老娘随手操起一根黄瓜敲我的嘴，“这孩子越来越二乎了，说话完全不经过大脑，这种话一个姑娘家能随便说吗。”

我拿起黄瓜，咬了一口，“有什么不能说的，我又没干那事儿。”

“说吧，今天送你回家的是谁？”

我嚼着黄瓜，“老娘，您也太阴险了吧，从这等着我呢。”

她摆摆手，“别转移话题。”

“朋友啊，朋友送我回家有什么了不起。”

“朋友，什么类型的朋友？”

“您不是那么老土吧，当然是普通朋友啊，当然啊，是有很多追求者送您闺女回家，不要太大惊小怪嘛。”

“你什么时候能正经谈个恋爱，我就省心了。”接着，老革命一套扑天盖地，席卷而来。

得，又上纲上线了。

我把黄瓜根扔到垃圾桶里，嘴里嚷嚷着，“好饿啊，”然后一步三晃的走出了厨房。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时，逃避是我惯用的伎俩。

17、

在我翘着二郎腿坐在厅里等着开饭的工夫，邻居家的飞儿姐姐过来借小扶梯，说是厕所的电灯泡坏掉了，要上去把它换掉。因为老爸的书太多，书柜定制的很高，所以书房里常年备着小扶梯。我告诉她老爸正在书房和客人谈话，拉着她坐下来等一会。去给她拿饮料，她笑笑说，最近有些情况，不喝这种碳酸的东西了。我识趣的拿开。

小区里的这群孩子中，我是比较喜欢飞儿姐姐的，与其说是喜欢，到不如说是崇拜。记忆中的她，很少跟我们这帮“野孩子”出来疯，更多的时候是窝在家里弹钢琴，有时我和小区里的小伙伴跑累了，就蹲在楼下听四楼传来的钢琴声。“这是肖邦吧。”“不对，不对，是巴赫，绝对是巴赫。”几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装作很懂的样子，其实她究竟弹的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飞儿姐姐习惯在头上梳两个麻花辫，松松垮垮的搭在胸前，她有各式各样的小吊带，小裹胸，当时

虽说人们的穿衣打扮已经开放了许多，但像她这种穿法到是少见的很。毕竟小区里住的大多是教职人员。那时每次见到飞儿姐姐从我们身边走，都会有大人指着她，反面教材一般教育我们，这不是好姑娘家的穿着。我却不那么想，我觉得她很有性格，对了，我穿的第一双高跟鞋还是她送的，是一双金边细带的小高跟。是在我参加合唱比赛时，为了搭配我的小洋装，她买给我的。那时侯她是学校特邀的钢琴老师，别的同学都有漂亮的小高跟鞋，我娘却说什么也不肯买给我，说是小小年纪穿那么高的鞋影响发育。她陪我去商场挑选，然后就选中了那双金边细带小高跟。那年我十四岁，第一次穿高跟鞋，觉得自己顿时高了一大截。她告诉我，每个女孩都该有很多漂亮的高跟鞋，它能让我们抬头挺胸，气势压人。所以，你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都是蹬着小高跟，把腰板挺的直直的。

第1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8)

重又给她倒了杯纯净水，我说：“飞儿姐姐，最近有些胖了呢。”

她低头笑笑，“是有了。”

我把眼睛瞪的溜圆，“有.....有了？”

她低头摸了摸肚子，“对，有baby了。”

我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用手搔了搔头，心里琢磨着，没听说她结婚了啊。她笑着看看我，“我是未婚妈妈。”我忙收起自己的满脸疑问，“现在未婚妈妈很流行啊，奉子成婚的更是不计其数呢。”

“那我比较帅吧，我是独身的未婚妈妈。”

突然不知该说些什么，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多少女人在感情上受了挫折，万念俱灰，寻死觅活。那些流泪的，掩面痛哭的、暗自神伤的更是不在少数，然而像她那么坦然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几个月了？”我说。

“三个月了。”

我轻轻的把手覆盖在她的肚子上，“会在里面跳舞吗？”

她笑，一副很满足的样子，“弹钢琴给他听的时候，会跳呢。”

“哦，对了，那你要自己换灯泡吗。”

“我没问题啊。”

“什么没问题，你现在是两个人了，要注意才是啊。”

我站起身，“你等着”，然后朝书房走去。

开门的是一个额前挑染着几捋金发的大男孩，一身得体的休闲装加上儒雅的笑容，让人眼前突然一亮，“hi”他说。

我傻傻的举起右手，“hi，我找我爸。”他笑着闪身，把门完全打开，让我进去。

老爸给我介绍，他左手坐着的是刚刚从英国回来的唐叔叔，右手站着的是他的儿子唐吉德。我扑哧笑出声来，看了一眼刚给我开门的这个小海归，心想，怎么不叫唐吉柯德呢。唐叔叔问我笑什么。我忙

摆手，“没事，见您高兴的。”我跟老爸说，要用一下小扶梯，然后搬着它走了出来。小海归跟在我的身后，“我来帮你吧。”我冲他眨眨眼，毫不客气的把梯子转给了他。

跟着飞儿姐姐回了家，进家门，迎面是一副巨型照片，占据了整面墙，上面弹钢琴的女子，手指在琴键上弹跳，她低着头，露出浅浅的笑。照片底下写着漂亮的英文字：FLY。小海归看看我，又看看她，点着头说：“sobeautiful。”我用胳膊肘碰碰他胳膊，“喂，要给你找个盆接口水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劳驾你帮我找的。”

我瞪了他一眼，真是厚脸皮的家伙。

“卫生间在那边，你会换灯泡吧？”我说。

他把右手握拳在胸上捶了捶，“交给我吧，没问题。”

真没想到小海归三两下就把灯泡换了，从飞儿姐姐家出来，我问他：“没想到你还会干这种活”。他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会干的还不只这些呢，刚到国外的时候我自己生活，爸妈那时侯还在中国，我什么事都要学着自己来。”

“恩，算你强。”

“可是，她看起来好象是怀孕了，她自己生活吗，老公跑去哪了？”

我瞪了他一眼，“海归也那么三八吗？”

他耸耸肩，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所以说，男人都不可靠，把人家肚子搞大就拍拍屁股走了，喂，小子，你有没有把人家肚子搞大过？”

他诧异的看着我，“没想到现在国内女孩说话也瞒直接的嘛，我比较注意安全防护，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扭过头去，嘘着眼看他，“你老实交代，你来我家是不是要和我相亲的？”

他哈哈大笑，“你真是个透明的女孩子。”

我低下头，把衣服抻了抻，“告诉你哦，别想打我什么鬼主意。”

他边笑边伸出手，“OK，OK。”

我是在饭桌上听说唐叔叔这次回来主要想开发英语培训市场，申奥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回国搞开发的信念。据说唐吉德最近一直在研究各个培训中心的运营情况，寻找合作单位。我低着头杵着面前的八珍豆腐，琢磨着，按国内现在的培训机构来说，ST应该算是属一属二了，但ST培训不只以培训英文为主，再说资本家不会为一个项目而忽略其他几个学科的，‘几手都要抓，几手都要硬’是他的一贯作风。席间，唐叔叔问我的意见，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笑笑说，你只要告诉我ST有没有发展空间就可以了，其他的交给吉德来办。我低下头继续杵眼前的那盘豆腐，切，你以为你家儿子真是唐吉柯德呢。

第1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19)

饭后跟老爸谈起此事，我卧在沙发上，削着苹果对老爸说：“没戏，资本家不是那么好说服的人，想当初多少家合作单位想跟他一起搞英语培训项目，就是看中了他那块黄金宝地，和已经打出去的好名号，他就是不肯，那么一个喜欢吃独食的人，怎可能轻易的把自己的半杯羹分给别人，更何况是一个刚刚游回来的假洋鬼子呢。”

老爸摆摆手，“你可别小看那小伙子，人家18岁就拿下了MBA，20岁就为他父亲赚了‘一桶金’呢。”

我咬了口苹果，瞥瞥嘴，“就那小海归？”

老爸点头，“就那小归。”

我拿刀划着刚削下的苹果皮，“这到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把资本家搞定不比拿MBA简单，在ST工作了那么长时间，资本家的行事风格我是了解的。”

老爸点了根烟，放在嘴边，“那就要看这小子的本事了。”

“哎呀，你们爷俩在家也谈工作”，老娘端着水果盘过来，坐在老爸旁边，“你就不会关心关心你闺女的个人问题。”

老爸站起身，“我看你是瞎操心，我们闺女那么棒，还愁嫁不出去吗。”

我冲老娘扬扬头，“就是。”

老爸冲我使了个眼色，我乖乖站起来跟他进了书房。

书房的案板上堆了一堆学术资料，我说：“您的书，这回有望出来了吧。”老爸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现在像这种学术的书基本没什么市场，反到不如小孩子写的那些青春小说来的容易。”

我望着那堆资料寂寞的躺在书桌上，张张发着寂寥的声音，老爸一直从事教学工作，退了休在家整天研究这些东西，写成书，费心费力，没捞到一点好处。听说，出版社说这些东西没有市场，要出也要自费出版。老娘让他去找找他的学生，老爸教出的学生如今也各个成

了气候，有一个人肯出来投资，这些东西就不用像垃圾一样躺在那里了。可是谁都知道老爸清廉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让他为这去求人，那是绝对说不通他的。他对我说，“丫头，这些都是闲着攒下来的字，自己娱乐娱乐也就够了。”我听着，鼻子突然就酸了，我知道他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那些东西就像他孕育多年的孩子，他那份想让它面对世人的期待是不言而喻的。

我拍了拍老爸的肩膀，“放心吧，老爸，您那么棒，伯乐正在不远方的等着您那。”

老爸笑着捏了捏我的鼻子，“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有什么感想啊？”

我赶忙低下头，“最近ST的工作太忙，这几天又要考级了，实在没什么时间静下心来读读书。”

老爸伸手戳了下我的脑门，“别找借口了，你呀，就是贪玩，是不是交朋友了，恩？”

我扭过头去，“哎呀，老爸，您怎么跟老妈似的，每天整的跟奸细一样。”

“去，不许这么说你妈。”

我眨眨眼，偷笑的冲他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中一直回荡着老爸的身影。一个月不见，恍然觉得他老了，鬓边的几根白发突兀的挺立着，让人看了心里一紧。打电话给老狐狸，想让他帮忙给老爸的书投资，可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恍然觉得，对于这个男人，我也不是完全的无所顾及。其实我要找的那个男人到底是一个在物质生活上可以完全依赖，还是一个在精神上可以一起追求灵魂的进步呢？如果二者必须则其一，我选择后者，如果思想上不能达成共鸣，我宁愿选择不要。

18、

考级在即，学生们各个严阵以待，他们的努力我是看得到的。有时候也跟sunny抱怨，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什么要以考试来衡量一个学生

的价值呢，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好孩子。Sunny说，你以为没有考试来约束他们，他们还会像现在这样认真努力吗。我无言以对，想到自己当年如此痛恨高考，烦躁时把书扔的满地都是，最终不也是乖乖收起自己的满腔怒气，日日挑灯夜读，才钻进那座象牙塔的吗。

作为老师，我要做的就是安抚学生的情绪，让他们抱着平和的心态参加考试。考级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我对同事说，想当年自己的几次大考都没这么紧张过，如果可以，我真想替他们考了。同事说，你平常那么用心，他们一定没问题的。我双手紧握，我的神啊，我的上帝以及老天爷啊，不管谁听到我的祈祷，请保佑我那群可爱的学生吧。

第2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0)

还是出了事情，小胖子在考试时被电子狗搜出携带手机，还未开考就被监考老师轰出了考场。办公室里，小胖子低着头，一言不发，别的老师从他身边走过时，摇摇头，又摇摇头。

我看着他，“为什么这么做，考场的秩序你不会不知道吧，告诉我，你存什么侥幸心理？”

他把头埋的很深，“没有。”

“那进考场时为什么不把手机上交？”

“忘了。”

我愤怒的站起身，右手指向门口，“出去，你太让我失望了。”

资本家下了死命令，像这种作弊的学生往年也是有过的，作为处罚将不能继续呆在ST学习。我对主任千求万求，说小胖子不是那种孩子，说他只是忘了上交手机而已，说以他的能力这回考级应该没问题，他不会作弊的.....说到最后主任拍拍我的肩膀，摇了摇头。他在监考老师三令五申之下没交出手机是事实，明知道被抓到后会按作弊处理，他还是那样做了，学生作弊本就是恶劣的行为，做了还死不承认更是罪上加罪。知道小胖子被开出ST是铁定的事实，突然觉得自己沮丧极了。想到上中学时，有次期末小考，后排的男生交卷时往我桌子上扔了张小纸条，监考老师走过来打开，是一连串的英文字母，他认为那是铁定的选择答案，认为我和后排男生联合作弊。我说我没有。他逼着我承认，最后给我一个选择，承认，留下来继续答题，不承认，拿东西走人。我满腔委屈，点了点头，却再也坐不下去，提着书包出了考场。我的那门成绩被记成零分，错过了那年的一等奖学金。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天所受的委屈，发誓如果自己有天当了老师绝不会这样怀疑自己的学生。可是，如今，我是怎么了，虽然心里是向着小胖子，但不得不承认，当事实摆在眼前时，对他，我却有几分的不信任。

再次回到教室时，小胖子已经在收拾自己的东西，耳朵上挂着MP3的耳塞，同学们站在一边不知说什么才好。我走过去，递给他一个U盘，他抬头望了望我。

“拿去”，我说。

“这是什么？”

“都是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本想等你考完，作为奖励送给你的。”

他看着我，眼圈突然就红了，伸手推开我，“我不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叫着，小胖，别这样嘛，小胖。

我把他的书包从肩上拉下来，“听着，胖子，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是我作弊了，是我给ST，给你们抹了黑，我.....”他抽囊了下鼻子，用手噌了噌，“我走。”

“臭胖子，亏我一片苦心天天陪你们‘抗战’，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

他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朱丽雅老师，你知道被自己最信任的人伤害的感觉吗？”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小胖子走了，考级完毕，英语培训班照例放假一周，我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马老师劝我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学生来来走走本也是平常事，何况是他自己作弊被抓，怪不着别人。我听后抬头恶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她悻悻的把头扭向别处。

19、

考级的这两天一直没见到老狐狸，这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到他的公司楼下等他，见他从大厅里走出来，打电话给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电话还未拨通，就见到了让我目瞪口呆的一幕。小甜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上前就跳到了他的身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一通亲吻。他四处看了看，赶忙把她从身上抱下来。顿时间，我俩腿发软，拼命把眼睛揉了又揉，没错，是他们，就是他们。我该昂着头从他们

身边走过，我该骄傲的冲他笑一笑。可是那时的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像小偷一样躲在角落里窥视着他们。

从他的公司大厅走出来，我大脑一片混乱。打了个车，晃到柳林的酒吧里，柳林不在，我突然像个迷失的孩子，坐在吧台上，一边喝酒，一边掉眼泪。好在伙计们都认识我，由着我闹，在这里没有人敢趁机占我便宜。打电话把sunny找来，我拿着酒瓶子勾着她的脖子在舞池里狂舞。Sunny不劝我，只一个劲的陪我疯。我笑着拍着她的头，“姐们儿，还是你好，你不会骗我，不会骗我吧？”她在笑，但我分明见到有泪光闪过。

第2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1)

柳林回来时，我感觉自己整个身体已经轻飘飘的像要起飞。他拿热毛巾给我敷在头上，我把毛巾抓到一边，“我是不是不够可爱？”他不语，重又换了块毛巾给我敷上，我再把它扔到地上，“我他妈问你话呢，我是不是不够可爱，恩？是不是？”他把我扶起来，靠在肩膀上，“在我眼里，你最可爱。”然后我就哭了，趴在他的肩上汹涌的哭，我说，你别管我，把你的衬衫弄湿了，我明天再给你买一件新的。他轻拍拍我的肩，“最次，我也要件普莱诗的。”我流着泪说好，然后冲他肩头狠狠咬了下去。

柳林把我和sunny送回我家。室友不耐烦的情绪终于得到爆发，她说，“怎么又喝这么醉回来？”我仿若没听见，招呼柳林进来坐，却被她挡在了门外，“他不许进来！”我满腔怒火，“这里是我家，为什么他不许进？”柳林摆摆手，“算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偏不，硬拉着他的手，“进来，这里是我家我说了算，你怕什么。”眼看着室友被气的脸暴青筋，sunny在一旁拉着我，“你醉了，甭嚷嚷了，赶紧放人家柳林回去吧。”我甩开她的胳膊，“甭他妈拉我，柳林你给我进来，进来！”室友长叹一口气，“亏他（老狐狸）每天那么担心你，你看你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听到他的名字，我更火了，暴跳着，“甭跟我提他！”大家都被我吓住了，sunny连拉带拽把我弄到了卫生间，我一通呕吐。吐完就合衣躺在浴池里拿喷头冲澡，sunny嚷嚷着，“哎呀，你是真的醉了，快起来，快起来呀。”我知道自己的意识清醒的，老狐狸和小甜的脸不断在我大脑里徘徊着，徘徊着。

趴在卫生间里吐了又吐，睡不着觉，半夜四点爬起来上网。见到写情书的网友ＭＳＮ上的签名改了：爱，是微笑过后的荒凉。

我看着，心突然就疼了。

在MSN上震了他一下。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在哭。良久，他打过来一行字：在人生这众多的苦难和荒谬中，眼泪又能做些什么

呢?

我回：是啊，眼泪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说：那你应该知道，眼泪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我说：除了眼泪，我还剩下什么呢?

你那个死党朋友呢？他不是你的护花使者吗?

想到柳林，想到小甜和老狐狸亲昵的样子，我心里狠狠疼了两下，一下，又一下。该不该告诉柳林呢，他对她是那么的疼爱有佳，他知道后会怎样呢?

我对写情书的网友说：当一个人无法自救的时候，他还会救他的朋友吗?

他回：我也说不清。不过，答应我，别再流泪了，好吗?

我说：好，我尽力。

从网上下来，我在床上辗转反侧，sunny轻声的呢喃着，像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爱情，真好似一场赌博，几家欢喜几家忧。再转身时，sunny突然握住我的胳膊，我转头，“你吓死我了。”

“你在挂念他吗？”她微闭眼睛问我。

“谁？”

“老狐狸。”

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喂，你是睡着还是醒着？”

她懒洋洋的把我的手拨开，“废话。”

我把吊膀子的睡裙抻了抻，“没有。”

“妞，你会撒谎喽。”

“一点点吧。”

她凑过来，“爱他吗？”

“不知道，什么是爱，我原以为我是爱大学老师的，可千帆过尽，回过头来再去审视那段时间的感情，就像一个小孩子崇拜他的父亲一样，根本算不上爱。”

她突然坐起身来，把靠垫放在背后，“那老狐狸呢，对他是爱吗？”

“不知道，你对你那位是什么感觉的？”

“恩，就是每天想见到他，想跟他黏在一起，有一天不见就觉得不自在，彼此想的受不了。”

我睁大眼睛瞪着她，“喂，你没发烧吧。”

她暧昧的笑，“我的小傻瓜，这就是爱情。”

我摇摇头，“我看你像是发情。”

她拿起靠垫冲我砸了过来，“我问你呢，你对老狐狸是什么感觉的？”

“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轻松，有什么事都想告诉他。”

第2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2)

“那他对你呢？”

“不知道，很关心，也很照顾，就像.....就像爸爸对女儿一样吧。”

“靠，现在是让你找情人，不是让你找个爹。”

我把她扔过来的靠枕又给她扔了过去，“滚一边去，说什么呢。”

“那今天是为他哭吗？”

“也是也不是。”

“怎么讲？”

“我今天见到他跟小甜在一起，很亲昵的样子。”

她突然睁大眼睛，“小甜？柳林那个小甜？”

“恩。”

她暴跳，“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叫她安分点的。”

“你私下见过她？”

她摆摆手，“那个小骚货，你以后不要对她太好，她不是个好玩意儿。”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说。

“你甭管了，总之，以后离她远点就是了。”

我重又躺在床上，无心搭理她们那些所谓的私人恩怨。我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我对老狐狸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如果不爱，为何当见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心里如此的不痛快。那么，小甜，小甜在这场剧目中又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

20、

撑着发沉的脑袋去上班。培训中心，一个身材消瘦的男人走进办公室，“请问，哪位是朱丽雅老师？”我站起身，“请问，您有什么事？”

男人上来拉住我的手，“您就是小雅老师吧。”

马老师颠过来，“喂，喂，这位同志，有事说事，甭跟这拉拉扯扯的。”

男人不好意思的放开了我的手，“我是李发达的父亲。”

马老师提高嗓门，“谁是李发达？”

我回头冲她使了个眼色，“就是小胖。”

她缩了缩脖子，向我点了点头，“哦。”

老实说，单看这爷俩的“门脸”，真不像使用着相同的DNA。男人坐在椅子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小雅老师，求您救救我家发达吧，最近他颓废极了，都怪我啊，都怪我。”说着，男人还不断捶打着自己的头。我赶忙站起身，“您这是干吗啊，咱有事说事，什么事都是可以解决的，小胖，哦不，发达他出什么事了？”

“我家发达从小就没有母亲，在他四岁时他妈就跟人跑了，我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

“恩”，我冲sunny皱了皱头，sunny冲我扬了扬脸。

“最近公司派我出国，为期三年，发达知道后跟我又哭又闹，也是，这孩子从小就没离开过我，我是又当爹又当娘的把他拉扯大啊。”

我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发达他到底怎么了？”

“您听我慢慢说啊。”

我点头，“好好，您慢慢说。”回头又瞅了眼sunny，那妞拿教案挡着脸，我能想象此时在教案后面的那副嘴脸，不定怎么乐呢。

“就因为不想让我走，在前几天的考级中，他故意让老师抓住，他以为这样我就走不了了，因为我要出来为他收拾残局。”

我心里猛的一震，其实小胖子还是个孩子，想要挽留住自己的父亲，只是用错了方法。我望着小胖他爸，他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马老师反到一抽一抽的拿着面纸抽泣起来，嘴里还不停的嘟囔着，“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在办公桌底下给了她一脚，她瞪瞪我，又瞪瞪小胖他爸，呜呜的掩面跑出了办公室。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说。

“唉”男人叹了口气，“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小雅老师，拜托您了，去劝劝他吧，他在家总跟我提您，就喜欢您，您的话他一准能听。”

我点了点头，“好，把您的地址给我，我下班就过去。”

送走了小胖他爸，我在走廊里见到满脸泪光的马老师。

“行了，甭哭了，当初是谁跟我说，小胖自作自受的。”

马老师抽泣着，“人家，人家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些吗，他爸太伟大了，我突然想起了我爸，我爸也是这样从小把我拉扯大的，一把屎一把尿，又当爹又当妈，又.....”

我皱了皱眉，“都够不易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下班先去他家看看。”

第2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3)

她抹了把脸，“我也去。”

“你去干吗，甭跟着添乱了。”

“你怎么这样说呢，我作为小胖子的美术老师，关心一下他也是应该的嘛，我.....”

我摆摆手，“行了，行了，一起去，一起去。”

资本家的规定，每日朝九晚五，按时按点上下班，即使没有课也要在办公室里坐班。好不容易耗到五点的铃声响起，我拎起早已收拾好的包就往外跑。刚出门口就和主任撞个满怀，主任皱着眉问我做什么，我抚着肚子说，“您赶紧让开，我急，我急啊。”主任赶紧闪开身，“解决完，来会议室开会。”

“啊？”我一手抚着肚子，一手伸出腕子上的手表来给他看，“这都下班的点了。”

主任把地中海似的脑袋瓜子轻轻一甩，“这是上头的意思。”

我跺着脚在厕所逛了一圈，咬牙切齿的上了楼。

主任说的没错，今天主持会议的确实是资本家，不过里面坐的全是ST的英语老师，资本家腆着大肚子坐在主座上，旁边的新小秘忙着端茶倒水，偶尔还抬头给资本家抛个媚眼。

“真恶心，”Sunny看看小秘，冲我眨眨眼。我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在底下小声嘟囔着，“人家波比你大，大波就是了不起。”然后俩人在底下边乐边互掐着对方的大腿。

看这阵势，我本以为会针对小胖子的作弊来个小型讨论，没想到的是，会议刚开始，办公室里进来一个衣装笔挺的年轻人，年轻人的头上还挑染了几撮黄发，很淡，但在会议室洒进的余辉下泛着金色的光。Sunny轻轻在我耳边发了一口气，“帅”。资本家介绍，面前的年轻人名叫唐吉德，刚从英国回来，目前正准备与ST做合作项目。同事们开始在底下窃窃私语：这小子什么来头？老板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

开始搞起合作了，不像他的行事作风哦.....资本家欠了欠身子敲了两下桌子：安静，先安静。唐先生给我带来两套新教材，我看过了，挺不错的。尤其重要的是，其中一套还是针对少儿做的，我们ST一直做的是青少年的英语培训，年龄大都在15--20岁，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套教材恰好弥补了我们这个空缺，里面有针对6——15岁儿童设计的口语以及读写训练，这为我们培训市场又打开了一个窗口。虽说ST不是专门的英语培训机构，但唐先生跟我说了，只要和他合作，他将把版权代理交给ST。

“没错，”年轻人开始说话了，“有了这两套教材的衔接，我们ST一定比专门的英语培训机构更专业。”

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你能保证我们ST是独家代理？”

“全国独家，放心。我认识编教材的几位教授，而且彼此沟通的很好，另外在编写第二套教材时我也参与其中，主要针对中外不同文化而设计。”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和我们ST合作？”

“呵呵，这个问题问的好，因为我看中了ST的好口碑，虽然不是专业英语培训机构，但ST在业界的口碑是相当不错的，这些在我回国以后就进行了详尽而周密的调查研究。”

我站起身，“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干？”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小秘在座位上干咳了两声，我偷瞄了眼资本家，他皱着大眉头，脸色铁青。

“恩，这个嘛，我刚回国，对国内的一些动态还不是很了解，我认为找一个好的合作单位会更好一些。”

我接着拍着桌子，“那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喽？”

他笑，“也可以这么说”。

我不依不饶，“等你长成参天大树会不会把ST甩了？”

“我说了，我入股ST的那天就是ST拿到教材全国独家代理之日，用句俗语说，我们现在都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幛，ST在我在，ST亡我

亡。”

小秘带头起来鼓掌，“说的太好了。”

资本家笑着站起来，“各位老师还有什么疑问吗，我已经定下来了，正式接受唐先生的合作意向。”

我站起身走出会议室，老爸说的对，唐吉德真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能想到用新教材填补年龄空阶，用代理权来吸引资本家，真是天才之举。在这点上，不得不承认，唐吉德真是花了心思，看他针对各个培训机构做出的研究图表，对不同地域生员的了解，显然看出，他真不是我想象中的在老爸翼下成长的绣花枕头。

第2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4)

看了看手表，下班已经一小时了，马老师拉着我的胳膊问我，资本家找我什么事，是不是要给英语老师涨工资。我无奈的摇摇头。资本家一向抠的厉害，出了名的铁公鸡，除了频繁更换小秘，我就没见他在ST搞过什么动静，涨工资也是主任一申再申才能申请下来。

我转头对马老师说："放心，涨工资首先给你这大美女涨。"

她低头笑笑，"我可不是靠姿色吃饭的哦。"

"对，你是实力与姿色共舞，智慧与美貌共存。"

她拉着我的胳膊，"我就知道小雅老师最有眼光。"

从培训中心出来，老狐狸倚靠在车旁冲我打了个响指，我的心突然就慌了，装作没看见，继续跟马老师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马老师用胳膊肘推推我，"喂，你的'好男人'耶。"我从大理石台阶上下来，"来找我吗？"

他笑着上前去捋我的头发，我马上往后退了两步，"您有什么事？"

他往前跨了两步，"怎么啦，态度这么冷淡。"

"如果没事，我先走了，我今天还有约。"

"约了哪个小帅哥？"

我四下看了看，一把抓住了刚从培训中心走出来的唐吉德，"就是他。"说完冲唐吉德猛眨了两下眼。

"哦，对，我们今天有约，"这小子反应还真快，"要一起来吗？"

老狐狸看了看我，"不用了，好好玩，我晚些再找你。"

"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要来找我了。"

他把车门打开，"晚些见。"

看着老狐狸的车渐行渐远，我才把唐吉德的手放开，"喂，别想趁机占我便宜哦。"

他整了整西装，"现在好象是你在占我的便宜吧。"

我白了他一眼，拉住已经在一旁看呆的马老师，“我们走。”

21、

小胖家是近郊的一处小别墅，别墅不是很大，但装修的很讲究。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楼大厅的正对面，茶色的玻璃罩后一堆碟片排放整齐，小胖他爸说，那些都是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同期唱片，我仔细看了看，碟片下面还放着一台留声机，总体看起来很复古的样子。

小胖的房间在二楼，我让马老师和小胖他爸在楼下等，我去跟他沟通。显然，小胖是知道我要来的，躺在凌乱的小床上，用被子裹着头，不出声音。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拍了拍他的屁股，“喂，起床了，胖子。”他转了个身，没搭理我。我起身在他房间溜达了一圈，发现写字台上除了一堆影碟，还放着两个闹钟，一个北京时间，一个美国时间。我的鼻子突然就酸了。

“你曾问过我，被自己最信任的人伤害是什么感觉，我现在告诉你，”我说。

小胖仍就一动不动。

“最爱的人，往往伤我们最深，如果你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那么你想用同样的方法再伤害同样爱你的人吗？你爸找过我，他伤心极了，他对我说，你是他的全部，全部的意义你明白吗？你是他的心情，他的工作，他的未来，甚至于他的生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你忍心伤害他吗？”

他抚着被子抽泣着，我上前把他的被子拉下来，他早已泪流满面，本来虾米大的小眼，这回连那道缝儿都看不出来了。

他用手抚着脸，“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现在留不住他，就连ST，ST也不要我了。”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爱爸爸并没有错，但却用错了方法。”

小胖子眯着小眼睛看着我。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也有啊。想当年我上高中时暗恋上了班里的一个男同学，喜欢他，又不敢告诉他，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拼命给他介绍女朋友。”

他抹了把眼泪，“为什么？”

“因为不确定他是否喜欢我，每次看着他拒绝那些对他仰慕万分的女同学，我的心里就格外开心。”

“那后来呢？”

“后来他和女班长好上了，很多年后的一天，我遇到他，他问我当年为什么总介绍女孩子给他，他说其实他一直都喜欢我。”

“那他为什么和女班长好了？”

第2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5)

我叹了口气，“因为他以为我不喜欢他，所以才会不断给他介绍女同学呢。”

小胖把眼睛睁开一些，这会儿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全部注意力都投在我和那位男同学的故事上了。“那你有告诉他，其实你当初也喜欢他吗？”

我摇摇头，“没有。”

“为什么？”

“过了那么久了，他已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他，我也不是他倾慕的那个我了。”

小胖搔了搔头，“好深奥哦。”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所以，有什么要跟爸爸说出来，不要乱甩自己的小心眼儿，结果往往反倒会弄巧成拙。”

小胖点点头，“知道了。”

我起身，“那就好，也不枉我跑这一趟。”

他突然拉住我的胳膊，“你和那男同学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我皱皱眉，“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和爸爸搞好关系。”

“可是，可是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啊。”

我把手指放在唇边，“嘘，喂，胖子，要为我保守秘密。”

他点点头，伸出右手打了个OK的手势。

从小胖家出来，马老师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最后终于憋不住问我，“我还是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会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介绍女朋友，换作是我，见到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生气还来不及呢。”

我大笑，“哼，就知道你会上去偷听我们讲话。”

她憨笑着，“嘿嘿，我也是关心小胖嘛。”

我摇了摇头，没再说话。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以为那故事是真的吗？”

“啊？是假的？”

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我没告诉小胖，其实当年那个男同学选择和女班长在一起，是因为女班长是我最好的朋友。爱永远与其作为对立端的恨走在一起，在爱里，我们脆弱，又顽强；记仇，也宽容；原谅，也报复。男同学不喜欢我做的这一切，女班长不如我漂亮，不如我聪灵，但他要让我看看，她的身边有了他，她是何等的骄傲。我问马老师，故事里的女孩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马老师摇摇头，“爱是一种特奇妙的东西，有时你自己都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

我拍了拍马老师的肩膀，“我们去喝一杯吧。”

她眨巴着大眼睛，“这算约会吗？”

我推了她一把，“喂，我的性取向很正常哦。”

她大笑，“我也正常的很呢，走吧。”

22、

出了郊区，进了市中心，选了一家酒吧。马老师说，听说你的朋友在开酒吧，我们去那里好不好？我的心里一沉，那天以后我有点怕见到小甜，更怕见到柳林。我不知该怎么面对他，从小一起长大，他一眼就能读出我脸上的晴雨表，那么，我该不该告诉他小甜和老狐狸的事呢？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我对马老师说：“总光顾柳林的酒吧，腻了，换家不是更好。”

她不依，“我还没有去过呀，带我去看看嘛。”

我只好顺从。

服务生照例给我上了一杯马天尼，然后告诉我，今天老板不在。我长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马老师早已按耐不住，奔向舞池，这会

儿，她的大屁股终于有了发挥余热的用武之地。我在吧台和调酒的混血ABC聊着天。

“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吗？”我说。

ABC伸手指指那边台子上的女人，“喏，大肚子女人天天泡吧，还经常和男人吵架，刚才还爆发一场战争了呢。”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个人怎么那么像飞儿姐姐。灯光突然暗下来，怎么也看不清了。我走过去，试着叫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看到我先是一惊，然后露出招牌式的恬淡笑容，“你也来这玩啊”。

“你不是有宝宝了吗，来这里不会太吵吗？”

她笑笑，“要喝一杯吗，我请。”

我看着她，现在的样子和那天在家里见到的那个幸福的准妈妈简直大相径庭。“你不能喝酒吧？”我说。

“我不喝，请你喝总可以吧，怎样，赏不赏脸？”

第2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6)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呷了一口面前的马天尼，“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她仿若并没有听到我的问话，“我最近在温习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恩，”我附和着。

她突然抬头望向我，“你觉得安娜做的对吗？”

我心里一震，“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被哪个狠心的王八羔子甩了，才成为单身妈妈，偶尔想起来，还会觉得我挺可怜的，是不是？”

我摇头，“没有，我没那个意思。”

“呵呵。”她摆摆手，“无所谓了，反正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可怜目光。年轻时收敛的是轻视，现如今收到的是怜悯。”

“你何必要这么说自己呢？”

“不过，我要告诉你，小丫头。不是男人不要我，而是我甩了他。他说要娶我的，要陪我和宝宝过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是我不行，我发现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心里爱着另一个男人让我怎么嫁给他，所以，呵呵，我把他甩了。”她突然拿起我面前的酒杯，仰头灌了下去。我忙站起来抢过她手里的杯子，“你是有宝宝的人了。”

“呵呵，是啊，我是有宝宝的人了，可是，你知道吗丫头，这个宝宝不是我爱的那个男人的种。”

“毕竟是一段感情的结晶，既然决定要他，就应该好好对他。”

她站起身，摆摆手，一摇三晃，“不说了，不说了。”

我上前扶她，“我送你回家吧，飞儿姐姐。”

她把我的手打开，“干吗，还真把我当废物了，恩？”

“没有，没有。”

“那就走开，我认识路。”

她走了，酒吧调酒的ABC告诉我，她最近经常光顾这里，有时会有男人陪她来，那时她的情绪就会很好。一旦自己来，就会和这里的客人吵架。大家看她是孕妇，也就很少计较了。我摇摇头。在爱情中，其实女人要求的快乐很简单，甚至微乎其微，就像沙里的金子一样不易发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的眼里只看得到痛苦，只看得到沙子。然而，心情好的时候就只看得到欢乐，看得到金子了。

22、

我常常在想，上帝赐给一个女人聪明的头脑，到底是一种恩赐，还是一种惩罚。明明知道是谎言，是欺骗，还要装作一无所知，然后把自己的温良情绪保持的很好。一旦露出了破绽，还要装作一副很宽容，很大度的样子。

Sunny说，女人的太过精明不是好现象。幸福的往往都是不知所谓的傻女人。

老狐狸真的在家等我，看到我进门，本来和他聊的火热的室友招呼了一声，进了房间。他走到我身边，“你喝酒了？”

我抬头望着他，“你和小甜是什么关系？”

他楞了一下，“你喝了多少？”

我一动不动的瞪着他，“你和小甜到底是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不适合谈这个话题，等你酒醒了再说。”

我牵动嘴角，笑了笑，伸出右手指向大门，“滚。”

老狐狸走了，室友从房间里走出来，“你不该这么对他，他等了你一个晚上。”

我栽倒在五指沙发上，“你管的还真多，那你为什么不去管管他，让他别和别人的女朋友乱搞。”

“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只知道，只知道.....算了，”她摆摆手，“你今天又喝了不少，早点休息吧。”

我噌的坐起身来，“站住，你给我说清楚，你只知道什么？”

她转过身，“看来，我再没有留下来的必要，我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

“呵呵，搬？搬去哪里，要搬去和他一起住吧，老狐狸还真是有魅力啊。”

她摇了摇头，“你还真是糊涂啊”。说完便用力带上了自己房间的门。

我在五指沙发上转了个身，扯下身上的胸衣，头疼欲裂，搞不清自己究竟想干些什么，酒精彻底把我催化成一个自私刻薄又斤斤计较的小泼妇。是的，我嫉妒，对我而言这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三个字，因为这嫉妒，我无法在他面前再假装大度，因为这嫉妒，我只能胡乱找借口发脾气。小时侯因为嫉妒奶奶买给哥哥的变形经刚，我一连发了好几天的脾气，躲在房间里弄坏了自己所有的玩具。后来遇到sunny，和她成为好朋友，每当我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她都给我归结为：女人每月都会有烦躁的那几天。其实，我是在嫉妒。

第2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7)

23、

再次接到柳林的电话，他的声音沙哑了很多，我问他最近都去了哪里。他笑，“我去了乡下，买了一个处女的初夜。”

知道他是玩笑，但还是忍不住心疼了一下。“够了吗？”我说。

“不够，因为我发现再抛多少银子，也买不到她的第二次初夜。”

“何不换个人呢？”

“呵呵，我去年在意大利旅行时看上一个相机，自那以后我发现所有的相机都比不上它。在我眼里，好的东西，一辈子只能遇见一次。”

我无话可说。从培训中心下了班，去他家找他。他来开门，几天不见，他整个人突然憔悴了许多，嘴唇干裂，没有血色。我上前抱住他的肩膀，“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帅。”

他轻轻把我推开，“喂，丫头，别趁机占我便宜。”

“因为小甜？”

他摆了摆手，“别再提她。”

“为什么不提，伤口捂的深了迟早会腐烂。”

他在茶几上摸索，找不到烟，最后在堆满烟蒂的烟灰缸里找了半根烟，点燃，“你是来安慰我的吗？真及时，我被人甩了。”

“她又看上了别人？妈的，这个小骚货，你对她那么好，哪棵大树好乘凉她靠哪棵？”

他吸了口烟，从嘴里吐出一个烟圈，眯着眼，摆了摆手，“爱情这玩意儿，合则来，不合则去，没有嘛大不了。”

我踢了他一脚，“那你干吗做出这副死德行。”

“最近股市不景气，赔了点钱，呜呜呜，我快成穷人了，朱丽雅。”他抓住我的手，假装在哭。

我把手抽出来，又给了他一脚，“穷死活该。”

和柳林认识那么长时间，第一次见他那么颓废，虽然他不说，但我知道，他爱小甜，可是爱情似乎很难找到合适的天平，一方付出越多，另一方轻视的越厉害。所以无论你付出多少，也难免有天会流落荒野，踽踽独行。

24、

室友真的搬了出去，临走时把钥匙和这个月的房租放到茶几上，留的最后一张条是：东西都放到了茶几上，再见，保重！

我靠在五指沙发上，觉得厨房空了，卫生间空了，客厅空了，最后感觉自己的整颗心都空了下来。一直以来，我不知她为何那么介意我对老狐狸的态度，如果这也是一种嫉妒，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来挽留她呢。

唐吉德正式和ST签了合作合同，聚餐那天，唐吉德成了ST的焦点人物。马老师俩眼犯着桃花对我说："他简直是件艺术品啊。"

我冲她笑笑，"可是我对这种小海归仍就没什么兴趣"。其间，资本家领着小海归一一介绍，马老师伸出肉手，笑的很甜，"你好，唐先生，我姓马，呵呵，那个，我是美术老师，但还是很高兴以后能和您一起工作"。他伸出手，露出儒雅的笑容，"很高兴认识您，马老师，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我在一旁瞥着嘴，他还真能装。他转头看向我，"也请小雅老师多多关照喽"。资本家摸了摸半秃的脑门子，"你们以前认识？"

"不认识"，我赶忙否定。

他笑，"没来ST之前，我有幸见过小雅老师一面，她贵人多忘事，恐怕已经不记得了吧"。

"哦？真抱歉，我还真不记得了。"

资本家端着酒杯，"忘了也没关系，反正以后都是ST的人了，多沟通，多联系。"

我笑着恶狠狠的瞪了小海归一眼，他眨眨眼睛，向我举起了酒杯。

聚餐过后，有同事嚷嚷着要去KTV继续庆祝，小海归笑着说：“好啊，我请。”我推辞说累了，要回家休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难得老师们都在，不要扫兴嘛。我也只好跟着去了。

要的是市中心最大KTV的VIP包房，我仰头靠在沙发的一角上，听他们纵情高歌，感觉这男男女女不参加超女快男真的可惜了。唐吉德唱了一首‘痴心绝对’，惹得一群女同事又是拍手又是尖叫，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是哪位明星带来的粉丝团呢。其间，他说要找一位女老师跟他合唱，大家起哄让我跟他搭档。我抚着肚子说：“我有点急，要出去释放一下内存。”

第2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8)

从包房出来，我在大厅的软皮沙发上坐下来，拐角处的房间里好象有人在打架，声音越吵越大，最后门被踢开，我听见酒瓶碎裂的声音。我怕他们会误伤到我，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来，然后有保安过来拉架，我在人群中恍然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再凑近去看，被保安坚实的胳膊挡在外面。Sunny从VIP包房里出来找我，“喂，跑这看热闹了，我还以为你大便干燥呢。”

我给了她一拳，“刚吃完饭，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

她笑着拉着我的胳膊，“走啦，别看了，这种事情在这种地方每天都会发生。”

我推推她的胳膊，“喂，我觉得里面有个人特像苏小航”。她一楞，踮着脚往人群中张望，“哎呀，人这么多，怎么看得清啊，你别发神经了，苏小航现在应该在英国才是。”

我看着她，“你怎么知道他在英国？”

“哦，我忘了听谁说的，哎呀，回去吧，大家都在等我们呢。”

回到包房我说自己有些不舒服，要先回去了。大家有些扫兴，“我送你吧”唐吉德拿起外套。大家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散了吧，改天再聚。我们一起出了包房，来到大厅，打架的人还没有完全散去。

“靠，有本事你就来，我等着你”。人群中一个年轻人大声嚷嚷着。

我跑上前，那是苏小航，没错，就是苏小航。他脑袋上淌着血，对面站着几个小混混，手里拿着敲碎的酒瓶子。我冲过人群挤到最里面，从包里拿出纸巾抚住他的头，“你怎么在这里，还跟人家打架。”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把我的手推开，“走开，不用你管。”我急了，把包里的纸巾全都掏出来，想给他止血。他反手推了我一把，手正好打在我的脸上，啪的一声，所有人都楞住了。唐吉德冲过来抓住

他的手，“我最恨打女人的家伙。”他瞪着唐吉德，“她活该！破坏别人的家庭，这是她应得的报应！”

唐吉德楞了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别的我不管，以后不许你再碰她，你给我听好了。”然后把他的手甩开，扶起身边的我，“没事吧。”我摆了摆手。没想到苏小航竟如此恨我。

25、

许多天来，我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什么工作都抢着来做，同事虽然什么话都不说，但从他们的奇异目光中，我知道他们在猜测，在怀疑，在不屑。唐吉德见到我也对那天的事绝口不提，我突然有点厌倦这诡异的气氛。

老狐狸一直没来找我，这天，我下班从金街上随便逛，竟遇见了小甜。她主动上前来跟我打招呼，我却像个小偷一样躲躲闪闪不愿正视她。

“小雅姐姐，好久不见了。”

“在柳林的酒吧里，也见不到你了。”我说。

她把脸颊的头发挽过耳后，“呵呵，你应该知道了吧，我和柳林分手了。”

我冷笑，“又找着新的靠山了？”

“小雅姐姐，你是不是特恨我？”

我把小挎包往上提了提，“恩，特恨。柳林是我从小的铁哥们儿，而你，是让我铁哥们儿伤心的人。”

“恐怕，这不是主要原因吧。”

我瞪着她，“你什么意思？”

“你不怪我抢走了你身边的好男人？”

“如果他真是好男人，就不会见一个爱一个，也不会心甘情愿的被你抢走。”

她摇摇头，“小雅姐姐，遇到他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爱，我对柳林那不是爱，那只是一种感动。实话告诉你，他不爱我，但我却愿意

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伺候他。他跟我说他心里已经有了别人，我知道那个人是你。但我不在意，你能像我这样爱他吗，能吗？”

突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摆摆手，“我不想听这些，爱不爱是你们自己的事，与我无关。”

“别生我的气好吗？你和柳林都是好人，我心里清楚。”

“傻子才当好人。”

“别这样说，知道你恨我，但比起你身边所谓的‘正派人’，我比她坦荡多了。”

“喂，不许你这么说我的朋友。”

她摇摇头，“你好自为之吧，小雅姐姐。”

第2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29)

和小甜分手后，我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她究竟想说些什么。

无心思考，独自穿梭在各大商场的品派专柜，在ONLY看上一条浅蓝色的仔裤，刷卡的时候才发现包包被人掏了，里面的钱包、化妆包，就连钥匙包都被人偷了去。好在手机一直握在手里，幸免于难。赶紧打给柳林，让他加急加快的赶来‘救’我。

柳林赶到时，我正在ONLY的试衣间里试着另一条仔裤，看到他来，我在镜前转了个身，“怎么样，不错吧”。他气喘吁吁的栽到沙发上恶狠狠的瞪着我，“听你电话里那口气，我以为你遇见了重大的抢劫事件”。我冲他吐吐舌头，“是很重大啊。”

售货小姐过来对柳林说：“瞧，您女朋友的身材多好。”

他摆摆手，“她像我的女朋友吗？”

售货小姐有些尴尬，咧嘴笑了下，笑的很不自然。

我进试衣间把裤子换下来，“这两件我都要了。”然后看了眼柳林，“喂，掏钱吧，男朋友”。

刷了卡，我挽着他的胳膊，“喂，我们一会去哪吃饭？”

他甩开我的胳膊，“还想蹭我饭，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别那么小气吗，我钱包捐赠了‘穷鬼’，你就不可怜可怜我？”

他白了我一眼，“我看最可怜的是我。”

我不理他，“不然我们买菜去你家做吧，晚了我也好留宿。”

“什么？你还想去我家祸害我？”

“干吗说的那么难听，我的钥匙都被偷了，老爹老娘又旅行去了。你有两个选择，一、你从我家隔壁阳台爬过去我家，给我开门。二、你收留我。”

“靠，你家住9楼啊，小姐。”

“所以你选择收留我？”

他摇摇头，大声吼着，“走快点啦。”我笑着上前挽住了他的胳膊，口里唱着，“你是我的救世主，哦，我伟大的救世主。”

26、

老娘在电话中告诉我，这次和老爸去旅行时，遇到了老爸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得知老爸现在的情况，说愿意出资赞助老爸的书。

“太好了”我说，“那老爸同意了没？”

“他呀，倔强了一辈子，哪会同意，我和人家好说歹说，劝了好几天，他才吐了口，还没完全同意，但态度没有先前那么坚决了。”

“那您多留那里几天，和老爸的学生多劝劝他，您甭担心我，还有柳林大哥照顾我呢。”说完，我转头冲柳林打了个飞眼。

老娘叹了口气，“我就是担心你啊，你这不让人省心的孩子。”

“我现在就跟柳林大哥在一起，您跟他说吧。”我把手机递给柳林，抚住听筒小声说，“我包被偷那事不许告诉我妈。”

他接过电话，不知跟老娘说了些什么，反正态度十分良好，挂了电话后，用手拍了下我的头，“你呀。”

我看着他，如果说老狐狸像酒精，让人热烈，激情盎然，那么柳林就该是一杯清新的柳橙汁，味道甜美，清醇可口。可惜，在爱情中，人们往往需要的是让人沉醉其中的酒精。

晚饭后我用柳林的笔记本上网，写情书的网友对我说：小雅，我最近好象得了健忘症。

我敲击着键盘：怎么了。

最近经常把刚做过的事情忘掉。比如，今天早上刷完牙洗完脸，拿包去上班，出了家门感觉自己没刷牙，又把门打开到卫生间准备把牙刷了，可牙膏刚挤到牙刷上，才想起来，其实是刷过的。但不能浪费啊，于是又刷了一遍。

我在屏幕后大笑，我回：这有什么，我有一次洗完脸出了家门感觉自己没刷牙，于是回家放下包，到卫生间又把脸洗了一遍。

他打出惊讶的表情：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喽。
柳林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咖啡，我笑着接过，“你还真小资呢。”
他凑过来看我的聊天记录，摇着脑袋，“无聊的人，还真多。”
我没搭理他，我问写情书的网友最近在做些什么。
他回：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另外，想你。
柳林打了个冷颤，“哎呀，可麻死我了。”
我把他推到一边，“去去，别打扰我们聊天。”

第3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0)

“喂，朱丽雅，别拿肉麻当有趣好不好，跟这种娘娘腔有什么好聊的。”

“总比和你这没脑袋，胸大肌发达的人聊天有趣多了。”

他摊开十个手指，“好好，我不管，无聊的女人。”

写情书的网友说他最近交了个女朋友，长得像我。还说经常跟她提起我。

我说：那她不会吃醋的吗?

他回：我对她说过，我喜欢你。她说不在乎，即使是个替身她也不在乎。

我打出微笑的表情。

柳林又凑过来，“靠，他女朋友是圣母玛利亚吗？”

我皱着眉头，“你有完没完，该干吗干吗去。”

他戳着我的脑门，“网络把你们这群小女人都毒害了，那上面没一个好人。”

“谁说的，我跟老狐狸还是在网上认识的呢。”

说完，我俩都楞住了。我说：“你很介意提起他吗？”

他摇头，“只要你不介意，我无所谓。”

“切”，我摆摆手，“这有什么呀，我在网上同时泡过好几个小男呢，为我寻死觅活的也是大有人在。（当然，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

他仰头靠在沙发上不说话。

我踢了他一脚，“喂，想什么呢？”

他摇摇头，“没什么”。

我咳了一声，“小甜，恩，那个，我今天看见小甜了。”

他依旧仰靠在沙发上，不看我，“哦，她好吗？”

“看起来挺好的。”

“那就好。”

“你恨她吗？”我说。

“都过去了。”

“可是你对她那么好。”

“你那位老狐狸对你也那么好，你还不是不愿意搭理人家”。

我急了，“谁说我不愿意搭理他，他要真对我好，能去勾搭别人吗？”

他坐起身来，“其实，小甜跟他早就认识。”

我瞪大眼睛，“你说什么？”

“他是她大学室友的哥哥，他们早就认识，后来小甜出了事，退了学，就没再跟同学有过联系，直到上次见到你和老狐狸在一起，他们才重逢。”

“那么，那么.....”

“她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听，他跟我当初一样怜悯她，我想他一定是怕你误会，才没告诉你。”

我站起身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他翘起二郎腿，“你也没问过我呀，再说，每天那么多小男为你寻死觅活，你还有闲功夫听我说话？”

笔记本的MSN上发出嘀嘀的响声。写情书的网友说：你还在吗，还在吗?

我用力的敲出几个字：我要革命去了！

然后合上了电脑。

小甜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柳林听，讲给我听，又讲给老狐狸听，原来，在感情中，不幸也能成为一种武器，一个可怜的表情就能悄无声息的把自己处在上风的位置。

这夜，在柳林家的客房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再三犹豫，最后打开手机，在老狐狸的名字上按下了拨出键，里面的小妞告诉我，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顿时间，我怅然若失。以前每当我情绪低落

时，伤心时，都会第一时间打给他，他总是随叫随到。我不死心，再拨，依然关机。我蒙着被子，捶打着床沿，他怎么能关机呢，他怎么可以关机呢？疯狂的发短信给他：

你在哪？

为什么不理我？

你不想理我了吗？

你到底在哪？

手机屏幕一直闪着幽蓝的光，而它始终没有响起。我闭上眼睛，心灰意冷。

27、

培训中心，办公室里的老师各个神色慌张，见到我时，点头微笑，却笑的很勉强。Sunny拉着我的胳膊，“苏小航来过了。”

我一惊，“他在哪？”

“走了。”

“他是来找我的吗？”

“好象不是，他去马老师那把以前画过的画都拿走了。”

“哦”，我摆摆手，“备课去了。”

自从唐吉德加入ST，女老师们突然变成了“小蜜蜂，”每天孜孜不倦的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就连资本家的小秘也叛变似的盯上了海归身上的“蜜。”这不，主任一说开会，小蜜蜂们都伸着脖子问：“谁开？”主任摸摸地中海似的脑袋瓜子，“唐先生开”。大家一片慌乱，粉饼盒开盖的声音此起彼伏。主任揉着大脑门子，“这是什么情况？”Sunny拍拍主任的肩膀，摇摇头，“要采蜜去了”。

第3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1)

会上，唐吉德针对上学期的考级情况做了个总评，重点提到这次考级中我们班的通过率很高，大家随便鼓了鼓掌。想到小胖子，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把招生计划分发下来，显然，这次扩大了招生范围。他笑着，“各位老师继续加油吧，我相信ST有了你们会一天上一个台阶，大家放心，有功劳的老师，我们也有奖赏。”

Sunny摇着手里的招生简章，“那，这次考级通过率最高的那班，是否有奖赏？”

“当然”。

Sunny很得意的冲我眨眨眼。

我看着唐吉德，“我不要什么奖赏，只请您答应我一个请求，好吗？”

他摊开右手，“什么请求，你说”。

“让小胖子回来ST继续学习”。

他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我刚到这里，还不能把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记下来，小胖子是谁，以前在ST学习过吗？”

小秘在旁边插话，“就是在考级中作弊，被老板开除的学生。”

我恶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她悻悻的搔了搔耳朵，“你瞪我干吗，我说的是实话，虽然是你的学生，但你也不能这么袒护他啊。”

“事情不是她说的那样。”我吼着。

他把面前的资料排好，“是怎样的，你说。”

众人眼睛齐唰刷看向我，我摆摆手，“算了”，起身走出会议室。

回到办公室后我一头栽到办公桌上，马老师从背后小心翼翼的拍拍我，“喂，小雅老师，你没事吧”。我摇摇头，见她欲言又止。“怎么了？”我说。

“恩，苏小航来过了”。她怯怯的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把面前的几缕乱发挽过耳后，“哦，我知道了。”

她睁大眼睛，“你知道了？”

“sunny告诉我的，你紧张什么？”

“哦，呵呵”，她搔搔头，“我是怕他又做出什么傻事来。”

我看着她，“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恩，那个，那天苏小航说的话，是.....是真的吗？”

我坐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男人吗？”

“有妇之夫？”

“对。”

“那和苏小航又有什么关系？”

“那是他的父亲。”

“啊？”马老师用右手抚住她的嘴，“你，你是说，你曾经喜欢的那个男人是苏小航的父亲？”

“对。”

“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她左手揉着脑袋，“等等，你容我想一想。”

过了五分钟，她忽又拍上我的肩膀，“不对啊，你当初跟我说，你只是喜欢那男人，并没有破坏他的家庭啊”。

“是啊，我也搞不清苏小航为什么如此恨我。”

她摆摆手，“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你别急，回头我找机会替你向他解释。”

我笑，“他今天过来干什么？”

“拿了几张画走，但我觉得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哦？”

“我问他那天为什么那样对待你，我说你不是那种人。”

我伸出双手揉着太阳穴，“那他说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你放心吧，小雅老师，他下次再来，我负责替你跟他解释。”

我把右手放到她的左手上，“不用了，我的事情还是我自己解决。还有，谢谢你，真心的。”

她打开我的手，“哎呦，怎么突然肉麻上来了。”

我笑着重又趴到办公桌上，她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又转到了我旁边，“那个，小雅老师，有个问题请教你。”

我抬起头来，“你说。”

“嘿嘿，”她又搔搔头，“你对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感兴趣吗？”

“你问这干吗？”

“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我到没什么兴趣，不过小胖到是瞒感兴趣的，如果你需要，我帮你问问他。”

她忙摆摆手，“不用，不用了，我只是好奇，好奇罢了。”

说完又转头走了。这个马老师最近也不知怎么了，总是神神叨叨的，像是在做些不可告人的事，却又总是掖不住，藏不住的。

Sunny开完会回来，坐到我对面，“喂，妞，你可忒沉不住气了啊。”

第3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2)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副嘴脸，什么奖赏，放屁。”

Sunny用钢笔帽敲了敲桌子，“你这就有点冤枉唐吉德了，刚我把小胖的详细情况跟他说了说，他说可以让小胖回ST参加下次的考级。”

“真的？”我从椅子上蹦起来，“小秘没炸刺儿吧。”

“能没有吗，说什么ST有规章制度不能破坏，自古就没容过作弊的学生。”

“那唐吉德怎么说？”

“他说，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可以改变的，何况小胖的出发点并不是单纯的作弊。”

我拍着桌子，“算他还有点大将风范。”

“喂，妞，我可得提醒你，像小胖这种情况，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冲她眨眨眼，“我马上通知小胖。”

马老师转过身，”我今天正好要去趟郊区，我顺便替你通知他吧。”

“不用了，打个电话就OK了，”我说。

“哎呀，还是当面告诉他比较好，这事你就别管了，包在我身上。”

我莫名其妙的看着sunny，一头雾水，趴在sunny耳边，“她这两天是怎么了？”

Sunny一甩胳膊，“恋爱了呗。”

28、

马老师真的恋爱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她的恋爱对象竟是小胖他爸。自从小胖重回ST，她就俨然当起了‘妈’，每天送饭送水送零食，并乐此不彼。有时候物质食粮整完了，还捎带脚整点精神食粮，

又是猫王，又是Beatles。同事笑话她：你还真像个‘妈’呢。每次她都不好意思的笑笑，然后摆摆手，“去你的”。

有次我特三八的问她：怎么就和小胖他爸好上了呢。她说自从上回小胖他爸过来找我，她就觉得他特不容易，一个大男人自己带个孩子，还那么尽心尽意，后来陪我去了他家，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时常通话，一来二去便好上了。

在说这些话时，我看到她脸上闪着幸福而满足的光。她还对我说，愿意从此以后帮助他一起照顾小胖，我听了，眼眶竟有些湿润。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老狐狸。

这天下班后，我约柳林去看电影，我把自己陷在黑暗中，听着舒缓而略带伤感的音乐缓缓开幕。影片是改自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穷极自己的一生爱着一个男人，她如花似玉的年华，她沉鱼落雁的容颜，她绝代芳华的爱情，都因他而存在，他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而男人却一无所知，一次又一次的把她当作新的艳遇。在一夜缠绵后，她有了男人的孩子，她带着孩子默默的开始艰辛的生活，直到被贫困和疾病夺去生命，结束悲怆的一生。

女人说：“你从来没有认识我，而我始终爱着你”。

我趴在柳林的肩膀上，哭的很狼狈。

从影院出来，我问柳林：“爱情究竟是什么？”

他点了一根烟，“想一心一意对他好，就这么简单。”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抚着脸默默流泪，柳林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拍拍我的头，最后，干脆把我整个人搂在怀里。到家后，我什么话都没说，径直走向房间，他叫住我，“既然想他，就去找他”。我低着头轻轻关上了房间的门。栽倒在床上，不敢再去咀嚼影片中的细节。

凌晨两点，我在梦境中再次泪流满面。起身从地毯上摸索到手机，打给老狐狸。

“喂”。电话那边终于有了回应。只这一声‘喂’却让我心里百转千回。我拿着手机，嘴唇颤抖着，俩眼早已模糊。

“宝贝，是你吗？怎么不说话？”

我声音颤抖着，“是我”。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我伸手胡乱揉了揉眼睛，“我在想你，你为什么不理我，我给你发了那么多信息”。

“哦，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刚换上这张卡，看到你的信息了，你好吗？”

我闹着，“不好，不好，不好。”

他笑，“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好吗？”

我抽囊着鼻子，“不好。”

“那你乖乖睡，我明天去找你，恩，还有.....那个，我也想你，很想很想。”

第3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3)

我破涕为笑，“有多想？”

“每时每刻。”

我重又半卧在床上，“我不信，你现在分明是在折磨我！”

“冤家，是你在折磨我啊，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你就像罂粟一样，让我戒不掉。”

我抚着听筒笑，故作满不在乎，“我现在要睡了，不想理你了。”

“好好睡，我明早就去找你。”

挂了电话后，再也睡不着，去敲柳林房间的门，看他蓬头垢面的开门，我上前去揪他的头发，让他给我讲笑话，他不搭理我。

我伸手抓了抓满头乱发，“好，那我给你讲好了，动物园召开动物大会，为什么大象没去？”

他双手抚着耳朵，仍就不搭理我。

“你一定认为大象在冰箱里了对不对。错！大象没去，因为它去恋爱了，哈哈。”

他无奈的抓起床头的靠枕向我砸了过来，“滚，给我滚出去！”

我站起身，拣起靠枕用力照拍了他两下，“哼，胸大肌发达又没有脑袋的家伙，谁愿意搭理你。”

转身刚走了两步，他又把我叫住。我说：“干吗，后悔了。”

他摆摆手，“把门带上”。

我冲出去，冲他的门狠狠踢了两脚。

29、

Sunny问我：“和他接吻的感觉如何？”

我点点头，“很好。”

和老狐狸见面的那一瞬间，我们什么都没说。我走上前，他抱住我，然后用他的唇覆盖上我的唇，那一刻，我哭了，我确定他就是我今生要找的男人。

他急着跟我解释小甜的事，我用手抚住他的嘴：“你喜欢我吗？”

他点头，“喜欢。”

“那我决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

“我已经把她安排到我的公司里工作。”

“保证良好的工作关系。”我说。

他笑着伸手捏我的鼻子，然后把我抱的更紧了。

老爸老妈终于旅行回来，老狐狸要去登门拜访，被我拦下了，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找个合适的机会，我有个心理准备再说。他拉着我的手，孩子似的摇晃着，“哎呀，有什么好准备的，你那么丑，我都没嫌弃你。”我嘴一噘，“很委屈你是不是？”他忙摆手，“不委屈，不委屈”。

我从柳林家整理了这两天的衣服（全是他掏钱买的），临走时，我环顾他的大房子，“哎呀，我住了几天，你不觉得你家都蓬壁生辉了吗。”柳林把大门打开，把我推了出去，“真是受够你了！”

到了老娘家，我把包扔在沙发上，换上拖鞋，打开冰箱找饮料，屋里被我搞的叮当乱响，老娘从厨房里蹑手蹑脚的走出来，冲我打了个手势。我歪着脑袋，“您怎么跟个贼似的”。

“去，”说完她马上抚住嘴，轻声细语的说：“你爸在书房写东西呢。”

“我爸写东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您至于这样？”

“这次你爸跟人家谈好了，要出书，我们要给他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听没？”

我摇摇头，“我真不该回来”。

过了会，老爸从书房出来，我大叫了一声，“老爸”。老娘立刻冲我使了个眼色。老爸冲我笑了下，倒了杯水，又回了书房。老娘一手提着一大条活鱼，一手拿着菜刀冲我比划着，意思好象问：今儿吃鱼，行不行？

我点头，心里琢磨着，这老两口这是怎么了，怪糁人的。

吃完饭，老娘拉着我聊天，谈到ST的工作情况，当然少不了谈谈我们的新股东，唐吉德。我对老娘说，这小子还真不简单，能够把资本家搞定的决不是绣花枕头。老娘特感兴趣的凑过来，“哦？那他有对象了没？”

我双手抚着脑门儿，“哎呀，您怎么那么俗啊？”

“我问问又怎么了，等你在家呆成了老姑娘就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

“得得”，我摆摆手，“您放心，您闺女这如花似玉的当不了老姑娘。”

“我不是怕吗？你.....”

得，又要上纲上线，我赶紧拿了我家钥匙抬屁股走人，“您不是说要给我爸创造良好环境吗，我先走了啊。”

我不关心唐吉德到底有没有对象，我所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涨工资。

第3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4)

出了小区，有一辆出租车正巧从我的身边停下来，一个身穿黑色T恤的男人从车上搀下一个女人，女人眼窝深陷，脸色苍白极了。看到我，咧嘴笑了下。我走上前，“飞儿姐姐，你这是怎么了”。

她下意识的摸了摸肚子，“孩子没了，刚做了引产。”说完，我看到她的眼泪扑簌扑簌的往下掉，“我亲眼看到一个小生命就这么没了，而那个生命还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她的情绪有点激动，男人右手环抱着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转头对我说：“对不起，我要先扶她上楼休息”。我点了点头。

第一次见到她这般模样，以前不管街坊邻居怎样对她冷嘲热讽，恶言相向，她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印象中的她，从来都是穿着高跟鞋，把腰板儿挺的很直。而今天，她虽然穿的也是高跟鞋，但看起来却疲惫不堪。

30、

周末，我和老狐狸又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了一遍，我再次哭的淅沥哗啦。他笑着给我抹眼泪，“你还真像个孩子。”我揪着他的脖领子对他说：“你要敢这样对我，你就死定了。”

他胡噜着我的头发，“不会的，我还没活够呢。”

回去的时候，在车上，他又吻了我，这次他吻的既用心又贪婪，而我却出奇的平静。他慢慢解开我上衣的第一颗扣子，然后第二颗，开始缓缓把唇移向我的脸、脖颈，手配合着一点点的往下滑，直到我的第三颗扣子，我按住了他的手，“不许往下喽。”他笑，再次轻咬上我的唇，模糊的吐出几个字：“我喜欢，你。”

“不行，不行。”

“为什么.....为什么不行？”

我把他推开，“你怎么就那么谗啊，以后有的是机会。”

他笑着摸摸我的头，“小丫头，你到底要让我等多久啊？”

我头一抬，“看你表现吧。”

我知道，老狐狸还是尊敬我的，他要硬来，估计我也就依了。但我说不行，他就顺从我。他说：“强扭的瓜不甜，我等着，等你心甘情愿的跟我了，我看你这小丫头能熬我多久。”然后我就主动的吻他一口，他半笑半气的对我说，“哼，别拿这小恩小惠的来贿赂我。”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不定多美呢。

31、

六月一号，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柳林一大清早就给我发了条短信：你头戴黄色小菊花，身穿红色小肚兜，嘴咬白色小奶嘴，双手抠着大脚丫，问你怎么啦，你害羞的说：人家，人家想过六一嘛。

我回：有点创意中不？甭整点这转发的信息对付我行不行？胸大肌发达又没脑袋的家伙！

他回：你以为我容易啊，就这，我还是从我们酒吧里服务生那里现趸来的呢。

庸俗！

就你不庸俗，过个生日还要全中国的儿童跟你一块庆祝。

切，我愿意。

这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碎花小裙子来上班，上班之前还给我娘打了个电话，我说：老娘，感谢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娘在电话那端沉了片刻，声音有点沙哑：你今天有节目吧，玩的开心点，我和你爸在家给你过生日。放下电话后，我的心里突然酸酸的，不是个滋味。

Sunny看见我，在办公桌支着下巴冲我眨眨眼，“都奔三的人了，还把自己整的那么嫩，真是老黄瓜刷绿漆。”

“怎么讲？”

“装嫩呗。”

我笑着上前给她一撇子，“去去，过了今儿本人才24周岁，怎么说也是美少女的年纪啊。”

她揉着肩膀，“喂，妞，今儿什么安排？”

“柳林在慢摇吧给我开生日Party，他说了，今儿不对外营业。”

“喂，你这个哥们儿真不是吹的。”

我抬抬下巴，“那是，可惜你有男人了，不然把你介绍给他。”

“得了吧，这种好男人不是圣母玛利亚都配不上他。”

我笑着，“你胡扯什么呢？”

“妞，这种日子你不单独跟你的老狐狸过吗？”

“大家一起才热闹嘛，他今天公司有事，说晚些来酒吧找我，你也可以把你的家属带来，也让我见识见识那位把你迷的神魂颠倒的神秘人士。”

第3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5)

她一楞，“哦，好啊，如果他有时间的话。”

“也对，我们闹的那么晚，人家还要回家陪老婆呢。”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马上拍了拍嘴巴，“哦，对不起啊，我没那个意思。”

她摆摆手，“没关系，他离了。”

“离了？那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她摇了摇头，“哎呀，别提我了，快想想晚上的节目吧。”

我脸一仰，从一个月以前我就想好了今天的节目。

去给学生上课，遇到了正从楼上下来的唐吉德，我上前打了个招呼，“Hi，morning。”他冲我笑笑，“morning。”

“你今天很帅。”我说。

他低头看了看，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我笑着从他身边走过，其实他今天穿的什么，我根本不曾在意，说他帅，完全是因为本大小姐今儿心情好。

在课上，我把BrithdayUnit自做主张的提到前面来讲。见我穿着碎花小裙在讲台上指点江山，学生们笑着说：“小雅老师今天的心情似乎格外的好。”

“Becausetodayismybirthday。”

“really？”

我点点头，“yes。”

学生们互相看了看，异口同声的喊出：HappyBrithday！

下课后，插到新班的小胖子跑过来，“今天真是你的生日？”

“是啊，怎么啦？”

“你怎么不早说，我都没准备礼物。”

“小屁孩子要准备什么礼物，好好学习，争取把下次考级过了，就是给我的大礼了。”

小胖子从书包里掏了半天，掏出两块DOVE的巧克力，递到我手里，“就剩这两块了。”

我包了一块放在嘴里，“就这两块还是马老师给你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废话，这是昨天我帮她买的。”

他不好意思的搔着头，一个劲儿的嘿嘿傻笑。

32、

酒吧里，柳林不知从哪里邀来我那群旧同学，大家见面又是搂又是抱，有人还想啃两口，我说打住，我可不是今天的晚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叫一个热闹。

“二胖子好象瘦了，快说说用的什么减肥产品。”“三儿呢，你丫不是要出国吗？怎么还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逛荡。”

好家伙，我对柳林说，“这都是给我过生日来的吗，怎么那么像同学会呢。”

他笑笑，“你不要求热闹吗？”

不过，这小子能把这帮人都招到一块儿，也真够不易的了。

上学时英语系最帅的一个男生举着酒瓶子深情款款的对我说：“朱丽雅，祝你生日快乐。”我也把酒碰子拿起来跟他碰了一个，“谢谢。”二胖子推推小眼镜，“我说朱丽雅，找着黑马了没？”我笑着摆摆手，“咳，什么黑马白马的，找头驴凑合凑合得了。”大家笑。

“别呀，”二胖瞅瞅身边的那群男士，“当年我们在宿舍里没少议论你，我敢说咱英语系的那帮男的都想追你，可当年你多骄傲啊，连正眼都不瞧我们。”

我说：“你们少来，大三那年过七夕，没一个男生约我，同屋姐妹们都出去约会了，就剩我一人独守空房。”

宿舍的老二站起来，“甭把我们说的那么没有良心啊，我们到最后还给你带蛋糕呢。”

我说：“是啊，蛋糕上写着你的名字，谁他妈敢动啊。”

大伙起哄的笑了起来。

二胖接茬，“那是大家都不敢约你，知道约了也是碰一鼻子灰，谁敢冒那险呀。”

我笑，“就你能忽悠，来，干了。”

Sunny说：“瞧你们那点出息，我要是男的，早把她办了。”

帅男插话，“谁敢办她啊，那时侯她一生气，一瞪眼，这帮小老爷们儿们都悔的想咬舌自尽。”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表，也学着他们的腔调，“你丫甭夸张啊。”

大家聊的很HIGH，酒瓶子一茬接一茬的碰，而我，心里却始终惦记着老狐狸，他怎么还不来，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躲到卫生间给他打电话，一直无法接听，弄到最后，我竟开始有点心神不安。

11点的时候柳林推出来一个大蛋糕，蛋糕分了五层，顶层上站着一个手执魔法棒的芭比娃娃，大家惊呼着。Sunny说：“咦?这芭比怎么那么像小雅呢?”

第3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6)

柳林笑笑，“对，就是按照她的样子定做的。”

“哇塞”，在场的女同胞们惊叫着，“绝世好男人啊”。

Sunny拍拍我的肩膀，“即使是情侣也不见得能那么用心啊。”

我却有点高兴不起来，sunny说的对，即使是情侣也不见得能那么用心，这些，原本该是老狐狸为我做的，可他却迟迟不肯出现。我上前抱了抱柳林，趴在他耳边说了声：谢谢。他拍拍我的头：生日快乐！

我抹了把眼泪，对大家说：“来，切蛋糕吧。”

Sunny拦着，“还没到十二点呢，再等等吧，等等你的黑马王子。”

我摆摆手，“不等了，要来早就来了，来，我们切吧。”

快12点的时候，我再次打给老狐狸，他说，“对不起，我忙着。”我愤怒的挂上了电话，但，知道他没出事，心里还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午夜，终没等来老狐狸，却迎来了小甜。她手里拿着两份礼物，递给我，“生日快乐，小雅姐姐，这礼物一份是我的，一份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突然，一股无明火在心里烧了起来，我把礼物扔在吧台上，“他的礼物不用你交给我。”她歪头笑笑。Sunny冲过来，拉住她的胳膊，“你，跟我来。”我不知sunny把她拉到了哪里，再次打给老狐狸，又是无法接通，我把手机狠狠的握在手里。二胖子蹭过来邀我跳舞，我在舞池中疯狂的摆着，突然有种要哭的冲动。我冲DJ打了个响指，“音乐不要停下来，灯光不要亮起来。”我在舞池中纵情舞着，直到泪流满面。大家笑，“瞧她高兴的。”柳林过来问我，“没事吧。”我摆摆手，“谢谢你，哥们儿，我今儿真他妈高兴”，然后又抹了把眼泪，“你瞧，我都喜极而泣了，哎呀，你别总看着我行不行”，我他把推开，“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

洗手间里，sunny冲小甜大声的吼着：“我警告你多少次了，离他远点，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小甜冷笑着：“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所有人都有资格对我说这种话，只有你没有。”

然后她开门，遇见门外的我，楞了楞，“对不起小雅姐姐，本是来祝福你的，还是惹你不高兴了。”

“你们在说什么？”

她笑了笑，径直朝大厅走了出去。Sunny在后面追着她，“站住，给我记住我刚说的话。”

她突然回过头来，“小雅姐姐，你还不认识你这位好朋友吧，我来告诉你。”

“够了。”柳林走过来，“如果你没别的事，现在可以走了。”

“我不，小雅姐姐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什么真相？”我说。

“就是你的这位好朋友.....”

啪的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柳林吼着，“我让你滚，快滚。”

她楞了半天，跑出了酒吧。

我看看柳林，又看看sunny，“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在隐瞒我？”

Sunny过来拉我的手，“没想到会是这样，本想给你开开心心过个生日的。”

我打掉她的手，用力摇着头，“闹成这样，我还能快乐吗，能吗？”

33、

从酒吧出来，我脱掉有些挤脚的高跟鞋，拎在手里。巨大的喧嚣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无边的落寞。当柳林拉着我，并一再对我说：“那些人都是为你而来，你怎么可以走？”我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酒吧里的那些人也许并非为我而来，他们只是为自己找一个快乐的理由罢了。

突然开始想念老爸老妈，老娘一定为我做了长寿面，老爸一定有新书送给我。而我，却没陪在他们身边。我坐在马路崖子上，掏出手机给老娘打了个电话，我说：“老娘，我爱你，还有老爸，我爱你们啊。”

“死丫头，又喝高了吧？”

“嘿嘿，高了，是高了，不过我还是爱你，您听的见吗，我说我爱你啊，老娘。”

“快回去睡觉，不让人省心的孩子。”

挂了电话，我就疯狂的往老娘家里跑，直到俩脚生疼，才蹲在马路边上拦了辆出租车。进了小区，我在楼下望着老爸书房里昏黄的光，心里突然一紧。我就这样，光着脚，拎着鞋，在楼下站了好久。然后，我在小区外24小时营业的超市里买了盒烟，坐在小花园里，一根接一根的抽。中途有个男人过来，对我说：“姐姐，我刚从外地过来，刚下火车包就被人掏了，您能给我个回去的车票钱吗？”我瞪着他，“你他妈的给我滚远点，你这号儿的我一天见了仨了，大半夜的，我看你比小偷还猖狂了，怎么着？你还敢瞪我。”我把烟头狠狠的捻在花坛上，“我今儿刚从抬拳道馆换了个黑色带子，你要试试吗？”男人上下打量着我，骂了一句神经病，然后悻悻的走开了。其实，我练拳道还是小学三年级的事了，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我娘为了让我增强体质给我报了个班。可没练两天我就坚持不住了，教练狗熊一样的爪子天天往我胳膊、腿上拍。我对我娘说，如果再让我去，不但体质增强不了，我非得成残废不可。我娘害怕了，我的抬拳道生涯也就此夭折了。不过，那男人真要怎样，我就站起来跟他比划两下，毕竟是在自家地盘上，实在不行我就跑呗。

第3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7)

天快亮的时候，我把烟盒扔进了垃圾桶，起身抖了抖身上飞落的烟灰，穿上鞋，走进了小区。看着老爸书房的灯灭了，才上了楼。我是怕打扰他写东西，老人家勤苦了大半辈子，终于要达成心愿，如果可以，我和老娘真想倾尽所有来帮助他。以前我并不理解他，每天呆在书房里整理那些让人头疼的学术资料，写了书，即使出了也定不会赚什么钱。有次我对他说："您不如写点青春小说吧，还能卖点钱。"他看着我，摇摇头："那些都是你们小孩子玩的玩意儿，再说，我一大老头子写的青春小说谁要看？"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里写尽苍凉，我知道，他不是不能写，他读过那么多书，肚子里那么多故事。他只是不懈于玩儿这些小孩子的游戏罢了。

老娘开门见到我，吓了一跳，"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我咧嘴笑了下，突然觉得头有些晕，全身无力，我用手扶住门框，眼前顿时一片黑暗。只记得老娘标准式的女高音，大声嚷嚷着，"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34、

我好象做了一个允长的梦，在梦里，我和朋友们开着吉普去越野，车子开得很快，越过高山和田野，一直开到天的尽头。然后大家突然消失不见了，眼前突然变成浩瀚的汪洋大海，浪头一波一波的向我袭来。我一边哭，一边跑，大叫着："sunny，柳林，你们都在哪里啊，在哪儿，怎么丢下我不管了呢。"海水突然包围了我全身，我害怕极了，接着，老狐狸出现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别怕，我在。"我们一直跑，一直跑，然后突然就飞了起来，他问我："怕吗？"我就用力的摇了摇头。

醒来的时候，天色似乎已经暗了，医院的药水味有点刺鼻。老娘趴在我的床边一动不动的看着我，我笑着说："您的大眼真漂亮，老爸当初就是这样被您迷住的吧。"

她捏了捏我的手："病了还这么没正型，你昏睡了整整一天，快把我吓死了。"

我慢慢坐起身，"又不是第一次，我都习惯了。"

"你呀，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还不注意点，昨晚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你又喝了不少，看这满身烟味儿，什么时候又学会抽烟了，啊？"

我干笑了两声，"大家在一起，高兴嘛。"

她轻轻戳了下我的头，"你这性子，到底是随了谁啊？"

"还不是随您，老爸说了，您当年也是学校里的一支花呢，多少男的围着您打转转。"

她冲我摆了摆手，"去，甭胡说。我当年可是烟酒从来都不沾的。"

"年代不同了嘛。"

"我说不过你，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面条，您给我做的长寿面，我还没吃呢。"

"那你等着，我得回家一趟，你爸还担心着你呢，本想跟我一起在这守着，让我楞支走了。"

"老爸还在写吗？"

老娘叹了口气，"你这个样子，他哪还有心思写的下去。"

我伸手抱了抱她，"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

老娘捏了捏我的鼻子，"等着吧，我给你弄饭去。"

老娘走后，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请了假。主任叹着气，"你这身体啊，好好养着吧。"更晚一些的时候，柳林、sunny、老狐狸一起来医院看我。我坐起身，"消息传的还真快，你们仨怎么到了一起。"

Sunny坐到我的床边，指着老狐狸，"这位来培训中心找你"，又指指柳林，"这位打电话来询问你的情况，说你手机一直关机，我就把他们都带来啦。"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这家医院离你娘家最近。"

我笑笑，“你是福而摩斯吧。”然后回头瞅了眼老狐狸，“你忙完了？”

他过来拉我的手，“对不起，你没事吧？”

“你看呢？”

Sunny冲柳林眨眨眼，“看来，咱俩是多余的了，走吧。”

柳林笑笑，“走，我送你。”

我说：“别走啊，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啊。”

柳林瞥瞥嘴，“早就认识你了。”

第3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8)

35、

Sunny和柳林走后，我重又躺在床上，斜眼看着老狐狸，“真不忙了？”

“恩，看你才重要。”

想到昨天他让我空等了那么久，我愤怒的坐起身，抄起身边柜子上的苹果就往他脑袋上扔，他一躲不躲的站在那，任我砸。我更火了，拿起削苹果的水果刀：“有能耐你就别动。”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如果这样能解气的话，来吧。”我奋勇站起身来，朝他挥了过去，刀子飞落，我用尽全力把小拳头一下接一下的往他身上砸。他抱住我，“宝贝，别生我的气了，行不行？”

我边砸边嚷嚷着，“不行，不行。”

“那你就打吧，出气为止。”

老娘走进来，“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摊坐在床上，“杀猪呢。”

“咳，倒霉孩子，胡说什么呢，什么猪不猪的。”

我把手指向老狐狸，“他就是猪，一头大笨猪！”

他笑了笑，对老娘说：“伯母，您好，我是小雅的朋友。”

老娘端着饭盒站在那，好一通打量，然后笑着说：“快，坐呀。”

我嚷嚷着：“不许坐！”

老娘冲我挤咕挤咕眼，“这孩子，怎么回事？”

老狐狸笑着说，“没事，没事，我惹她生气了，是我不对。”

“这孩子从小就这性子，你甭往心里去啊。”

“怎么会呢？”他又把头转向我，“你好好歇着，我明天再来看你。”

“不用你假好心。”我嘟囔着。

他笑着跟我娘点了点头，走出了病房。

老狐狸走后，老娘一直瞪着我乐：“行啊，丫头，我看他不错。”

“什么错不错的，我们可是普通朋友。”

老娘瞥瞥嘴，“普通朋友能让你这么欺负，你娘也是过来人了，瞒不过我的眼睛，我看的出来，他喜欢你。”

“我不喜欢他！”

“甭死鸭子嘴硬了，不喜欢能发那么大脾气，你的性子我还不了解，不在意的人，绝对不会生那么大气。”

我把被蒙在头上，“哎呀，您有完没完了。”

她笑着把我的被扒开，“行了，行了，吃饭了。小丫头，还知道害臊了。”

吃完饭，sunny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多歇两天，我的课她帮着代。

我说：“谢谢。”

“跟我也这么客气吗？”

我没说话，其实我是想问问她，既然是那么好的朋友，她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有什么事非得瞒着我。但到最后我却没问出口。那么多年了，我了解sunny，不告诉我，肯定是有她的理由，如果事实是让我伤心的话，那么，我宁愿一辈子无知下去。

她说：“妞，你想好了，这辈子就他了？”

我笑笑，“他可是我寻了千年才等到的老狐狸，我不想轻易的错过或是放弃。”

“即使有天他一无所有？”

“有了我，他怎么会是一无所有？”

她笑，“妞，你真他妈招人心疼。好好恋爱吧，什么事都别想。”

36、

老狐狸再来找我时，我虽然还是无理取闹，但心里早已暗暗原谅了他。我总是不会长时间的憎恨一个人，所以注定，总是在千百次的折磨自己过后原谅别人。

我对老狐狸说，我生气，并不是因为他不来，可他为什么要把小甜派来，明知道我不想见到她。

他摸着我的头：“你是在嫉妒吗？”

我说：“对，我是在嫉妒，我快嫉妒死了。”

他楞了楞，对于我而言，这是多难出口的三个字——我嫉妒。他把我抱在怀里，吻了下去。我用力抱住他。

他说：“宝贝，你身上好烫啊。”然后伸手摸了摸我的头，“你在发烧？”

我不管，抱着他不撒手，“你没听别人说过吗，人在接吻的时候，体温会上升五度。”

“快别闹了，再烧下去，你就烧着了，快，听话，躺好。”

我顺从的躺在病床上，他替我拉好被子，“怎么突然烧起来了呢？”

我扶住他的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来？”

“公司里出了些状况。”

第3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39)

“严重吗？”

他点头，“恩，有点严重。”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他把我的手放进被子里，“你把身体养好，就算是帮我了。”

“如果我让你从此不再见小甜，你会不会认为我很小气？”

“恩，一点点吧。最近公司出了状况，她跑前跑后，帮我不少忙。”

“哦，可我什么也帮不了你。”我转过身去，用被子蒙上了头。

他捋过我的长发，“宝贝，你知道吗，现在对我而言，你才是最重要的。”

我把被撩开，转头看向他，“真的？”

他笑着点了点头。我坐起身来，抱着他，我听到他的心跳，知道他没有撒谎。

37、

回到ST的时候，培训中心正在搞“艺术节”，听说是唐吉德的提议，ST上上下下忙的不亦乐乎。尤其是教美术的马老师，艺术节怎么能少了她。看到我回来，她高兴的冲我直嚷嚷：“你总算归队了，小雅老师，人民群众想念你呀。”

我笑，“当了几天后妈，连说话的腔调都被小胖同化了。”

她冲我努怒嘴，“去你的。”

Sunny告诉我马老师要结婚了。我睁大眼睛看着马老师，“真的？”

她笑着点了点头。看她那副模样，俨然一个幸福的小女人。

“不会太仓促吗？”我说。

“我都奔三的人了，不想再等了，我以前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现在找到了，还不赶紧把他拿下。”

大家笑了起来。她也跟着嘿嘿傻笑。其实在我眼里，她一直像一个心思透明的孩子。

她说："你呢，什么时候和你的'好男人'步入殿堂？"

我摇摇头，"我哪有那么快啊，对他的考验期还没过呢。"

"你可甭拖太久啊，有时候，好男人也是转瞬即逝的，你可要把握住了。"

我笑，"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想娶我，哼，没那么容易。"

Sunny过来推推我，"差不多得了啊，考来考去就'烤'糊了。"

"边儿去。"我说，"臭乌鸦嘴。"

我问马老师日子定了没。她说："定了，艺术节一过就办事儿。"

主任晃着半秃的脑门子进了办公室，"谁要办事儿，办什么事儿，你们几个还有工夫坐这闲聊，你，你"，他指指sunny和马老师，"甭侃了，赶紧动起来吧，咱这艺术节的节目表还没落实呢。"

她俩站起身，"哦。"

我也跟着站了起来，主任一回头，指着我，"你....."

我说："我也行动，您吩咐。"

"你就好好歇着吧，把身体养好了，可别再给我耽误课了，唉呦。"说完，还捋了捋地中海上的几根乱发。

"OK，OK。"我说。

虽说主任没给我下死命令，但我们班也不能落后呀，我决定带着学生们排个舞台剧，选自莫泊桑的《necklace》。剧目是定了，可主演迟迟定不下来。毕竟，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来表现玛蒂尔德的双面性格，并不是那么容易。学生们说："小雅老师，不行你就上吧，反正论漂亮咱绝对不输于她。"

我说："你们以为光漂亮就完了？她参加舞会前和参加舞会后的性格变化要着重表现出来。再者说了，你们甭想美事儿，以为把这担子交给我，你们就可以轻松了是不是。告诉你们，没门儿，哼。"

大家大笑。我最终在班里选了一个女生来演玛蒂尔德。让小胖来演她的丈夫。公演那天，小胖兴奋的不得了。

意外的是，公演那天我还看见了苏小航。他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见到我时，女孩笑着对他说：“哥哥，这个姐姐好漂亮啊。”他就冲我点了点头。剧目落幕，我带着班里的学生向台下鞠躬，人群中，我恍然看到苏小航伸出双臂，把女孩举的很高。

从台上下来，马老师冲我招手，告诉我苏小航来了。我说我看见了。

“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吗？”她神秘的冲我眨眨眼。我摇了摇头。

“看见那个小女孩了吗？那是他妹妹。”

“妹妹？”

第4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0)

“不是亲妹妹，是他妈妈在医院领养的孤儿，据说小孩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大人把她丢在医院就不管了，苏小航的妈妈恰好是那里的医生，看她可怜，就收留她了。”

我点点头“真是个伟大的妈妈，也是个伟大的女性。”

马老师忙解释，“你别误会啊，我跟你说这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摇摇头，“我没多想。”

“苏小航想让他妹妹报咱ST的英语班，就是学唐先生新引进的那套少儿版的教材。”

“哦”，我说，“他们一家人还真是用心良苦呢。”

马老师带领学生表演现场绘画的时候，小女孩跑到我身边，我蹲下身，她指着我头上的玫瑰卡子说：“它真漂亮。”我把卡子摘下来，带在她头上。苏小航走过来，女孩指着头上的卡子给他看。他看了看我，“在波斯有一则传说，每当玫瑰花开的时候，夜莺就开始歌唱，对它倾诉爱意，直至声嘶力竭，它痴醉于玫瑰的芳香，随即倒落于玫瑰树枝下。当夜莺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为花之女王时，它非常高兴，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飞了过去，就在他靠近玫瑰时，玫瑰的刺刚好刺中它的胸口，鲜红的血将花瓣染成了红色”。我望着他，女孩牵动着他的衣脚，“哥哥，你在说什么呢。”然后他蹲下身，在玫瑰卡子上吻了下去。我的心突然为之一震。

38、

艺术节终于结束，唐吉德给每个老师发了点奖金，金额不大，却是份心意。不得不承认，比起资本家，唐吉德更会笼络人心。有天他跟我谈起我老爸，问起老爸的近况。我把老爸的情况告诉他。他点点头，“父亲一直在跟我说，朱老师是位很让人尊敬的老师啊。”我说：“谢谢，我也一直以他为傲。”

艺术节结束的第三天，马老师结婚了。

婚礼上，马老师身着一袭白色及地婚纱出现在亲友面前，记得早在先前，她就跟我说过，当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是身穿漂亮的白色婚纱嫁给心上人的，白色是美丽和圣洁的象征。所以她也要身着白色婚纱去牵爱人的手。不可否认，今天的马老师，美极了。

典礼上，司仪设计了一个节目，让新郎给新娘送上99朵玫瑰（说是代表长长久久），并单膝跪倒在地，表演求婚时的场景。小胖他爸搔着头，“咳，我求婚时可没整这些。”

“哦？”司仪说，“那您是怎么求的？”

“我就说，咱俩相处的挺好的，就结婚一块过日子吧，她说行，就这么简单。”众人哄堂大笑。

司仪说：“那不行，您现在就想个浪漫的仪式，再跟我们美丽的新娘求一次婚。”眼看小胖他爸面露难色，马老师好象并不打算收拾残局，底下闹腾着：“求婚，求婚，求婚.....”

最后，小胖他爸拿着玫瑰从舞台左边走过来，把花递到马老师手里，“老婆大人，请接受我的玫瑰。”众人再次笑翻了天。这时，小胖举着一束康乃馨从舞台右边走出来，对马老师笑了笑，“希望您和我爸永远幸福，妈.....”只这一声‘妈’，叫人心里百转千回。马老师顿时湿了眼角。小胖上前替她擦了眼角，“请您接受我爸的求婚吧。”她颤抖着接过小胖他爸手里的玫瑰，又转向小胖，拿过康乃馨，和玫瑰放在一起。然后，三口人在舞台上热情拥抱。台下顿时掌声一片。Sunny对我说：“真羡慕他们，多幸福的一家子啊。”我说：“是啊，原来我们都不曾明了，最简单的才是最幸福啊。”

从婚礼上回来，我给老狐狸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参加了同事的婚礼，觉得同事好幸福。”他说：“是吗，对不起啊，宝贝，我现在真的很忙，晚上再打给你，好吗？”

我有点失落，“好啊，你先忙，我没别的事，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乖乖的，注意休息。”

“好。”我说。

挂了电话后，突然觉得有些苍凉，心里空烙烙的找不到着陆点。

多日不曾上网，晚上闲至无聊，连上了网线。出忽意料，写情书的网友第一次没在线上。登陆论坛，里面有个帖子在论坛上被炒的沸沸扬扬。点开来看，恰是写情书的网友写的长篇小说，类似那千篇一律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温柔美丽，有淡淡的小资情节，暗恋一个男人，从碧萼葱荣到宛转黄花，而男人心中却始终住着另一个女人。感情兜兜转转，百转千回下来，是我不喜欢的大团圆结局，结尾显得格外突兀。我真不知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在论坛里被炒的火热，而老爸潜心研究多年的东西却始终无人问津。最后，我在帖子后面留言：故事很臭！署名：朱丽雅。

第4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1)

一小时后，我在MSN上收到写情书的网友发来的消息，他说：你在?

恩，在。

看过我的小说了?

看过了。

你的留言是在为我炒作吗?

（我打出一个大大的笑脸）说的是实话，真觉得故事很糟糕。

沉了片刻，他说：我突然有点伤心，你明知道，我在意你的话.....

对不起，但我仍觉得故事不怎么样。

.....

过了很久，他再没跟我说一句话。

老狐狸一直没给我电话，我突然发现等人是件很磨人的事情，等待的最初是你的身边空了，接着，你的大脑空了，等到最后你的整颗心都空了。整晚都想听到他的声音，听到手机响就赶紧拿起来喊他的名字，听到脚步声就赶紧开门看是不是他。爱情，真是件卑微的差事。不愿再打给他，我到要看看，他到底能耗多久。

我在各个小网站上随便溜达，看到很多诚聘和租房信息。想来，自从室友走后觉得房子是空荡了些，于是在网上发了条招租的帖子，在帖子后面还特地注明：不是日租房。

凌晨12点终，仍没等到老狐狸的电话，连条信息都没有。我把手机关掉，电池卸下来狠狠地甩在沙发上。准备关机一天。如果爱是一种折磨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互相折磨吧。

39、

ST一直实行倒休制度，难得的休息日，我被sunny的电话吵醒，她在电话中嚷嚷的像个疯婆娘，“出事了，小雅，你快过来看看

吧。”我噌的坐起身来，大脑中首先反应，是不是班里哪个学生又闯祸了，于是二话没说，用水拍了把脸就跑出去了。

一进培训中心的大门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我赶紧扒开人群，展现在眼前的是上千朵红玫瑰围成的一颗红心。老狐狸在红心里呆呆的站着，看到我，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转身要走，却被他拦了下来，“本来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没想到拖到了现在才能送给你。”我不搭理他，扭头看着别处。他拉拉我的衣脚，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给你电话，也接不通，知道你肯定又生气了，我只好出此下策了，喂，我活了那么大，还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过呢。”我看着他，“你以为在别人心里用力的开一枪，过两天贴块纱布再揉一揉就没事了吗？”说完，我甩开他的手，扒开人群跑了出去。

站在台阶上的主任和唐吉德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用手捋了捋一头乱发，“早啊。”我说。然后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主任大声吼着：“朱丽雅老师，你以为我们这里是影视基地吗？你在干吗，拍言情剧呢？”我停住脚步，“对不起，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唐吉德往后退了两步，看着我，“先去整理一下，一会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回到办公室，我给老狐狸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赶紧走，还闲不够丢人吗？”

“那你要先答应原谅我。”

“你走不走？”

“不走！”

“你到底想干吗？”

“要你原谅我。”

“你在折磨我吗？”我说。

沉默片刻，他说：“宝贝，我们结婚吧。好不好？”

我的大脑有短暂的空白，老实说，我一直在等待他对我说这句话，然而真正听到时却没有想象中的欣喜，有的只是无边的错愕。

到唐吉德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大脑还处于半游离状态。唐吉德送上一向儒雅的绅士笑容，“他不错哦。”

“你果然很三八。”我说。

他笑，“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朱丽雅嘛。”

我白了他一眼，“你是来挖苦我的？”

“你有什么值得我挖苦的，谈恋爱是件很高尚的事情，不是吗？”

我冷笑，“对不起，我不会用海归的大脑思考。”

他突然很认真的看着我，“小雅，老实说，刚看到你们在一起的样子，我有点嫉妒。”

我一楞，“你.....你开什么玩笑？”

“呵呵，你是很特别的女孩子。爱搞笑，但对人对事都十分认真。很坚持，却从不倔强。表面总是满不在意，心思却十分细腻。有时候看到你在笑，但觉得你并不快乐。有时候看到你发呆，却觉得你不是孤单，你有你的世界，你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一道与己无关的风景，殊不知，在看风景的同时，你自己却已经悄悄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第4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2)

我楞楞的冲他摆摆手，转头看向别处，“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我成谁的风景了？”

他把我的脸转过来，“你是我眼中的风景，你以为我那么拼力加入ST是为了什么？”

我站起身，“不许你再胡说了，你是商人，加入ST当然是有利可图了。”

他笑笑，“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住嘴，”我吼着，“您现在是我的老板，与工作无关的话，我不想再听了。”

“我和他可以公平竞争。”

我干笑了两声，“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你们的起点已经不公平了。”我拍拍他的肩膀，“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别让我成为众女老师的眼中丁肉中刺。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大众情人吗？”

他摇头笑笑，“原来我还那么有魅力，那，忘了我刚才的话好吗？”

我点点头，“如果你考虑给我加薪的话。”

“哈哈，我可是公私分明的老板。”

“老板，没什么事我可要走喽。”

他看着我，拍了拍自己的肩，“如果需要肩膀，这里，随时给你留一个位置。”

“谢谢。”我说，“我想，他的肩膀更温暖。”

从培训中心出来，再次见到老狐狸时，我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用力的往他身上凿，我说：“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不许再让我等那么久，不许再让我伤心，不许，不许了！”

他把我抱的紧紧的，“也不许你不理我，不许你生我的气了。”

40、

我在读书时，看过香港的一位女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至今记忆深刻。她说：爱情到底是吞噬还是回吐呢？有时候，我想把你吞下肚里去，永不分离。有时候，我却想把你吐出来，还你自由，也还我自由。

我对老狐狸正是如此。没答应他的求婚，思来想去，即使要结婚，也不要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

不忙的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他说："我现在恨不得时时刻刻把你捧在手心里。"我听了这话心里自然很甜。知道他公司里事情多，我也尽量少打电话打扰他。有天他提前下班到培训中心接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重要的人。下课后，学生们跟着起哄，说："小雅老师简直像言情剧里的女主角，太浪漫了。"我冲他们瞪瞪眼，"去，都给我老实学习，这回考级过不了，我让你们成为恐怖片里的小主角。"大家笑闹着，伸出手，做僵尸状，"哦，小雅，归去吧，我们的小雅。"我笑着摇摇头，"一群可恶的家伙。"

去的是市里一家很高级的西餐厅，我来过这里一次，那是大学刚毕业那年，老娘的同事为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老娘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见。我说，见也可以，但我要自己跟他单独约会，谁也不许跟着瞎掺和。老娘说，只要你见，想让我们掺和我们都不理你。我嘿嘿笑。在电话里和男人约在西餐厅附近的麦当劳见面，男人很欣喜的答应了。见面后，我就起身说，咱走吧，去吃饭。男人问我要去哪里。我指了指对面的西餐厅，男人顿时脸色大变。那次，我临时决定暂停减肥一天，'吃'了男人钱包里十多张"大团圆"。。

后来老娘同事来电话说，男人不乐意跟我交往了。老娘脸色铁青的瞪着我，问我是不是又甩花招折磨人家了。我一脸无辜，"人家看不上我，也怨我吗"？

我把这些讲给老狐狸听，他大笑着用手指戳我的头，"你呀，妖精！"

我说：“你当初怎么就看上我了呢？”

他笑，“第一次同城网友聚会时，有个叫‘天山小魔女’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记得啊，见了面才知道，那哪是天山小魔女啊，那简直是天山老妖怪啊。”

“哈哈，对，就是她。大家在喝酒时互讲笑话。她举起手机说，那里有很多黄色笑话。然后你站起身把她手机拿过来。众人玩笑着让你删了。她说你不敢删。”

“嘿嘿，结果我拿起来就删了。”

“对，那时候就觉得这女孩坏的特可爱。”

第4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3)

“我是不是特不给人面子，我记得她当时气的脸都青了。”

“哈哈，这帮老爷们儿惊的脸都紫了。”

“嘿嘿”，我摸着头傻笑。

我环顾四周，“你还没告诉我，今天到底要见谁，为什么非选这里来吃饭？”

“总公司的老板刚刚回国，我们要见的就是他。”

“为什么带我见他？”

他笑，“他也是我的父亲。”

“啊？”我慌忙站起身，“不行，不行。”

“怎么了？”

“我，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他拉我坐下来，“我爸又不会吃人，你紧张什么，拿出你当年整人的劲头来，今儿多吃点。”

我在桌下踢了他一脚，“去你的。”

老狐狸的父亲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同，他不苟言笑，一脸严肃的褶子，见到老狐狸的第一句话竟是：“公司出那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老狐狸站起身，“昨天工作耽误了，没去接您，今天我们不谈工作好吗？给您介绍我的女朋友。”

我站起身，点头笑了下，“您好，我叫朱丽雅。”

他冲我点了点头，“恩，听他提起过你，很高兴见到你。”

我附和的笑着。我怎么从他脸上没看到一丝高兴的表情。整顿饭吃的很压抑，老人家偶尔抬头看看我和老狐狸，然后轻轻的叹口气。回家的时候我趴在老狐狸耳边问他，“你爸是不是不喜欢我？”

他说：“不是，公司最近出了点问题，我没及时向他汇报，他是在生我的气。”

“公司到底出了多大问题，看样子很严重啊。”

他把我揽在怀里，“没什么大不了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囤，什么事都是可以解决的。”

41、

老实说，我不相信老狐狸说的公司出的只是小事，不然他老爸不会飞回来见他，更不会那么动怒。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爸真的不喜欢我。

回到家后，我打电话给sunny，我说我见了老狐狸的父亲。

“太好了，“她说，“说明这个男人对你是真的认真了。”

我说：“这点我从不怀疑。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怎么了？”

“他的公司好象出了问题，但他又不肯告诉我。”

“他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担心，放心，他比我们成熟，会解决好的。”

“恩，也许吧。”我说。

挂了电话后，我连上了网线。写情书的网友看到我，马上跳出来跟我说话。

“嗨。”他说。

“嗨。”我回。

“我的长篇小说要出版了”。

“是吗，恭喜你。”

“到现在为止，你还认为它是垃圾吗？”

“我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

他打出一个伤心的表情。“你在做什么？”

“抽烟。”

“我不喜欢你这样。”

“不喜欢我哪样？”

“我不喜欢抽烟的女子，香烟会加速你的不健康。”

我打出微笑的表情。“可是在你寂寞时，它是你的最佳伴侣，你可以吻它，嗅它，抚摩它，在它身上得到快乐，让它取悦你。你也是写小说的，难道这点都不明白吗？”

“你在狡辩，为自己的堕落狡辩。”

“呵呵，所以说我不喜欢写小说的男人，总是一副多情种的样子，其实什么叫情调却一点都不明了。”

“不说这个了，我的新书出来，你还会看吗？”

“我会从口袋掏点银子，来捧你的场。”

“……”

“我累了。”

“要休息了吗？”

“是的。”

然后没等他回复，我就关了对话框，显示脱机。

我从各网站乱逛，看到上回发出的招租帖子竟有很多回复。我在众多的回复中，选了一个大学生，按照他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无人接听，过了会他发来短信，问我是哪位。

我回复：我是网上招租的那位。

他说：我的留言中已经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如果你没意见的话，我过几天去看看房子。

我说：好。

42、

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些寂寞。一个人的时候偶尔落寞，却不会有这种强烈的孤寂感。真正的孤寂是，明明有一个可想可念的人，却不在你的身边。老狐狸虽然不说，但我隐约感觉到公司里出的事情肯定不小，而我却什么也帮不上，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去打扰他，仅此而已。

第4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4)

晚上刚要出门的时候，接到sunny的电话，她说：“妞，我突然有点寂寞。”

我笑，“寂寞是不是恋爱中的女人的通病啊。”

她也笑，“因为女人思念男人的时间永远比男人想女人的时间长。”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时间差而已，女人想男人通常在白天，而男人想女人通常在夜里。”我说。

“错，我现在是不分昼夜。”

我用右肩与右侧脸夹着钱包，锁门，“你又在发骚喽。”

“主啊，救救我吧。”

我把钥匙放入钱包里，“出来喝一杯吧，去柳林的酒吧。”

出小区时，保安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礼貌的回以微笑。隐约感到他用目光送了我很远，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马上把脸扭向别处。不禁失笑，我喜欢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小保安的眼神另我愉快，让我意气风发。

听酒吧的服务生说，柳林又去旅游了。怪不得这两天没有音讯，这小子到是落个逍遥自在。刚要了杯酒，就有人从我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sunny从我旁边跃上高脚凳，“嗨，从背后看这妖里妖气的劲儿就是你。”

我转头，“喝什么？”

“先等一下，你猜我刚看到谁了？”

“见鬼了？”

“BINGO”，她冲我打了个响指，“全中，我刚看见马老师了。”

我呷了一口酒，“哪个马老师？”

“还有哪个，我们那教美术的那个呗。”说完，她又冲服务生打了个响指，“马天尼。”

“那有什么稀奇，新婚过来happny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新郎在结婚的第三天就出差了，亏你跟小胖关系还那么好，这都没听说。”

我推了她一把，“人家来酒吧喝一杯，有什么大不了，你什么时候那么三八了。”

她凑近我的耳朵，“问题是，她不是一个人。”

“和谁？”

“哈哈”，她把酒杯指向我，“你也很三八嘛，小雅老师，来，碰一个。”

“别逗了，她到底跟什么人来的？”

“什么人，男人呗，要不怎么说见鬼了呢。”

“你确定没认错人？”

她重重点了点头，“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我按照sunny指的方向走了过去，sunny拦着，“你要干嘛啊。”

我甩开她的手，“别管我。”

见到我时，马老师好象并不惊奇，她抬头看着我，给我介绍她身边的男人。我拉她去跳舞，“老公呢？”我说。

“出差了。”

“所以呢？”

她在舞池中卖力舞着，“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别误会。”

Sunny也跳了过来，彼此打了个招呼，马老师跟男人招呼了一声，随我们到这边来坐。

她也要了杯酒。Sunny拍拍她的肩膀，“喂，新娘子，你够风流的。”

她摆摆手，“去你的。”

“新婚感觉如何？”我说。

马老师晃动着酒杯，“就那么回事吧，反正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Sunny举起杯子，“有什么不一样？”

“结了婚我才发现，其实我们彼此根本不算了解，结婚之前感觉他特强大，特有责任感，性格也很温顺，结婚之后，突然觉得这种温顺变成了没脾气，没性格，有时见他温遢遢的表情就莫名的生气，感觉他不像个男人。”

“不会吧”，sunny睁大眼睛，“你不是说喜欢这种听话的男人吗？”

“是啊，我原本也是这么想，什么男人女人的，只要能上床能生孩子，谁当男人，谁当女人都无所谓，可是.....”

“可是什么？”

然后，我和sunny突然瞪大眼睛，“他不会是，不会是不行吧？”

马老师仰头把酒灌了下去，“没那么夸张，不过和他的性格一样，温遢遢的。”

Sunny说：“人家那么多年没沾过女人，你也得给人家一段时间缓冲一下不是。”

马老师揉了揉脸，“哎，别提这个了，好丢脸的。”

“这有什么，我们接着跳舞去，走。”Sunny把她拉进了舞池，看到她们在舞池中笑闹着舞动的样子，我眼前突然有点恍惚。

第4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5)

调酒的ABC给我调了杯酒，推到我的面前，说这酒跟我今天的衣服颜色很配，我摆摆手，指指头，“今儿是无福消受了，头有点晕。”

回去的路上，我问sunny：“幸福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震撼。”她说。

“你震撼过吗？”

她点头，“当年刚入学时，有次举行联谊晚会，有个男的在台上唱了一首《我恨我痴心》，当时就给我震蒙了，抬下掌声四起，我在底下用力拍着巴掌，曲终，我就倒了下去。”

“靠，你被震晕了？”

“恩，当时我就在想，这个男人就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那男人现在呢，在哪里？”

她牵动嘴角笑了下，“现在真成了我的男人。”

我不可思议的看着她，“如果我以后当了作家，一定感谢你给我提供的烂俗题材。”

“你不信还是不接受？”

我踢开脚边的石子，“这么现实的社会还有什么是我不能信和不能接受的呢？”

她拉过我的手，又是一通乱摸，“妞，我说过你能嫁大款的，好好谈你的恋爱吧，说多了都是眼泪。”

我笑着抽出手，“好，嫁了大款先把你办了。”

43、

老娘来电话说，老爸的书完稿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晚上给老爸庆祝，我请客。”老娘笑着说，“吃饭到是次要的，你爸说想见见你那位男朋友，趁这机会带出来，也给我们正式介绍介绍。”

“哎呀，咱一家人吃饭叫他干吗。”

“德行，早晚还不是一家人。”

我搔搔头，“他最近公司事儿特多，改天行吗，改天一定让您二老好好审阅。”

我娘叹了口气，“那好吧，唉，也不知到底有多忙，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下班的时候唐吉德过来找我，要我抓紧把我接手的几个新班资料整理一份给他。我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最近听说有家培训机构引进了一套少儿教材，据说跟我们的教材内容差不多，学费比我们便宜，为防止学员流失，我先把学员情况做下了解和贝份。”

我一惊，“你当初不是说我们ST是全国独家代理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看着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恩，必要时，我会采取法律手段的。”

我耸耸肩，我不关心谁盗了我们的教材，谁收费比我们低了多少，我只关心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我的学生考级情绪。我不是一个会顾全大局的好职员。上学时，班主任组织一帮一活动，所有同学都结成了对子，单单甩了我。她说我上课爱接下茬，爱捣乱，谁跟我结成对子谁就会沾染我的这些“坏毛病”。我低着头一言不发，依旧坚持每学期都考第一。班主任为了提高平均分依然把我留在班里，但对我是一百个不待见。有次上自习课，临桌女生和后面男生说话，她冲进来，提起我的脖领子，“朱丽雅，你给我坐最后一位去。”我说：“凭什么，我又没说话。”她双手叉腰，把眼珠子瞪的溜圆，“哪节课你不接下茬儿，自习说话怎么会少了你。”我昂着头，走出教室。以后每次上自习课有人说话，被她发现，我都站起来，二话不说，推门出去。那是我上学时被培养出来的仅有的一点集体意识。

到了老娘家，我从手机里调出一段鞭炮响，在房厅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老娘还以为哪着火了，乍着双手忙从厨房里跑出来看。我跳上前把手机凑进她耳朵边，她慌忙把我的手打开，“唉呦，这是什么动

静？可吓死我了。”我嘿嘿乐着倒在沙发上，“庆祝啊，这比鞭炮安全，还省钱”，然后懒洋洋的伸出手指，“这叫一举两得。”

老娘瞥了我一眼，“没正型！”

我把脚丫子翘到沙发上，“老爸好不容易完稿了，咱娘俩终于摆脱作贼一般的生活了。”

老娘一仰胳膊，“去，甭胡说，那还不是为了给你爸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啊。”说完，又举着菜刀和一挂排骨冲我比划了两下。我说：“您甭整哑语了行不，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大开杀戒呢。”她这才放下了菜刀，“哦，呵呵，习惯了。”

第4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6)

有时我觉得我娘特可爱，有次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以后老爸就是大作家了，她也要多读点书，长点见识，不然以后陪老爸出去，多丢人啊。我就笑，“您以为您还是总统夫人，随时准备跟着出国访问那。”我娘就说我不学无术，总不能塌下心来学点东西。我承认，文字只能成为让我发泄郁闷的工具，我满脑子的奇思怪想，写出来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用老爸的话说，那都是小孩子玩儿的游戏罢了。我做不成做学问的人，我惧怕把文字套上繁文缛节的枷锁。所以我崇拜老爸，在我眼里，这种十年如一日研究学问的，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境界。

我问我娘，老爸去哪了。

“被你唐叔叔叫走了，在屋里呆了那么多天，都快发酶了，也该出去走走了。”我娘边掰着大葱边对我说：“你说这写字的也真怪，每天窝在屋里，连阳光都不舍得见，就这么昼夜不分的忙活，时间长了谁受的了？”

我挪了挪身子，把沙发上的靠枕垫到脑袋底下，“恩，多亏您伺候的好。”

“你也有这毛病吗？晚上熬夜写字。”

我说：“我跟老爸哪是一个性质啊，我是白天声色犬马的没工夫整词儿，再说了，写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一定要入夜才有感觉。”

老娘白了我一眼，“就会臭贫。”

我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马上要见周公的时候，楼上响起了钢琴声，我掐着脑袋坐起身来，我娘端着香喷喷的排骨叫我起来吃饭。

“飞儿姐姐又开始弹琴了？”我说。

我娘叹了口气，“哎，也不知这孩子受了什么刺激，最近每天一到这个点儿就弹这个曲子，许多天来，反反复复一直没有换过，幸亏楼

上住的是个弹钢琴的，要是个打架子鼓的，你爸这书要如何写得下去啊。”

我揉了揉脖子，在房厅里溜了一圈，我知道，楼上飘来的是肖邦的《离别曲》。

吃过饭后我跟我娘说，我要出去溜溜弯儿。我娘说：“我这把年纪了，都没你活的滋润。”我吐了吐舌头，上了楼。

44、

飞儿姐姐瘦了不少，人也憔悴的脸上没了光彩。给我开门时，她眼窝深陷，十指上缠着绷带，见到我，依然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我摸着她受伤的手，心都快碎了，这是我昔日的偶像吗，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她如此自残。

对她的故事，我们都只字未提，我坐在地毯上听她弹肖邦的那首《离别曲》，弹到最后，她的十指从纱布里渗出血来，我看着，眼圈就红了。

“还可以弹吗？”我说。

她摊开沾满血的十指看了看，“没问题。”

“你该好好休息。”我说。

她摇摇头，“身累了，心也就轻松了”。然后又瞅了瞅十指，“它们疼了，心也就暂且安宁了。”

我看着她，她原本是那么骄傲美丽的女人，弹钢琴的女人视自己的双手如生命，而现在，她宁愿伤害它们来减轻心里的疼痛。风光连着春光已经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女人琢蚀一个为爱奋不顾身的小女人，不再骄傲，不再抬头挺胸趾高气扬。有的，只是夹在钢琴声里的浓烈的忧伤。

她也坐到地毯上，和我四目相对，她说：“丫头，你有爱情了吗？”

我楞楞的点了点头，“算有吧。”

她歪着头，拿过旁边的毛绒玩具，用下巴抵在玩具的头上。那样子像个正在思考的孩子。然后她突然对我笑笑，“真好。”

“你原本也可以这么好。”

她抬头看看我，“不，不，我从不为今天的一切感到后悔。离开一个男人，奔向另一个男人，那是体内荷尔蒙的过分涌动，根本不受我的控制，你知道，我从不违背我的一切想法。”

“既然决定奔向另一个男人，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说。

“因为他骗了我，我可以容忍他不爱我，甩了我，甚至可以为他抛下爱我的男人，舍弃腹中闺肉”，说到这，她冷笑了一声，“呵呵，可怜那没出世却已经成形的孩子，投错了胎，白来人间走了一遭。”

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第4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7)

她看着我，“可是，你知道吗，我什么都可以忍受，惟不能忍受欺骗。他骗了我，我的天就塌了。那些他抱着我在我耳边甜言蜜语，在暗夜里争夺我身体的日子，都成了一场无法遏止的噩梦。夜夜有梦，它像一部渣汁机，把我的心绞碎了，把我的血渣干了，徒留一堆烂肉，等待救赎。”

“你还爱他？”我说。

“我不否认，但我不能要他。”

“那你恨他吗？”

她揉了揉毛绒玩具的头，“呵呵，丫头，你还是不懂感情。”

我无话可说。爱情，好似含笑饮毒酒，各中滋味只有自己最为明了。

回家的时候，我给老狐狸发了条短信：挺想你的。然后关机。

45、

柳林旅行回来，给我带来一瓶葡萄酒，他说那是意大利的特产——Grappa。

“Grappa是用酿葡萄酒后残留的葡萄渣，包括葡萄的皮、肉、梗、子等作为原料，通过蒸馏厂蒸馏，把产生的蒸汽收集冷凝，最后得到的一种烈酒就是Grappa。”

我摇摇头，“听说做葡萄酒都要用上百个人的脚丫子往葡萄上猛踩，然后挤出汁来，酿成酒。那么，用残留的葡萄渣制成的东西，该怎么喝啊，哎呀，想想就恶心。”

柳林用手戳着我脑门儿，“没法跟你沟通，你呀，农民！”

我瞥瞥嘴，把酒瓶子抱在怀里，“就农民，收着了，反正是白给的。”

我得承认，柳林是个特有心的人，每次旅行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高二那年会考完，我和同学去登山，在山脚看到有个小摊子上摆

着一个穿着华服的小丑，脸上有很多细碎的斑点，嘴角带着笑容，眼角却有一颗泪悬着。我推推旁边的同学，问她那小丑像不像我，她摇摇头，“你在我眼里一直像个芭比。”我在登到山顶的时候打电话给柳林，告诉他，我见到了我的“同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小丑都成为我头脑中的一个聚焦点。然后突然有一天，柳林把小丑放到我的眼前，他说，那根本不是小丑，她叫Triangel，是缘分天使--吉神娃娃。据说拥有Triangel的人，只要把它放在房间的任何地方，缘分都会随之而来，永远不离开你。所以，虽然从老娘那搬了出来，很多东西都随之舍弃了，惟有它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柳林告诉我，他想去旅行。

我说：“你不是刚回来吗？”

他摇摇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然后从嘴里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儿：“我说的是另一种意义的旅行，就相当于，相当于流浪吧。”

我走过去摸摸他的脑门儿，“流浪？靠，你没毛病吧。”

他把我的手扒拉开，“没错，就是流浪。我想我天生就是一个浪子，无法在一个地方呆很久。”

“那你爹你娘怎么办？你的酒吧怎么办？”

“我爸妈早就不乐意管我了，至于酒吧，我会找个合适的人来管理。”

我心头突然一紧，感觉他不是在说笑。“那，还回来吗？”

他用手摸摸我的头，“废话，走到哪儿，这也是我的家啊。”

“你不是要当浪子吗？浪子不就是走到哪里，就死到哪里的吗？”

他又用手凿了下我的头，“能不能闭上你那乌鸦嘴，从小到大，我就没听你说过一句好话。”

我吐了吐舌头，用右手抚住了嘴。

其实我是舍不得他，这么久了，他一直像个亲人一样陪在我的身边。纵然也争也吵，气急了，我也跳起脚来把他从头到脚猛凿一通。

但我知道，我心里是在意他的。就像小时侯犯了错误，我娘总会在我屁股上拍两下，当时，我就一边流泪一边惦记着离家出走，然而事情过后，你要问我最喜欢的人是谁，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我娘！所以柳林对我而言，不仅是朋友，更像亲人。

我对柳林说："就这么走了，舍得身边那些'花花草草'？"

"我又不指望着用她们消夏止渴，有什么舍不得的。"

"你舍得小甜？"

"提她干吗，我和她已经是过去式了。"

"那我呢，你舍得吗？"

第4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8)

他把剩下的半根烟用力的撵灭在烟灰缸里，抬头看着我，突然就笑了，“靠，甭整的那么煽情行吗，你以为我曲线救国去呀。”

“切，你能有那觉悟？小时侯小区里的二楞子挨打，我就从没见你伸出过援手。”

“他那是活该，那么小手脚就不干净，长大了还了得，看他挨打我还恨不得上前再给他两脚呢。”

我瞥瞥嘴，“就你英雄。”

他把玩着烟灰缸里的半根烟，“英雄到谈不上，不过你受欺负，我哪回袖手旁观过？”

我摇了摇头，这到真的没有过。小时侯人家要多瞪我两眼，他就恨不得把人家眼珠子都抠出来。那时侯小区里那帮孩子编顺口溜说他是我身边的小爷们儿，他握着小拳头，一个人把那帮孩子全给揍了，揍完用袖子噌噌嘴角，“再他妈胡说八道，下次撕了你们的狗嘴。”那时侯的柳林多威风啊。

他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那么护着你吗？”

“因为我从小就可爱呗。”

他瞥了我一眼，“从小就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哪点可爱。”

“切，难道你不是被我的美貌所吸引的吗？”我冲他眨眨眼睛。

他把剩下的半根烟捻成碎沫儿，“记得第一次和阿姨来我家串门吗？我妈让我带你去玩，你屁颠屁颠的跟在我身后，跟个小跟屁虫似的，当时我特烦你。”

“喂，你在诋毁我当年的光辉形象！”

“就是那次带你在小区里玩弹球，二楞子输了不认帐，我就把他给揍了一顿，然后回了家。结果刚到家二楞他妈妈就找上门来，我妈拿起笤帚就要擂我，你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说二楞是你打的，不赖我。”

“哦？我当年还有这光荣事迹呢？”

“你那么瘦小，怎能把二楞打的俩鼻眼儿都冒血啊，但你就有勇气站在几个大人面前说二楞是你打的。当时我就在想，这小丫头真不赖，以后一准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那我走后，你娘打你了吗？”

“把我揍个半死。”

不禁摇头失笑，原来，在我们彼此浩瀚如烟海的记忆里，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一缕，或甜蜜，或苦涩，但若干年后，仍会让我们忍不住微笑着回首。

46、

五月底的时候，考级冲刺再次达到高潮，我每天穿梭在几个教室进行考级辅导。偶尔得空儿闲下来的时候就翻翻阿嘉莎.克莉斯蒂的侦探小说。Sunny问我探出什么来了，我说：“探出这次考级我的那帮小家伙绝对没问题。”

“你那不是探，你那叫预测好不好？”

我把书扣在办公桌上，“说真的，小胖子这回用功了不少，最近一直追我屁股后面问语法题，有时到放学的点了都不走，留在教室猛啃书本。”

Sunny拍了拍裤子上蹭上的粉笔沫儿，“也许是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呢。”

我也照她大腿拍了一下，“说什么呢，人家有家，有爹，现在连娘都有了，家庭美满，谁不乐意奔家跑。”

“唉，”她吹吹手上的白色粉沫儿，“亏你还整天抱着本侦探小说，马老师最近特不对劲，你没看出来吗？”

“太累了吧，她本来就热心肠，每次考级都把她借调过来帮着忙活。”

Sunny摇摇头，“我看不见得，咱考级又不是一两次了，你哪回见她闹过累，看她最近的脸色，八成是性生活不调。”

我张大嘴巴，冲她捣了一撇子，“哎呀，这话可不能乱给人家说。”

“妞，你听好，我的话决不重复两遍，如果在婚姻里，精神和肉体协调不好，达不到统一，那么这场婚姻很快就会走向坟墓。

我双手抱肩，“喂，你把我说冷了。”

“笨蛋，你以为男人的‘火柴棍’都是用来装饰的，刘欢不是在歌里唱了吗，该出那啥就出那啥。”

我把刚喝进嘴里的水笑喷在办公桌上，“哈哈，肉欲女人，我真不能想象，现在在我面前侃侃而谈的女人，当初一首破歌就能把你拿下。”

她搔搔头，“咳，谁还没年轻过呀。”

我拍着她的肩膀，“姐们儿，我开始佩服你了。”

第4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49)

她把我的手从肩膀上扒拉开，“你甭佩服我，谁遇到那种问题谁闹心。”然后凑近我，仔细打量了一翻，“妞，你知道吗，你单纯的有点可耻了。”

“那马老师岂不比我更可耻？”我说。

“说谁可耻呢？”马老师抱着一大摞表格走进办公室。

Sunny转过头，“小雅说你单纯呢。”

她动了动嘴角，干笑了两声，“我现在都想一夜情了。”

“啊？”Sunny把椅子转过来面对她，“真的假的？”

她把表格放到办公桌上，长舒了一口气，“当然是假的了，我都是有家的人了。”

听完，我和sunny也从胸腔里顶出一口气儿，“咳.....”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她这话决不是空穴来风。

47、

因为一直进行考级辅导，我的嗓子一直处于沙哑状态，sunny玩笑着说我现在简直就是一个女版阿杜，没准去参加超女还有机会一炮而红呢。我用手把脖子揪的通红，“得了吧，我可不想一直把声音保持在大便干燥时的状态。”

Sunny冲了杯速溶咖啡，“喂，妞，每年有多少女孩儿做着明星梦，实在不成，跟在明星屁股后面渴求一次亲密接触的大有人在，有时一个怀抱，一次握手，一个眼神就能让她们当场晕菜。你应该珍惜上天赐予与你独特声音的机会。”

“那我不如去参加优秀教师的评选，沙哑的声音是我工作努力的最好见证，总好过裸胳膊露大腿的去争当一个戏子。”

“妞，你不是现代人。”

我耸耸肩。

唐吉德下发了一堆东西，金嗓子银嗓子的人手一盒，今儿竟然还分发了水果，这在资本家独权的时代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Sunny问我唐吉德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极力否认，“发的东西每个老师人手一份，干嘛是对我有意思。”

她坏笑着，“切，大家又都不是傻子，明眼人谁看不出来，你嗓子一哑，马上发了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嘛。”

“喂，又不是没发给你。”

“嘿嘿，我们显然是沾了你的光，唐吉德那么聪明的人能轻易给人落下口实吗，一人发一份，你的福利得到了，大家也说不出什么。”

“你又在发扬三八主义精神。”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不关心唐吉德对我有什么意思，我只关心老狐狸公司的问题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么容易解决。

周末的时候，我去培训中心附近的一家发廊做了头发，然后约老狐狸一起吃饭。看样子，他有些憔悴，我用手拨弄着大波浪似的头发，问他看没看出我有什么变化。他敷衍似的拍拍我的头，“新买的衣服吗？挺漂亮的。”突然间就没了兴致，我说：“如果累了，就回去休息吧。”他把我抱在怀里，把十指插进我的头发，用手一点点的往下滑，用鼻子一点点的嗅，然后突然睁大眼睛看着我。我笑笑，“新烫的。”他捏捏我的鼻子，什么都没说，把我的头搂在怀，从发根一直吻到发稍。

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失落。他整顿晚餐一直不在状态，和我说话的时候总会突然就停了下来，再尴尬的冲我笑笑，然后问我，他刚才说了些什么。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犹豫良久，拨通了小甜的电话。小甜告诉我最近公司出了问题，总公司一直在追查，股东各个人心浮动，每天打压着老狐狸。

“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说。

“财务上的问题，由于涉及公司内部机密，具体情况我也不好说。”

“很严重吗？”

“有点麻烦。”

挂了电话后，我倒在五指沙发上，电视里在放周星驰的喜剧片，我突然一点也笑不出来，想到老狐狸，想到他公司里的问题，想到我居然要从另一个女人口里打听他精神恍惚的原因，我的心里就像被猫刀一样的难受。

睡不着觉的时候，爬起来打电话给sunny，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喂了一声马上把电话给了sunny。我说：“我心烦，我睡不着，我有点六神无主，我.....喂，你他妈让他多说两句话行吗？”

第5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0)

我听到床颤动的声音，她好象坐了起来，“是为男人吗？喂，妞，你要想开点。”

“爱我的人多了，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对，”她喘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多了去了。”

然后又是一阵席梦丝颤动的声音，我说：“你好好享用你身边那位老兄的第三条腿吧。”然后挂断了电话。

接着打给柳林，我说：“我心烦，我睡不着，我有点六神无主，我.....喂，你听没听我说话。”

柳林嚷嚷着，“你先甭忙着六神无主了，你们那是不是有个姓马的老师，好象是个教美术的。”

“有啊，怎么了？”

“靠，在我这又哭又闹，就差给她找条绳子上吊了。”

我坐起，左手拿着手机，右手脱掉吊膀子的棉布睡衣，套上T恤，登上仔裤，“你替我看好她，给我等着。”

酒吧的休息室里，柳林递给我一条热毛巾，“给她敷上。”

“你怎么不给她敷上，”我看看他，又看看倒在沙发上烂醉如泥的马老师，“哦，你怕自己碰到人家就把持不住了吧。”

他站起身，点了根烟，“得了吧，我到是怕她把持不住，把我强暴了，刚才她就差趴我裤子了。”

“喂，甭胡说。”

他在房间里踱着步，“一会她醒了，你自己问她。喂，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太久没见过男人了，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我刚才在跟朋友聊天，她冲过来就抱住了我，说认识我，接着就不撒手了，我那帮哥们儿都快笑话死我了。”

“去你的，人家还是新婚呢。”

“新婚就出来这么混，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我扶起马老师，“你管的着吗，又不是你媳妇，喂，你到是跟着搭把手啊，把她扶到你车里，今天让她去我家，你送我们回去。”

他走过来，把她上衣往下抻了抻，冲我指了指她腰上的红绳子，我扑哧就乐出声来。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这么一句话——据说做爱的时候在腰上缠一根红色的绳子就会很快怀上宝宝。　我把这话说给马老师听，没想到，她竟当了真。

回去的路上，我抱着早已不醒人事的马老师，对柳林说：“爱情，真他妈是场毁灭，命好的人，来到世上毁灭别人。命烂的人，只能眼巴巴等着被人家毁灭。”

48、

我没和任何人提起过那天马老师在酒吧喝醉的事，我揪着柳林的脖领子警告他，不许出去和别人乱说。柳林瞥着嘴，“我跟谁说呀，还闲哥们儿那天不够栽吗？过后他们一直问我从哪招惹的少妇，那么如饥似渴。想我柳林一世清白啊，全让她给毁了。”

“回头我告诉她，让她对你负责任。”我说。

他摆着手，“我无福消受，无福消受。”

其实那次转天早晨天还没亮马老师就离开我家了。我把这一切当做一场梦，见面的时候依然有说有笑，乱扯八卦，却对那天晚上的事只字不提。有次我在教室给小胖讲题，抬起头来，看到马老师站在门外楞楞的瞪着小胖，那样子仿若刚刚失去儿子的祥林嫂。她总是在办公室里炫耀小胖在家有多么懂事，经常拜托我多给小胖开点小灶，可自打她结了婚，在培训中心却很少主动去接触小胖子。有次她对我说，小胖要是她亲生的就好了，别人的孩子即使再亲，也终是隔了一层肚皮。我说：“你自己生个不就结了。”她就无奈的摇摇头，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

我问小胖喜不喜欢他这个后妈。沉思片刻，他说：“小雅老师，我最近突然发现自己老了，经常在回忆以前的事情。我甚至有点想念自

己的娘，虽然我对她已经完全没了印象。”

我扒拉着他的脑袋，“你才多大就跟这卖老呢，啊？马老师对你不好吗？”

“好，就是太好了，好的有点不真实，有时我都在想，她要是我亲妈就好了。”

我一楞，这世上的事就是如此，即使有一百个好，也会有那一百零一个不尽人意。

小胖说：“其实我最佩服的是航哥的母亲，有的家长不负责任，把生病的孩子抛弃在医院里，她都会悉心照顾，听说还领养了一个被弃的小女孩。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人家的母亲能伸出充满母爱的手去拥抱别人的孩子，而我的妈妈，就能狠下心来把自己的亲骨肉推到一边，多少年来不闻不问。”

第5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1)

“也许她有她的苦衷吧。”我说。

“苦衷？抛夫弃子，跟别人跑了，就是所谓的苦衷吗？”小胖子的情绪有点激动，我合上书，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飞儿姐姐，如果当初我对她打掉孩子还有几分不解的话，那么现在看到小胖，我明白了。她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能给予他一份完整的爱，纵然再娇再惯，到头来，孩子心里总是有块无法抹去的阴影。

小胖对我说，他最近还经常想起刚近ＳＴ时的情景，第一次上课还把我当成了不学无术的俏皮小女生。听他说着，我就笑。他说：“小雅老师，别看那时侯航哥总是跟你对着干，但我觉得他其实挺喜欢你的。”

我笑着摇头，“地球人都知道苏小航憎恨朱丽雅。”

“不，那是你们都不了解他，其实他并不像你们看到的那样，换句话说吧，你们看到的只是他的表象，我能看到他的内心，他在意你。那次你上课晕倒，他比谁都紧张，冲到前面就把你抱了起来。我从没看他这么着过急。”

我无话可说，如果小胖知道苏小航为什么恨我，那他该做何感想呢？

49、

离考级还有三天的时候，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说：我是要租房的那位大学生，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去看一下房子。

我按照电话号码把电话打过去，总是正在通话中。我回短信：三天后有时间。

回复：三天后见。

我把在网上招租的事告诉sunny，她用手使劲戳着我的脑门儿，“你呀，你呀，甭让人给骗了。”

我说：“就一小大学生，还指不定谁骗谁呢。”

“你见过人家吗，你连声音都没听过，人家把你卖了都不知道。”

让她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到真有点犯嘀咕，“行，大不了看房子的时候把你和柳林都叫上。”

“你男人呢？搞对象是用来摆设的吗？”

我耸耸肩，“他忙。”

谁会知道，其实，我每天扒开眼，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

50、

考级的那天我向主任请了一天假，整日躲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我模仿《罗拉快跑》里的姿势，义无返顾气势汹汹马不停蹄。我已尽全力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其他的就交给那一个个正在考级战斗中的“小上帝”吧。我总是过度专注的对待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感情，爱着时，渴望轰轰烈烈，失去时哭的痛彻心扉。就连写情书的网友都说我写的东西倾注了太多小女人情节，我不否认，这就是我的生活姿态，不是清汤寡水，不是肆意纵情，只是一种寻找幸福的方法，而已。

考级结束的这天，我约了大学生来看房子，柳林要去远行，忙着打理酒吧接下来的一切事务，sunny从培训中心回来就跑到了我家，说是怕人家把我卖了，我还忙着帮人家数钞票。我皱着眉头很是无奈。

事实上，当我们开门看到要租房子的大学生时，真的惊呆了，竟然是苏小航。看到我们，他好象并不惊讶，允自走进屋里，随便看了看，“这房子还可以，我租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

“我之前已经说了，我想租下这间房。”

“你想怎么样？”

“这里环境不错。”

“你想折磨我吗？”

他转过头，很认真的看着我，“我明天就搬过来。”

Sunny坐在五指沙发上，看着我，“妞，你真要让他搬过来吗？”

“我欠了他的。”

她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那一瞬间，我突然看到她的眼角有泪光闪动，心头一惊，我说，“你别哭呀，我没事儿，一点事都没有。”

其实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有些脆弱，我在影碟机里看《乱世佳人》，斯佳丽的那句“Tomorrowisanotherday”。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泪流满面。暗夜里，我不断臆想着明天可能到来的幸福，却又近似残忍的把这还未到来的幸福扼杀在摇篮里。

老狐狸来找我时，见到苏小航，脸色铁青的瞪着我，一言不发。最终在海河边徐徐飘来的海风中打破沉默，“你不该瞒着我，让他住到你的家里。”

第5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2)

“你有时间听我说话吗？”

“至少，你应该告诉我一声。”

“告诉你又怎么样，你能同意他住过来吗？”

他双手用力扶住我的肩膀，“你明知道我不会同意，你明知道那小子有多么恨你，为什么还要收留？”

我说：“你为什么对我吼，你把我弄疼了，快把手放开。”

他摇晃着我的肩，“在你眼里，到底把我当成了什么？”

“你在干吗，喂，放开，我说你弄疼我了。”

他放开手，“对不起。”

我揉着肩膀，“那么，在你眼里又把我当成了什么，和我在一起时，你为什么总是心不在焉，你为什么会心情不好，身为你的女朋友，却要从别的女人口里得知你的情况，还要装作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自欺欺人，对你而言，我还不如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他背对着我，“我以为你会理解，原来我们根本不曾了解对方。”

“既然这样”我长叹了一口气，“既然这样.....”

他突然转过头，把我搂过来，用嘴啄上我的唇，“别说，宝贝，求你，不要说。”然后我就哭了，他用舌尖舔去我眼角的泪，用手抚摸着我的长发，“好了，好了，宝贝，别哭，别哭好吗？”

我伏在他的肩膀上，这晚，我储存了所有力量，却终没有把“分手”二字说出口。头发沾到泪水贴在脸颊上，我抽泣着，“你在折磨我，你们都在折磨我，都在用我的爱来伤害我，我.....”眼前突然一片黑暗，接着便倒下去。

51、

医生说我过度劳累，睡眠不足，加之长期三餐不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十分严重。从病房出来，我对老狐狸说：“我突然想过生日了，想收到很多礼物，有很多人围着我给我唱生日歌，我像个芭比一

样站在人群中享受众人的夸赞。”说完，我蹲在的医院院内的草坪上用双手抚住脸。我发现我又留泪了，我是寂寞太久了。原来爱一个人会加速寂寞，即使他在你身边，你也时时惦记着把他放到你的口袋里以便随身携带。最好把再他放进你的身体，让彼此都占据着对方最重要的位置。

老狐狸用双手捧起我的脸，“我们别再吵了，好不好？”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

“看着我。”他说。

我仰起头，与他四目相对。

“你爱过我吗？”他说。

“我总是想你，你却总是不在我的身边。”

“你爱过我吗？”

我再次低下头，用力看着自己的脚面，“我也不想和你吵了，我也累了，我也想歇歇了。”

“看着我，宝贝，爱过我吗？”

我一言不发。

“我明白了。”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看看我，又放了回去。

我说：“你明白什么了，你什么都不明白。”

他故作轻松的笑笑，“你该好好休息，养好身体是最重要的。至于我，也许对你而言，可有可无吧。”

“你放屁。”我大声吼着。

“呵呵，那我走了，如果不能让你爱我，至少不要让你讨厌我。”

老狐狸走后，我心里空前的失落，说“爱”这个字到底有多难，几次话到嘴边却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我不爱他吗，那么，多少个难眠的夜思念的是谁，多少次的眼泪冲刷过后想起的又是谁？Sunny常说我是占有欲和控制欲极强的人，自从经历了大学老师，就不肯再先承认自己喜欢，仿佛先说了，便在感情中占了下风，即使输也比对方熟的彻底。大学老师不要我，他的儿子认为我破坏了他幸福美满的家庭，

令我在精神上受尽折磨。仿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我对他先说的那句我喜欢你。

老狐狸让我在医院多观察两天，他走后我擅自出了院，没有他陪在我身边，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苍白的大牢笼。

从医院出来，我竟看见了马老师，她看起来有些憔悴，昔日标志性的高原红，硬是没了血色，大眼袋四平八稳的挂在脸上，使整个人看上去格外没了精神。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说。

“头晕，老毛病了。”

第5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3)

“哦，你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你也好不到哪去，两天不见，你这是怎么了，对了，你来这里干吗，身体不舒服吗？”

她恩了一声，慌忙的把手里的一张纸藏到身后。我毫不遮掩的看着她，对视十秒后，她缓缓从背后拿过那张纸，递给我看。

“这是什么？”我说。

她垂着头，那样子像霜打的茄子，“化验单。”

我漫不经心的读着上面的字，突然睁大眼睛，“你，有了？”

她点点头。

“这是好事啊，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现在孩子来了，怎么这么一副样子，小胖他爸知道吗，他知道了非要幸福死不可吧。”

她仰着头，闭着眼，喘了一口粗气，“唉，他还不知道，知道也不会高兴。”

“为什么？”

“这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他根本就他妈不行。”马老师情绪有些激动，双手掩着面，把头深深的埋在手掌里。我一惊，“怎么，怎么会这样？”

“他那方面根本就不行，我是个正常女人，我快疯了，我为什么要嫁给他。”说完，她哇的哭出声来，把脸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的白色T恤顿时湿了大片。

突然觉得马老师有些可怜，她爱的那么纯粹而真诚，却连一个女人起码的要求都享受不到，如果爱情是场毁灭，那么她便是徒等着被别人毁灭的那个人。

“那，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我问她。

她摇头，“我也不知道，那天喝的太多了，连男人女人都分不清了，还有工夫想他是什么品质的男人吗？”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把孩子生下来吗？”

“我还没有想好，如果要了孩子就要舍弃我现在的家庭，这比鱼和熊掌更难抉择。”

“听着马老师，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你当初为什么嫁给小胖他爸，你肚子里连爸爸都未知的宝宝，你打算把他生下来吗？”

她用力朝我摆摆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乱极了，完全不能思考。我爱小胖他爸，但我他妈不能一辈子跟他玩儿‘柏拉图’吧。”

我叹了口气，“爱情就像一场战争，总要有人受伤。”

她把化验单在手里团了又团，“我真不希望在战场上遍体鳞伤。”

我无话可说，站在马路边看过往的行人，每天有多少人互不相识，擦肩而过，每天有多少人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产生爱情，又有多少人为那一瞬间的爱情最终痛彻心扉。我对身边的马老师说：“我们去喝一杯吧。”她低头从包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捋了捋额前的几根乱发，“我要不要先回家去换件衣服？”

“又不是去相亲，换哪门子衣服，走啦。”我拉着她的胳膊。

“不行，等一下，我们换一家酒吧好不好？”

“换一家你请客吗？”

她低下头，“请就请喽。”

“别勉强了，今儿都29号了，谁不了解谁呀，大家都是月光族，省点钱吧。你放心，柳林要在那里我就让他藏起来，不让你尴尬。”

“唉呦，你说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对人家有点不好意思。”

“那天你那生龙活虎的样子，可不像不好意思的。”

她提着包拍了我一巴掌，“哎呀，快别说了，人家那天不是喝醉了吗。”

在马老师再三请求下，我陪她在购物中心挑了条吊带蕾丝小裙。我个人认为，马老师的体型不适合这种可爱的蕾丝风格，但是她喜欢，我也就不再发表意见。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她所谓的建设性的意见，顺从她是最好的选择。

52、

酒吧里，马老师见到柳林显得有些尴尬。柳林过来招呼了下，把我拉到了旁边的位子上，他说："丫头，你想不想接手我的酒吧？"

我的身体随音乐摆动着，"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是大款呢，这间酒吧虽说不大，那也是需要银子的，老兄。"我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大团圆，"这是我本月仅剩下来银两，够接手这间酒吧的吗，恩？"

他把大团圆从我手中拿过来，在光下照了照，"不是假的吧，好，成交了。"接着把钱塞进了上衣口袋。

第5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4)

“喂，”我扒拉着他的口袋，“你不是玩儿真的吧，快还我，一会回去打车的钱都没有了。”

“朱丽雅你听我说，我的话决不重复第二遍，你到底有没有兴趣管理这间酒吧，或者只是先替我管理一下。”

我把钱从他的口袋里抽出来，“为什么让我管，我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最信任你，你不用懂什么，其他的事我都已经打理好了，就是经营财务上的事你给盯着点，你在大学时学过经营管理，又修过会计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搔着脑袋，“我那都是纸上谈兵，大学毕业后我除了会教几句鸟语，不会干别的。”

“这你别担心，我不指望你能把这酒吧推出亚洲，走向世界。”

“嘿嘿，你就不怕我把它推出市里，走进郊区？”

他伸手拍了下我的头，“正经点。”

“可是，我在ST的工作不能耽误。”

“平常就你当你的园丁，每周过来这里溜个一两次，查查帐目就行。反正平常你来这的频率每周也不只一两次。喂，丫头，怎么样，到底答不答应？”

我低着头用手划着酒杯的杯口，“你真要走吗？”

“恩。”

“非走不可？”

“非走不可。”

突然之间，胸腔难受的说不出话来，“都走吧，都别理我，我耳根就清净了。”

“你又怎么了？和他吵架了？”他说。

我摇摇头，“不想提了，喂，我现在也算个小老板了吧。”

他笑，“何止？以后这群小弟都要听你呼来喝去，你整个一大姐大呀。”

我冲吧台上调酒的ABC眨了眨眼，“是这样的吗？”

ABC冲我点点头，打了个OK的手势。

马老师穿着新买的吊带小裙子走过来，“喂，聊什么呢那么神秘，去跳舞吗？”

我把她手里的酒瓶子拿过来，一饮而尽，“我忘了，你不能喝酒，更不能跳舞。”

她看了看柳林，冲我使了个眼色，”哎呀，你说什么呢？”

“我们回去吧。”我说。

“我们才刚来呀。”

“那你现在到底要不要走，孕.....”

她忙上前用右手抚住我的嘴，“走，走，我们走。”

到了家，我刚用钥匙打开门，一个小女孩蹦跳着过来抱住了我的大腿，“你不就是送我玫瑰卡子的那个漂亮姐姐吗？”我弯腰把她抱起来，“怎么是你呀，小朋友？”然后我用手轻捏她的小脸，“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她很得意的冲站在一边的苏小航仰了仰小脸，“哥，你听见没，姐姐夸我呢。”苏小航点头笑了下，“是，你最可爱了。”

我看着他，自从认识他以来，我极少见他笑，每次见我，他都板起一副苦瓜脸，仿佛随时要进行阶级斗争，把我致于死地的架势。现在我看到他在笑，他在对女孩笑，但我分明见他的余光落到了我的身上，那些所有积存在我身上的‘冰雪’好象一下子就融化了。

女孩吵着要我坐下来一起听苏小航讲故事。他把女孩接过来放在腿上，“姐姐，还有事要做，你要乖，我们去房间继续讲好不好？”

女孩有些扫兴，但还是点了头。

更晚一些的时候，我的头突然有些疼。睡不着，起身去厨房找水喝，然后一头栽倒在五指沙发上看前两天买来的碟片。收到唐吉德的

短信：睡了没？我回：还没，有事？电话打了过来，“不好意思，那么晚了，没耽误你休息吧。”

“别客套了，到底什么事？”我说。

“本想明天回ST再找你，但我怕这事对你有影响，所以先打电话跟你说一声。”

我有些不耐烦，“到底怎么了？”

“我今天下班时收到一份匿名信，是关于你的。”

“关于我的？是反映我影响市容，还是作风不正派？”

“这不是玩笑，”他的声音异常严肃。

“那到底是谁写的，反映我什么了？”

“我说了，是一封匿名信，反映你和ST的男学生搞师生恋，还同了居。”

我一时语塞，“啊？”

“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向你求证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第5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5)

我左手拿着听筒，右手使劲揉着太阳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问这么蠢的问题，听我说，这现在已经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实话跟你说，既然这封匿名信寄到我手里，那么资本家那里肯定还有一份，所以，现在这已经成了整个ST的问题，你跟什么人交往，甚至和什么人同居，ST是无权过问，问题是，你现在还是ST的老师，而你的同居对象竟然还是你教过的学生，这直接关乎ST的形象问题，你到底明不明白？”

唐吉德一直生活在国外，中文一直不是很好，说句话还要组织半天语言，现在听他那么溜的跟我说出这番话，显然是经过再三思量。我说：”你到底信不信我？“

“我信不信你没有用，明天ST将针对你的问题开个讨论会，如果后果严重.....”

“如果后果严重就会开除我是不是？”我突然提高嗓门，“开就开啊，老娘正好不乐意干了。”

“你不能意气用事，希望明天你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在ST卖命的时候，谁给过我一次鼓励？你就告诉资本家，我就是跟学生同居了，我乐意，我辞职，辞职！”

愤怒的挂上电话，我的心跳急速加快，觉得身上很烫，眼前晕晕的，客厅的桌椅突然飘了起来。我站起身刚走了两步，眼前就黑了下来。苏小航跑上前接住我，“你没事吧？”我强撑着发沉的脑袋站起来，“你刚才都听见了？”

他点点头，“不小心听到了。”

我用双手揉着脑袋，“是你对不对，那匿名信是你写的对不对？”

他楞楞的看着我，“你在说什么？”

我摆摆手，“别装了，除了你和sunny，没人知道我们住在一起。我知道你恨我，你在想方设法的折磨我，对不对，对不对？恩？你他

妈到是说话啊。”

“对。我就是要折磨你，你破坏别人家庭时怎么没想到那是在折磨别人呢？”

我冷笑，“很好，很好，你终于承认了，现在你满意了？只是对你父亲一相情愿的单相思却换来如此的惩罚，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死样子，你满意了？”

“单相思？呵呵，别说的那么好听，在我眼里，你始终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与我和妈妈承受的痛苦比起来，你这又算得了什么？我不满意，你痛苦一千一万次我也不满意！”

我紧闭双眼再次栽倒在五指沙发上，脸上流淌着两行清泪，“你竟如此恨我，如此恨我.....”

53、

东京爱情故中，丸治问莉香：你每天背着大包，那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莉香笑着说：是幸福和希望。

我背着大包从健身房出来，头还是有些疼，在马路边遇到一个男人，男人走过来对我说：“姐姐，我刚下火车包就被人偷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个回家的车票钱。”我大笑着看着他：“又是你，是不是想尝尝台拳道黑带的厉害。”男人嘘着眼看着我，突然张大嘴，瞪大眼睛，用手指了指我，“是你，神经病。”然后冲我吐了一口唾沫。带红箍的大娘忙走了过来，“怎么回事，随地吐痰，罚款！”

男人很无奈的矫情着：“凭什么罚我钱？”

“凭什么？随地吐痰就是不道德，不文明，不讲究卫生，影响市容，影响市区建设，影响.....“她边说着边抻抻胳膊上的红箍，“哎呀，和你这农村人说多了也没用，罚款50，快，掏钱！”

我笑着冲她竖起大拇指，“罚的好，这小子骗了不少钱呢，光我就遇到了两次。”

男人恶狠狠的冲我眨眨眼。带红箍的大娘立刻瞪起了眼珠子，“呦和，你还敢瞪眼？”嘟的一声吹起了胸前挂着的哨子，两条狼狗马上窜

了过来。“怎么着，你要敢动手，叫我‘儿子’对付你，罚款50，交不交？”

男人无奈的从上衣口袋掏出50块钱，“妈的，今儿算我倒霉。”

大娘冲我眨眨眼。

“您儿子长的真帅！”我说。

到ST的时候，sunny把我拉到一边，“妞，出事了。”

“匿名信的事？”

“你都知道了？”

第5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6)

“唐吉德昨天给我打过电话。”

“你打算怎么办？”

我把大包放到办公桌上，“怎么办，要开要炒随他们喽。”

Sunny摇摇头，“哎，怎么会弄成这样，那信到底是谁写的。”

“在ST，除了你就苏小航知道这件事，是你干的吗？”我说。

“你怀疑苏小航？”

“我有理由不怀疑吗，他千方百计住到我家里，住了不到一周ST就收到了匿名信，什么和男学生搞师生恋，和男学生同居，谁会知道的那么清楚？谁又会那么恨我？”

Sunny楞楞的看着我，“难道真的是他？”

“他昨天已经承认了。”

啪的一声，她手里的水杯滑落在地，“这不可能，这决不可能。”

我耸耸肩，“唉，这是我的报应。”

她双手紧握我的肩，“妞，你听好了，这不是你的错。”

“不是她的错又是谁的错。”小秘从门外走进来，“朱丽雅，唐先生让你去会议室开会。”

我瞟了她一眼，“知道了。”

她走过来，看着我，“你给ST惹了那么大麻烦，还来那么晚，都几点了，你现在是迟到，知不知道？别以为唐先生护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哼。”

我把桌上的书啪的一声倒扣过来，“第一，今天是我的公休日，照常理，我不来，是规定。我来，是加班；第二，唐先生要护着谁，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你要想得宠就做人做的有品一点，捧完别人臭脚四处叫香的人，唐先生自然不会喜欢。”

小秘气的直翻白眼，“你，你到底说谁呢？”

我耸耸肩，“欢迎对号入座。”

小秘哆嗦着指着我，“好，你，你等着。”然后转头对sunny说：“你也听见了，她这是在骂我，她敢当众侮辱我。”

Sunny用小手指掏了掏耳朵，“啊？你们刚在说什么，我没听见耶。”

“好啊，你们，你们合伙欺负我，我.....你们等着，咱走着瞧！”

小秘气哼哼的走出办公室，我和sunny脸对脸的笑个不停，sunny边笑边喘着，“喂，妞，看清现在的形式了吗，你现在可是大众情敌呢。”

我把书扔到她身上，“甭胡说了，你知道我已经有老狐狸了。”

“对啊，可是最近很少听你提起他。”

我低着头不说话。

“吵架了？”她说。

我点点头，“小事情，过两天就好了。哎呀，不能和你说了，唐吉德和资本家等着对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大批判呢。”

54、

会议室里，资本家脸色铁青，把匿名信扔到我的面前，“你自己看看，身为教职人员竟然和学生搞出这种事情，ST的形象都让你给毁了。”主任忙上前拿过信，“这肯定是误会，哎呀，小雅老师，你快解释解释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确实和苏小航住在一起，但我们只是房屋租赁的关系，再说，他现在也不是ST的学生。我和他清清白白，我不认为我给ST丢了什么脸。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如果要我辞职，我也无话可说。”

资本家噌的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抬头看着旁边坐着的唐吉德，“你也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

他紧握着手里的钢笔，“扣除三个月的奖金，停职反省两周，写份检查交上来。”然后看看主任和资本家，“这个决定大家同意吗？”

主任忙附和着，“同意，同意。”说完使劲冲我眨眨眼，俨然一副让我谢主龙恩的样子。资本家没说话，应该是默许了。

我站起身，“不用了，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我也没有留下去的必要，这两天我会把课程和其他老师交代一下。再见！”

主任从会议室追出来，“小雅老师，谁说不相信你了，你呀，太冲动了。唐先生为了留住你跟老板求了多长时间的情，你知不知道？来ST那么久了，我这是第一次见他在老板面前低头。唉。”主任摸着地中海似的脑袋瓜子，“你这么一闹，他的苦心不是白费了吗？”

“主任，你到底信不信我的话？”

第5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7)

“我信又有什么用，实话跟你说，这封信虽然才收到一两天，但已经在培训圈内闹的沸沸扬扬，说来也怪，好象他们得到消息比我们还早似的。这么一来，势必会影响ST今年的招生，你要清楚，ST的业务不仅是英语培训，还有其他项目，这么一闹，都要受到影响，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我走就可以了，ST就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主任走上前，拍拍我的肩膀，“小雅老师，你是个好老师，希望你想清楚。”

55、

我想念老狐狸。我不断在想，也许他在我身边，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他会给我分析，替我解决难题，至少，不会让我在面对问题时把自己搞的那么狼狈和无助。

我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对调酒的ABC说，我在想念一个男人。ABC用蹩脚的中文告诉我，去找他。

“可是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小矛盾，我怕见了面会继续争吵。”

“嘿，雅，误会要解释清楚，中国人常说，不要总在心里结一块大大的那个叫什么？”

我笑，“大疙瘩。”

“对，大疙瘩。有什么事要说清楚，不要结大疙瘩。”他边说边比划着，那样子可爱极了。

“那你有没有想念的女孩子？”我说。

“曾经。”

“说说看。”

他坐过来，给我调了一杯纯粉色的鸡尾酒，“试试看。”

我呷了一口，皱起眉头，“好苦。”

他笑，“你要好好品一下它的余香。”

我又喝了一口，苦涩散去，是有淡淡的清香。“这是什么？”

“我叫它‘粉色心情’，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在LA做调酒师，那天她穿着粉色的蕾丝裙子坐在吧台上喝了很久，最后她问我有没有一种酒喝下去是苦的，进到肚子里感觉是甜的。我就为她调了这‘粉色心情’。”

“当时她在失恋？”

“恩，看起来她很爱她的男朋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来酒吧喝我调制的‘粉色心情’。”

“后来呢？”

“有一天她突然就不来了。我每天都会调好一杯酒等她，她却始终没有出现。”他耸耸肩，“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渐渐发现，每天调好酒等她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哦，真可惜。”我把面前的‘粉色心情’一饮而尽，真苦。

“你爱她吗？”我说。

他歪着头，“也许。”

“为什么不对她讲？”

“我发现自己爱上她的时候，已经太迟，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找过她吗？”

他耸耸肩，“没有结果，所以，雅，你要珍惜现在的身边人。”

我笑，“你说话的口吻越来越像中国人了。”

他站起身继续缓缓摇晃着酒杯，“嘿，我母亲是中国人，我本来就算半个中国人。老板说，即使从小在国外长大，即使喝的是洋墨水，但归根结底我还是留着中国人的血。”

“柳林说的？”

他点点头。

“嘿，老兄，听着，你都会用成语了。恭喜你。”

他笑着冲我打了个V字手势。

从酒吧出来，我迎着徐徐的微风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广场的花坛下有三五情侣拿着小孩子玩的泡泡机吹泡泡，街灯下，那些小小的圆圈变成了七色彩虹，吹到我的脸上，有些痒。我去街边的小超市买了一个泡泡机，一边走一边吹，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老狐狸家楼下，他的房间黑着灯，我从包里掏出他家里的钥匙，摇的叮当乱响，然后努力的向他的窗口吹着泡泡。始终没有上楼，累了，就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拎在手里。最后出了小区，随手招了辆计程车。司机问我是做什么职业的。

“你看呢。”我说。

他透过后视镜上下打量我一翻，“不好说。”

“怎么不好说？”

“不过你肯定跑不了三种职业。”

“哦？哪三种？”

“常言不是说了吗，像你们这种‘夜猫族’通常有三种人，做IT的，搞培训的，当小姐的。”

我笑，“还真让您猜着了，我还真是这其中之一。”

第58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8)

司机又上下打量我一翻，摇了摇头，我听见他轻微的叹气声。天知道他究竟把我想成了那三分的哪个之一。

车子开进小区，我掏钱递给他，“谢谢您”，我说。他点了点头，“看你这么年轻，以后找个好点的职业吧，别作践自己了。”我笑着瞪上高跟鞋，下了车。

楼下，老狐狸仰头望着我窗口的位置，一动不动。我走过去，“你在看什么？”他一惊，“哦，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为什么不上去？”

“怕打扰你，你好了吗？”

我伸出右手掐了掐脑门儿，“你还关心我吗？”

“当然，一直想你。”

“骗人，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说。

“我怕你不理我。”

我走过去环抱住他的腰，“我以为你不想理我了呢。”

他把我整个人紧拥在怀里，“我怎么会不想理你，这两天我快懊恼死了。我们别再闹了，好不好。我真的舍不得，舍不得让你离开我。”

“那你还对我说那些混蛋话，什么我不在意你，你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我会对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主动投怀送抱吗？”

他轻轻扶起我的脸，捏了捏我的鼻子，“那这两天，有没有想我？”

我点点头，“恩，想了。”

我们在楼下拥吻，“我们上去好不好？”他说。

“不好。”

“我真特别想上去，”他在我耳边轻吐着，“我想要你。”

我用手抚住他的嘴，“大谗猫。”

他捏着我的手摇晃着，“让我上去好不好？”

“不好。”

“你真残忍。”

“是你先对我残忍的，我要惩罚你。”

“怎么惩罚？”

“还没想好，总之，在我没想好之前休想碰我，哼。”

他突然放开我的手，“宝贝，别再折磨我了。”

我脸一仰，“不行，哎呀，你快走吧。我明天再去找你。”

他皱着眉，故作生气，“真不让我上去？”

“不让，你快走。”接着，我头也不回的跑上了楼。

时至今日，我经常在想，如果那天我让他上了楼，那我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但是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爱与被爱的每一个时刻，那些逝去的日子也曾照亮我们的生命，它们在我的生命中，永远鲜亮。

56、

唐吉德给我电话，他说，小雅，我尊重你的决定。但请你答应我的请求，帮我做完这次的艺术节，我知道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你，你也不想让他们失望吧。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培训中心，唐吉德去听我的口语课，我看到他坐到最后一排，托着下巴，认真的像个刚入学的孩子。下课后他对我说：“小雅老师，我很荣幸做了一次你的学生。”

我把书整理好，“这句话到底是安慰还是赞扬？”

“由衷的赞扬。”

我笑，“谢谢。”

“有个问题我想站在私人的角度问你。”他说。

“既然是私人问题我就有权利不回答喽。”

他耸耸肩，“当然。”

“说吧。”

“如果我说我相信你那天说的话，如果我以私人名义挽留你，你会不会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你，我想每天都看到你。”

我忙抓了抓头发，“你搞错了吧，你在开玩笑吧，我们不是说不提这个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你误会了吧。”

他笑，“别紧张，留下来好吗？”

“我.....我有男朋友了，你也见过。”

“我知道。”

“那你还.....”

“你同样不能剥夺我追求你的权利，不是吗？”

“不不，求你，不要这么折磨我。”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听着，小雅，我爱你。”

我忙摆摆手，“我们不谈这个，我们不谈这个好不好？”

“好吧，希望我的话不会给你造成思想负担。”

从培训中心出来我一直在想唐吉德对我说的话，我抚摸着胸口，感受着自己的心脏无节奏的慌乱跳动着。是谁说，爱情就像小偷，来时偷偷摸摸，走时损失惨重。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我爱你’，即使是老狐狸，情到浓时也不过是一句喜欢。谁说甜言蜜语不重要，对于一个徜徉在爱情中的女人来说，这三个字是多么大的肯定。

第59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59)

57、

我到老狐狸的公司找他，小甜把我挡在会议室门外，“小雅姐姐，放过他好不好，我爱他，你不知我有多爱他。”我扭过头不看她，“对不起，感情不是儿戏，他也不是玩具，不是说让就让的。”

她把钢笔紧紧捏在手里，突然拔掉钢笔帽，用笔尖对准自己的喉咙，“那你爱他吗，有多深？不不。”她允自摇头着，“你不会比我更爱他，没有人比我更爱他，我能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死。”

我往后退了两步，“小甜，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吗？”

“我是疯了，我爱他爱的疯狂。他应该是我的，我的！”

“冷静点，听我说，感情是相互的，我知道你爱他，可他呢，他爱你吗？我不知道我究竟能为他做点什么，但是如果他需要，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

她冷笑着摇摇头，“你不能，我会向你证明我说过的话，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看。”

现在，每当想起那天她那张激动又决绝的面孔，我都忍不住心口一阵疼痛，如果早知道事情是这样的结局，我宁愿变成她来承受接踵而来得一切。只可惜，生活是一出无法完满的戏剧，我做不成导演，不能主宰故事的发展，永远不能。

老狐狸从会议室出来，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你跟我说实话，公司是不是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他点点头，“恩，很严重。”

“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财务上的问题，公司有一笔资金不明下落，股东每天都在向我追究这个问题。”

“那查出来了吗，是谁挪用了这笔款子？”

他伸出双手揉了揉太阳穴，“查是查出来了，不过那个人现在已经下落不明，因为那笔款子曾经经过我的手，所以.....”

“所以他们怀疑你？那你向他们解释啊，你又没有做过，你怕什么，实在不行找你老爸，你老爸不是总公司的老板吗，他一定会帮你的。”

他摸着我的头，“宝贝，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爸也要对股东们负责的呀。”

“那怎么办？挪用公款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说。

“别担心，总有解决的办法。”

我把脸贴上他的胸膛，“有什么是我可以帮你的吗？”

他左手揽住我的腰，右手摩挲着我的头发，“这就可以了，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我抬起头，用唇语轻吐出三个字——ILOVEYOU.他楞了楞，把我拥的更紧了一些，“宝贝，我们去旅游好不好，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抛弃这些纷纷扰扰，好不好？”

“那你公司这边的事情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解决，现在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

“好。”我说，“我明天就去跟主任请假。”

58、

培训中心，主任拿着我的请假条面露难色，“小雅老师，你知道ST现在的情况，“我.....”

我把请假条收回，“对不起，我直接去找唐吉德。”

“小雅老师，”主任把我叫住，“你这一请假，有可能就是永远的长假。”

我没说话，径直走出办公室。

主任说的话我又何曾没有思考过，如今不只是ST，那封匿名信把朱丽雅的“臭名”在整个培训界都炒的沸沸扬扬，资本家不主动炒我，不单是念在许久以来我对ST兢兢业业的份上，唐吉德在背后为我说了

多少好话，使了多大力气，更是不得而知。多少人等着朱丽雅给ST一个交代，正在这节骨眼上，我要求放假，无疑是雪上加霜，是对自己行为的默认，是对匿名信的默许。主任说的对，这次请假，很有可能就是永远的长假，资本家经营多年的好名声怎能为一个小职员轻易破坏。可是我不管，我要和老狐狸在一起，这是我目前唯一能为他做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管。

唐吉德把请假条看了又看，最终把它平放到桌子上，用手指轻轻在上面敲了两下，“如果是我那天的话给你造成思想压力，我道歉。”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面，“不不，和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私人原因。”

第60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0)

“五天后保证能回来工作吗？”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我保证，我说过要帮你做完这次的艺术节，我朱丽雅一向说话算话。”

他拿起钢笔在请假条上签了几个字，“批了，希望你准时归队。”

我笑，“一定。”

他站起身来，“朱丽雅，我就是喜欢看你笑着时的样子，好好保重，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保持这个笑容。”

我嘴一撇，“好吧，老板。”

他笑着摇摇头，“你狡猾的让我无话可说。”

“那就什么都别说，我在ST一天你就是我的老板，也只能是我的老板。”

“听你这么说，真不知挽留你是对是错。”

我耸耸肩。

“但是，于公于私，我还是希望你留在ST，这几天好好休息，我希望五天后见到一个精神饱满笑容满面的朱丽雅。”

我点了点头。

从培训中心出来，我回了趟家。老娘拿出老爸的新书给我看，老爸奋斗多年的心血终于开了花结了果，老娘笑的像个纯真的孩子。老爸独自在书房里抽着烟，看得出，他并没有老娘那么兴奋，甚至感觉有几分的伤感。我把桌子上的几张资料理好放在一起。“您不开心？”我说。

他摇摇头，指着满屋子的学术资料，“它们都像我的孩子，多年来无人问津，到头来还是靠别人帮助出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老娘走进来，叹了口气，“瞧瞧你爸，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书都出来了，还跟自己较个什么劲。”说完，她把桌子上的资料拿起来又扔下去，“小雅你看，这些，这些，书

都出来了，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唉，这个倔老头子，我是拿他没辙了。”

“老娘，有哪个人生完孩子就急着把孩儿他娘杀了，一边杀还一边吆喝着：孩儿都出来了，还要娘有什么用。”

她一楞，冲我摆摆手，“我不跟你们说了，爷俩一个鼻孔出气。”然后走出书房。

老爸半笑着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我说：“老爸，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不管怎样我永远支持您。”说完，我感觉自己的眼角竟然有些湿润。他把烟掐死在烟灰缸里，用右手捋了捋鬓边的几撮白发。那一刻，我的心都疼了。

吃晚饭时，老娘告诉我楼上的飞儿姐姐前几天搬走了，我心里一沉，“搬哪去了？”老娘摇摇头，“那谁知道啊，那孩子一直不稳当，走了也好。”彼时，我脑中回荡的仍是那首肖邦的《离别曲》。我想，感情是债，谁爱了谁，谁就欠了谁的。飞儿姐姐爱的彻底，也注定输的彻底。

从家里出来，我给老狐狸打了个电话，他问我收拾的怎么样了，我笑，“有种离家出走，和你天涯海角的感觉。”隔了几秒钟，他说：“如果还有机会，我真想这么做。”

如果还有选择的机会，我也一定毅然决然的这么做，可是一切已成定局，晚了，从开始就晚了。

59、

我和老狐狸的旅行目的地：云南丽江。

走的前天晚上，我把sunny约到柳林的酒吧，sunny说：“妞，你可要想好了，为这个男人放弃自己的事业，何况这个男人并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

我笑，“我那哪算什么事业啊，充其量就是份能填饱肚子的工作。”说完，我楞了楞，我真是怎么想的吗？如果是，当主任告诉我有可能永远离开ST时候为什么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

“怎么了，还是舍不得？”Sunny看着我。

“离开阿猫阿狗都要难受上几天，更何况是离开那么多可爱的孩子。”我说。

她笑着摇摇头，转身看着柳林，“你说呢？”

他用手指画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朱丽雅，你应该好好去教你的书。”

我举起酒杯，“来，先做个短暂的告别吧。”

“妞，你真的.....”

我摆摆手，“喝不喝？”

三只酒杯在嘈杂的音乐声中相碰，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回去的时候，我坐在柳林车里的副驾驶上双手抚着脸，独自难受。他说，你为什么这副死样子，为谁难受就应该让谁看见，不然就在心里使劲憋着。我说，对不起，你靠边让我下车吧。他突然急刹车，双手用力撑起我的头。我说我累了，如果不想送我回家就马上让我下车。然后他发动车子，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柳林知道我有多么热爱培训中心的这份工作，我明知道即使丢了这份工作也丝毫不能解决老狐狸公司里的问题，但陪他出游，陪他减轻哪怕丝丝的压力，我也愿意这么做。我爱他，爱的义无返顾。

第61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1)

60、

踏上丽江土地的那一刻，我的心顿时安静下来。置身其中，恍如走进了藏在心底的那个梦境，好似一下子退回了好几个世纪。老狐狸始终牵着我的手，我们漫步古城，宛如走在一幅古朴、典雅、幽静的画里。纳西风格的老房子鳞次栉比，穿街过巷清澈的泉水，缓缓地不拘一格地流淌着，让时间也似在这里久久地迟疑、徘徊。位于古城中心的"四方街"更是人头攒动，街道两侧店铺林立，我拿出相机把镜头对准古城的天空，天空干净的如婴儿的眼睛。在这里，完全摆脱了都市里的喧嚣和污浊的空气，有的，是大都市里缺失的古朴和安谧。

等着天黑，天色终于暗了下来。我们进了一家叫"候鸟之家"的酒吧。入夜，窗外燃起篝火，响起音乐，人们载歌载舞。我轻推开窗子，把头探向窗外，深吸一口气，然后对老狐狸说：“丽江的空气似乎都是甜的。”他拥着我浅浅的笑。酒吧的老板是台湾人，人很好，对我们也十分热情。席间还走过来和我们攀谈，还给我们照了相，把洗出来的照片挂在店里。我在想，一个纯净的地方，往往也会净化人的心灵吧。

如果说，白天的丽江是明媚的，那么夜晚的丽江更是风情万种，绚丽多彩。大街小巷被街灯和形形色色的霓虹灯照得通亮。从酒吧出来，大家三五成群，闲散的逛着。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却没有丝毫的陌生感。我们不时还可以看到一帮纳西族乐人聚在一起，演奏着东巴古乐。看着，听着，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踩着鼓点，跳起东巴舞蹈。

逛完街回到旅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狐狸带我到预定的宾馆休息，出乎我的意料，他定的竟是两个房间。我拉着他在我的房间陪我聊天，他说：“你累了，你需要休息，我要的可是一个容光焕发

的女朋友，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可怜。”我笑。然后他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走出了房间。

许是累了，头突然有点晕，我靠在床檐上眯着眼睛，接到sunny的电话。

“没打扰你们吧。”

“没打扰他，打扰到我了。”我说。

“什么意思？还没失身？”

我转了个身，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听电话，“我们分睡两个房间。”

她惊呼：“啊？他没毛病吧？”

“去你的，说什么呢，逛了一天，大家都累了。”

“就是再累，面对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我就不信他提不起精气神儿。”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魅力？”

“我的意思是说他那方面有问题。”

“喂，三八，我不想听你说了。”

她笑，“好好好，转告他，有病要赶紧治呀。”

“喂！！！！”

她挂断。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起身想去敲他房间的门，走到房间门口又踱了回去，来来回回几个回合下来，我把自己彻底仍在床上开始数绵羊，数到最后开始无端的痛恨起绵羊。

转天，我们去爬玉龙雪山，我却始终提不起精神。他牵着我的手问我看过电视剧《一米阳光》吗？我阴着脸，“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言情剧感兴趣了。”他笑，“小甜介绍我看的。”我猛的抬起头恶狠狠的看着他，走路的时候故意用力踩了两下他的脚。他咬着牙冲我苦笑。

我知道一米阳光缘自一个典故，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终年云雾缭绕，只有每年秋分时节会有一米长的阳光照下来，传说被这一米阳光

照到的人就能拥有美丽的爱情。意思大概就是让我们努力把握现在可以得到的东西，追求那一瞬间的真爱。

老狐狸从背包里拿出相机对准天空照了几张相，然后转头对我说，“等着啊。”我见他在包里左翻右翻，掏出一个手电筒。他把光调亮对准天空，“有一米长吗？”

“喂，快收起来，你这样很丢人。”

他不管，把我揽到怀里，“我们现在都是被阳光照耀过的人了，你不许再生气了。”

我笑，“你那哪是一米阳光啊，你那是一米灯光好不好，还是根本看不到的灯光。”

他看着我，“宝贝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没等我反应，他的唇已经覆盖上来。我忙推推他，“在这里接吻我会缺氧的。”

第62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2)

他用舌尖在我嘴里挑逗着，“我就是你的氧。”

我们分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些虚脱，“你背我。”我说。他把背包背在前面，弯腰把我背了起来。

“我重吗？”

“简直是头小猪啊。”

我伸手去捏他的耳朵，“我到底重不重？”

他笑着求饶，“不重不重。”

我很得意的拍拍他的头，“恩，这还差不多。”然后把嘴凑近他的耳朵，“喂，大谗猫，你为什么要定两个房间？”

他楞了一下，继续往前走，“怎么了，晚上睡不着想我了？”

“去你的，我是觉得两个房间有点资源浪费。”

他笑，“没什么，没带安全工具。”

“切，借口。”

他把我放下来，转身与我四目相对，“宝贝，这次我们只好好的享受风景，不想别的。”

“谁想了，是谁一直谗来着。”

“好宝贝，再说下去我真要犯错误了。”

我笑着低下了头。

在丽江的几天我们都这样度过，白天去游览风景，晚上回到宾馆，他看着我入睡再回自己的房间。有一天他给我讲笑话哄我入睡，我一动不动的看着他，他站起身弯腰吻了下我的额头，我突然抱住他，他有些冲动，把嘴一点点挪向我的唇，我们这样吻了好久。最后他站起身，摸摸我的头，“好好睡吧宝贝。”然后走出了我的房间。

61、

旅行结束，我回到家里，用钥匙打开门，屋里和我走时一模一样，茶几和电视上落着些许灰尘。我走后，苏小航显然是没在这里住

过。恍然觉得，原来他根本不是想租什么房子，他的目的就是这么不动声色的折磨我。

回到ST我先向主任消了假，主任说："小雅老师，老板最近要找你谈话，你做好心理准备。"我说我明白。回到办公室sunny把我拉到一边，"看今天的经济时报了吗？"

我收拾着办公桌上的口语教材，"你什么时候开始走这一经了？"

她把桌上的报纸递到我手里，指着上面的一小块文字，"你男人的公司股票这两天低了好几个点。"

我把报纸放在一边，"股票这玩意就这样，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用食指敲着办公桌，"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你男人的公司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沉，"出什么事了？"

"你先告诉我，这两天你是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

"废话。"

"那就奇怪了，出了这么大事他还有闲情逸致出去消遣。"

我慌乱翻着那一版报纸，"甭废话了，快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也是刚知道的，昨天我去柳林的酒吧，遇到了小甜，见她趴在柳林肩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过后我问柳林她来干什么，柳林说她要出远门，过来跟他告别。"

"出远门？去哪？哎呀，爱去哪去哪，我不愿意听她的事，你到是说重点呀。"我拍着手底下的报纸。

"你听着呀，今早我来上班碰见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做操盘手，我说我也想整几股玩玩，我问他JS（老狐狸的公司）的股票怎样？他摇摇头，说最近有内部消息：JS公司内部出了问题。听说公司最近有一大笔款子下落不明，据说还牵扯到了总经理。喂，妞，你男人不就是JS的总经理吗。"

我在办公室徘徊着，"我马上打电话给他。"

她把我拦住，“先等等，你不觉得这事有些奇怪吗，JS刚出了问题小甜就急着要出远门，如果我没记错，她应该是在那里管财务吧。”

我摆摆手，“甭乱猜了，她只是一个部门小会计。”

她瞥瞥嘴，“有个好支点，一根棍子还能撬起整个地球呢。”

我无心再听她说下去，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老狐狸，一直无法接通。

“不行，我要去找他。”我说。

“老板随时要找你，你真不想干了？再说，你现在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管，就算什么事也顶不了我也要去。

出了门，我正好跟迎面走来的唐吉德撞个满怀，我说对不起，回来再向你解释。

第63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3)

62、

JS公司，有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进了老狐狸的办公室。我问秘书出了什么事，她说，听说是来核实点情况。警察走后，我依然被秘书挡在门外。我说我想见他。

“总经理说了，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我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还是无法接听。我急了，冲秘书嚷嚷着，“你走开，我要进去，我要见他，如果知道是我，他一定会见的。你去，去告诉他是我要见他。”我开始有点语无伦次。

秘书面露难色，“对不起朱小姐，总经理吩咐了，不想见任何人，请您谅解。”

我垂头丧气的回到ST，资本家黑着一张柿饼子脸，“朱丽雅，对你的行为你有什么解释？”

我低头看着墙角，“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好，打份辞职信上来吧。”

我抬起头看着他，“我会辞职的，但不是现在，我已经答应唐先生要帮他做完这次的艺术节。”

他皱皱眉，“好，艺术节过后你另谋高就吧。”

从资本家办公室出来我遇见了送妹妹上课来的苏小航，他走上前，“回来了？”

“恩。”

“我明天回去住。”

我猛的抬起头，“苏小航，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在的候时你不住那，我回来了你又要过去，你成心折磨我是不是？”

他看着我，“你的脸色很差。”

我冷笑，“这都是谁害的，千方百计搬到我家里，又写匿名信陷害我，现在我要被炒了，你满意了？你折磨够了吗？”

他一愣，“ST炒了你吗？”

我满腔怒火冲上头顶，“对，如你所愿了，苏小航，纵然我欠了你的，现在也该还够了吧，我给你一周时间，一周之内滚出我的家。”

“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们谈谈。”

我摆摆手，“我不想听，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63、

我到柳林的酒吧独自买醉，吧台调酒的ABC看到我疯狂的灌酒，摇摇头，又摇摇头。柳林夺过我手里的酒杯，我对他撕打着，“你给我，给我酒，我要喝，我他妈还没喝够呢。”

他扶住我的肩膀，“你看你现在是什么德行。”

打掉他的手，“不用你管。”我伸出手胡乱指着，“你，你，还有你，你们都在折磨我，都他妈的在折磨我啊。”

他叹了口气，“你去找他啊，去折磨他，何必在这里折磨自己。”

我双手掩住脸，“他不肯见我。”

“那就甩了他，让你这么痛苦的人，留着有什么用？”

我摇摇头，“他有苦衷，公司出那么大的事，他肯定是压力太大了。”

柳林坐在我旁边也灌了口酒，“我知道，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他，而是小甜。”

“她？她有什么好担心的，老狐狸公司出了事她马上一走了之，这种人还配让你担心？”

“不，丫头，你知道吗，我听说JS已经有人去自首了，只有这样你那位老狐狸可以减免责任，而恰好就在这时候小甜跟我说她要远行。”

我瞪大眼睛，“你的意思是说.....”

他向我用力的点了点头。

转天，柳林托朋友去查JS自首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下午的时候他到培训中心找我，一夜之间他突然憔悴了许多。我跑上前抓着他的衣领，“真的是她？”他微闭双眼，轻轻点了点头。瞬时间，我所有的意

志土崩瓦解，大脑中反反复复重复着小甜的那句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有多爱他。

是的，她真的证明给我看了，只是没想到她用的竟是这种方法。

64、

深夜，我终于敲响了老狐狸家的大门，他来开门，两天没见，他整个人好象枯萎了，嘴唇干裂，流着血水。我上前环住他的脖子，点起脚，昂起头，然后伸出舌头去舔他的唇。他拥住我，把头深埋在我的脖颈与头发间，我的脖子湿了，他在哭，他在痛苦的抽泣。

“对不起，宝贝，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小甜，小甜她替我坐了牢。”

我流着眼泪，轻抚着他的头，我说我明白，我明白。

最后我们跌坐在地上，他低着头不看我，“我不知小甜会这么做，其实在去丽江之前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64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4)

我过去把他的头揽在怀里，“你想承担所有的责任？”

他默默的点头，“我知道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挪用公款的人跑了，那笔款子经过我的手，而小甜恰是那个部门的会计.....”

我点头，“我懂了。”

“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知道自己可能随时要去吃牢饭。”

我伸手胡乱抹着眼泪，“所以你带我去旅游作为最后的告别，所以你定两个房间坚持不和我发生关系，你怕自己坐了牢不能对我负起责任。”

他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对不起，对不起。”

我哭着摇头，用手轻抚他的一头乱发，他把头埋在我的胸前，“真希望这一刻是永远.....”

我解开胸围，脱掉内衣，赤裸着上半身坐在他的面前，他紧拥住我，“可能，我们永远不能在一起了。”

我伸出右手抚住他的嘴，“什么都别说。”

他抚摸着我的眼睛，鼻子，下巴，“可是，你想过吗？我们可能永远没有结果。”

我脱去他的衣服，用脚拨掉他的袜子，“不想，现在什么都不想，好吗？只想我，我只要你想我。”

我们赤裸相对，他伏在我的身上，我抚摸着他坚实的肌肉，然后用力抱住他，他吻遍我的身体，吻的热烈，然后缓缓进入我的身体，我微闭眼睛，“我爱你”。我说。

他用舌尖舔着我的眼睫毛，然后用力，在冲刺的一瞬间，他发出狼一般的嚎叫。那一刻，我哭了，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哭的不由自主，我们像两头受伤的小兽互相舔噬着彼此的伤口，试图给彼此寻求安慰。

他从我身上爬起时整个脸也被泪水笼罩着。我起身穿上衣服，“我以后再不会找你。”

他从谙哑的喉咙中吐出几个字：“宝贝，我也爱你。”

我心如刀绞，哭着跑出门去。

这晚，我在酒吧里喝的酩酊大醉。以前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喝多少酒，我都会让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可这晚，我不想清醒，我想把自己灌醉，我痛苦的想让自己死去。我勾着柳林的脖子，吐在他的身上，酒吧的音乐挡不住我几近爆裂的哭声。柳林送我回家，把我抱到车上，我躺在后座痛苦的呻吟，“我也可以为他付出一切，如果可以，我愿意代替小甜替他坐牢，我真的可以。”我嚎啕大哭。柳林摸着我的头，“我知道，我知道。”

65、

我回ST上班，早上起床后，我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化了妆，从衣柜里挑选了白色T恤和蓝色仔裤。站在穿衣镜面前试图给自己一个微笑，可终挡不住镜中的满脸疲惫。

到了培训中心，我先去班里看了看，学生们正在sunny的带领下做听力练习，小胖抬头看到我，想张嘴说些什么，我冲他使了个眼色，把食指放在嘴边，“嘘.....”

Sunny见到我，跑过来搂住了我的肩，“没事吧。”我摇摇头。

她伸手去摸我的眼睛，“怎么肿成这样？”

我闪开，“昨晚多喝了两杯。”

上课的时候，我的头有些晕，感觉自己有点语无伦次，我让学生们针对本单元所学内容进行口语对话练习，我双手撑着办公桌感觉自己随时要倒下去。下课后我回到办公室一头栽到办公桌上，我的心火烧火燎的疼，无法抑制。马老师递给我一盒DOVE巧克力，“解酒。”

“谢谢，”我说。

马老师问我怎么了，我用手抚住胸口的满腔酸涩，“疼。”

66、

我的大脑一直处在混沌状态，根本不受自己的控制。到家的时候，苏小航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见到我，他直起腰，“我会尽快搬出去。”我摆摆手，我说你随便吧。走进房间，我把自己彻底扔在床上，我难受的不想思考，脑中来来回回都是老狐狸那张抽泣的脸。我在床上转了个身，用被单死死裹住自己的头，等待黑暗为我驱走心里的疼痛。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手机响了，是柳林。他说：“小甜，赶紧过来一趟吧，他在这里喝的很醉，跟人家打了起来，头上满是血，还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第65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5)

我坐起身，“求你把他送到医院，求你，快！”

“那你呢，你不打算见他吗？”

我哭了，我又哭了，泪水已经侵蚀了我的整张脸，我无法睁开眼睛，我说我不去，我答应不再见他。

“哎，你们这又是何必，何必这么彼此折磨。”

我哭喊着，“求你，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挂了电话后，我开始在房间踱步，眼睛疼的睁不开，腿撞到床角瑟瑟的疼。柳林不懂，小甜爱老狐狸，甘心为他坐牢，而他背负着她对他的这份情意，怎可能再跟我在一起。我懂，所以明知道舍不得还是狠下心来不去见他。如果时光真的能磨蚀一段往事，那就把一切交给时间吧。我想我再不能这么痛彻心扉的去爱一个人了，别离的痛楚，一次已经足够。

67、

这天，我肿着双眼去楼下的超市买纸巾，习惯用的牌子卖完了，我又多走了两个路口去另一家超市碰碰运气。我就是这样，习惯了一样东西便很难改变，有时候固执的甚至有点不可理喻。

走进超市时有个女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雅，是你吗？”

我转过头，揉了揉眼睛，“哦，是你（老狐狸以前介绍来的室友）。”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我腾出一只手揉揉太阳穴，“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哦。”她说，“你最近过的好吗？和老狐狸结婚了吗？”

我摇摇头，“我们分了。”

“分手了？为什么？”

“对不起，我不想再提了。”

她耸耸肩，“真可惜，想当初他对你多好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搬到你那里住吗？”

“他说你急着找房子。”

她摇头，“才不是呢，是他在家政市场找到我，让我去照顾你的。”

我恍然，怪不得她像个保姆一样用心，怪不得她看不惯我对老狐狸的反复无常。

我勉强撑开疼痛的双眼看着她，“那么你每个月给我的租金是？”

“当然是他给我的钱了。哪有给人家当保姆的还要自己交租金的道理。”

我用手撑住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从超市出来，我的心里很乱，给柳林打了个电话，他说老狐狸已经没事了，都是皮外伤。我轻轻合上了电话。游逛了很久，来到了sunny家。按门铃，她来开门，穿着吊膀子的红色丝质小裙，头发凌乱。我打开她的手，独自走进门去，“天还没黑呢，做什么运动了？”她一脸尴尬的站在我面前，然后有个男人从房间走出来，“谁来了？”我转过头去，顿时楞住，那是苏小航的父亲，我曾经单恋过的大学老师。

晴天霹雳，终于懂得什么叫晴天霹雳。三个人同时楞住，我起身看着sunny，“他怎么会在这里？你，你和他，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低着头，“对不起，早该告诉你的。”

“不，这不怪她。”男人插话。

我愤怒的转过头，“我没问你！”再转看向sunny，冲她点点头，又点点头，“好，你做的真好，真是我的朋友！”

甩门出去，她光着脚追出来，拉住我，“你听我说。”我甩开她的手，“我不想听，都是假的，全他妈是假的。”她跌坐在地上用双手抚住脸，“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从楼上走下来，我突然感觉这条路走了好长，好像走了一个世纪才见到了外面的阳光。

68、

培训中心，sunny从大厅里拦住我，“听着小雅，我们谈谈，必须谈。”

我看着她，悲痛而决绝，“我们是不是朋友？”

“当然是。”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知道我有多珍惜这份友谊？”

“小雅.....”

“你知道苏小航有多恨我，你又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恨我吗？”

她走上前抱住我，“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推开她，冲她用力的摇摇头，又摇摇头，“不，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就不会这么对我。”

“对不起，对不起.....”

“别再跟我说对不起，”我吼着，“你知道这两年来我心里忍受着怎样的煎熬，我以为是我破坏了苏小航的家庭，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我自责，我懊恼，我自己折磨自己，而你.....”我抹了把眼泪，伸手指向她，“在我打电话向你倾诉的那些夜里，你的身边却躺着那个男人，你们当初一定在嘲笑我吧，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被害者却向行凶者倾诉衷肠，呵呵，太傻了，我他妈太傻了。”

第66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6)

“小雅，你又何必这么说自己，你明知道我们也没有那个意思，不告诉你只是怕伤害你。”

我向后退了两步，“太可怕了，你太可怕了。怕伤害我？面对苏小航对我的误解，折磨，你无动于衷，把我置于一个罪人的位置，替你承受你应该承受的罪过，目的就是怕伤害我？”

她上前抓住我的手用力往自己身上打，“你打我，你骂我，怎样都可以，求你别这样。我是想告诉你的，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吗，每次看到苏小航为难你，听到你无声的叹息，我的心里也经受一次折磨，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是怕啊，怕你伤心，怕你不肯原谅我，怕你像现在这样不理解我。”

“对，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

“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我低着头，“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一那年的联谊晚会上。”

“那首歌就是他唱的？”

她轻轻的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当年我追他的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恩。”

“我当年做的荒唐事你也都知道吧？”

“知道。”

我微闭双眼，心灰意冷，“那你当初为什么不阻止我，还是想看我出丑，等着看我的笑话？”

她用力摆着手，“不，你明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我摇着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当初他对我说不能和我在一起是怕影响职称的评定，其实是因为身边已经有了你。难怪，难怪.....”

“我们都是不想伤害你。”

“可你们已经伤害我了，”我抬头与她四目相对，“你知道吗？你在用我的爱来折磨我。”

她泪流满面，“不.....我.....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步步后退，“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已经在我心里狠狠的开了一枪。”我指着心口，“这里，彻底受了伤。”我转过身跑了几步，和转角处领着小女孩的男人撞个满怀，抬起头来，猛然一惊，苏小航！他把女孩领进拐角处的教室，然后走上前，面对sunny，“是你吗？和苏谨朋（他爸）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你吗？”

Sunny双手抚住脸蹲下身去，“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苏小航顿时脸色煞白，转头望向我，我胡乱抹了把眼泪，转身离去。

69、

苏小航还是从我家搬了出去，在我不在家时，默默搬走了。在许久以后的某一天，我听说他做了电台的DJ，有天我打车回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似曾相识，在电台里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喜欢过一个比她大的女孩，后来阴错阳差对女孩有了些误会，他总是想尽办法折磨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自己误会了她，他懊恼万分，最终离开了女孩，以此作为对自己永远的惩罚。然后他放了一首小野丽莎的《Youarethesunshineonmylife》，那个DJ的声音像极了苏小航。

我打好了辞职报告，准备艺术节一过就交上去。艺术节的前一天，唐吉德找到我，“准备得的怎么样了？”

我点头说，“都可以了，艺术节一过我就离开。”

他微微叹了口气，“也许你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唐吉德走后，小秘走进办公室，气哼哼的瞪着我，“都快被ST踢出去了，还在这勾引男人。”我低头收拾东西，不想理她。她更来劲了，“别以为不说话就完了，勾引男学生，和男学生同居，现在还来勾引小老板，真不要脸。”

我抬起头，“你怎么知道我和男学生同居？”那封匿名信虽然传的沸沸扬扬，但资本家和主任从没在ST内部说过此事。

“我，我听其他培训中心的人说的。”

我站起身，用手抓住她的脖领子，“说，那封匿名信是不是你写的？”

她把我的手打开，“你想干什么？”

“反正我也不打算干了，你说我想干什么？”

她大叫着，“朱丽雅打人啦。”

我用右手抚住她的嘴，“说，是不是你？”

第67节：别用我的爱折磨我(67)

她嘟囔着，“你有什么证据？”

“那天我和sunny说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在门外，我们刚说完你就走进来了。”

她用力扳开我的手，“是我又怎么样，你为ST做过什么贡献，唐先生为什么对你那么好，不就会臭白话两句鸟语吗，你有什么资格得到唐先生的爱？”

我一楞，“原来你又盯上了唐吉德。”

她冷笑，“你没有证据，告不了我。”

我摆摆手，“你走吧。”

比起接踵而来的伤害，一封匿名信又算得了什么呢？不想再追究什么了，原来，面对苏小航，我也有或深或浅的误解。

70、

第二次艺术节，我给学生拍了一个短剧——喜欢马蹄莲的女孩在20岁那年邂逅年轻帅气的送花小弟，女孩对他一见钟情。她总是在他工作的花店订一束马蹄莲，他送到她家里的时候，她羞赧的把花抱在怀里，然后冲到阳台上看他离去的身影。她把自己的心事讲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听，朋友笑她不够积极，不够勇敢。这天，她终于决定写信给男孩，袒露自己的心事，她托朋友送信给他，信里说，如果你爱我，就请带一束马蹄莲来我家找我。那天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东风骤起，淘尽霓虹，终没等到那束马蹄莲。她彻底绝望，不再打电话去订花，搬了家，从此不肯再见他。

再见到男孩，已经事隔多年，那是在好友的婚礼上，她一眼便认出他，他是那天的新郎。当看到他捧着好友的脸说：ILOVEYOU的时候，她哭了。从手提包里掏出小镜子来看，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琐的纹路，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了。好友挎着新郎的胳膊来敬酒，在她耳边说：“对不起，爱情来了无法阻挡，其实这些年来我们过的也很

辛苦，才换来今天这盛大的婚礼。”她失控，跑出大堂，她歇斯底里的哭泣淹没在熙攘的人群中。

我坐在台下流着眼泪看学生的表演，在座位上无声的啜泣。

落幕时，我和大家一起站起身来鼓掌，然后我就倒了下去。我是太累了，也太投入了，我哭的彻底，整颗心像被榨汁机搅碎一般，血流干了，心被流放了。我就像被掏空的躯壳一样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星期。我不见任何人。唐吉德坚持每天一束百合花，托护士送到我的房间。我躺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默默流泪。第七天的时候，柳林闯进我的病房，他把我从床上抓起来，揪住我的脖领，“给我振作起来，朱丽雅！去看看你的爸妈，看看你的朋友，他们为你担心成什么样子。”我不说话，一眼不眨的望着天上游走的云。

第八天时候，我让老娘给我带来化妆品，我从床上爬起来，把自己打扮漂亮。我娘说：“去看看sunny吧，小雅。从你住院的第一天她就在门外守着，谁劝也不走。纵然你们之间有天大的误会，你对她的惩罚也够了吧。”我照着镜子一声不吭，我又何尝不知道她在门外守着，护士小姐每天都在跟我汇报。有天半夜外面起风了，我害怕她在楼道里着凉，按铃叫来护士给她送了一条毯子，过后坚持不让护士告诉她毯子是我吩咐送的。柳林说：“你这又是何必，既然关心她，又何苦如此折磨她。”我扭过头，比起过去我受过的那一千零一夜的折磨，这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我走出病房，在楼道里见到她，我说：“你走吧，我不怨你了。”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上眼底，“真的？”

我点点头，“真的。”

她瘫坐在医院楼道里，双手抚着脸嘤嘤哭了好久。

在医院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把很多事情都在大脑中过电影般的掠过，然后便一点点的原谅了一切伤害。其实，我是这么容易就原谅别人的人吗？纠到底，我是想放过自己。

71、

柳林来接我出院，在医院门口遇见手捧百合花的唐吉德，我走上前，“是给我的吗？”

他笑着把花递到我的手中，“恭喜你出院。”

我接过花，把鼻子凑近仔细闻了闻，然后深吸一口气，“恩，谢谢，谢谢你每天送来的百合花。”

他笑，“接受我的花，不如接受我的爱。”

柳林楞楞的看看他，又看看我，摸了摸脑门，“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笑，“想要我接受你的人，从现在开始你要努力的追求我了，加油吧！”

“好，我一定努力。”

唐吉德回培训中心上班，我和柳林在医院附近的一家西安小馆吃午饭，柳林说：“丫头，我要走了。”

我一楞，“我刚好你就要走？”

“本来早就要走的，就是因为你病了，我想等你出院就走。”

“还有一个月就是我的生日了，你不等我过完生日再走吗？”

“不等了，”他说，“在我眼里你依旧是当年那个挡在我妈面前想替我挨打的小女孩。过了这个生日你就25了，你长大了。不需要我的保护了。”

我鼻子一酸，“谁说不需要？”

他摆了摆手，“那个唐吉德对你不错，女人终究是要有个好归宿的，放下以前的事情吧，重新开始。”

我低头杵着面前的凉拌菜不说话。

吃完饭出来，我在马路边见到了教美术的马老师，一家三口，好象要去看电影。我叫住她，她上前拉住我的手，“你还好吗，小雅老师。”我说，“你别再叫我老师了，我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

她摸我的脸，“好像瘦了。”

“正好减肥。”

她摇头笑了笑，“你呀，虽然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但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恩。”我凑近她的耳朵，“宝宝怎么样了？”

她把我拉到一边，“做了。我想了，我爱小胖他爸，我不能没有他。现在我们也在找医院治疗他的病，一切都会好的。”

我点头，“是啊，一切都会好的。”

分手的时候小胖从包里掏出两块DOVE巧克力放到我的手里，“我的考级通过了。”

“是吗？太好了。”我说。

“我们还是哥们儿吗？”

我拍拍他的肩膀，“当然是，继续努力，哥们儿。”

72、

柳林走了，我去机场送他，他张开双臂给我一个拥抱，“会帮我照顾酒吧吧。”

我笑着冲他捣了一拳，“放心。”

我看着飞机缓缓上升，抚住胸腔的满腔酸涩，我留不出一滴眼泪。

唐叔叔和唐吉德正式到我家提亲。老爸老妈自然高兴，但还是不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看他的表现吧，想追我朱丽雅可没那么容易。”唐吉德说：“好，等着我强大的攻势吧。”

我们像一对普通恋人一样吃饭，逛街，看电影。有次我问他，“像你这种小海归，怎会拉着你老爸到我家提亲呢。”

他说，“我是海归，但我是十分传统的海归。”

“你还有什么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拉住我的手，从花店买了99朵红玫瑰，当街跪在我的面前，“请跟我走吧，我的公主。”

我心里一震，“好。”我说。

一个月后，我的生日，我们选在那天订婚。订婚的前一天，我去采购一些东西，唐吉德要去培训中心交代一些工作，没有陪我。我独自在街上闲逛，老狐狸的车停在我的身边，他从车上走下来，俩月不见，他憔悴了许多，看起来老了，脸上没了往日的光泽，嘴唇干裂。他告诉我他刚去看过小甜，我走上前，伸出右手去触摸他干裂的唇角，他把我的手贴在脸上，闭着眼睛，轻轻摩挲着。然后我的手机响起，是唐吉德。

“我的小公主，你在哪呢，要不要我去接你？”

“不用了，”我说，“我马上就回去了。”

我从老狐狸紧握的手上抽出我的右手，干涸多日的泪水再次汹涌的漫过眼底。我们四目相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擦肩而过.....

完。